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万能小艾



楔子

“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姊妹，她们……”温柔的嗓音自一位肤色白皙的年轻妇人口中逸出，慈爱的眼神流转于她两个宝贝女儿之间，望着两张稚嫩的脸孔，她缓缓道出今天的睡前故事。

分别睡在上下铺的女儿们，一如往常地将小脸蛋探出床缘扶手，两双晶亮眸子不约而同地直盯着斜靠在桌旁的母亲，专心听着今天的童话故事，两张粉嫩嫩小脸上瞧不见任何睡意，她们并未因母亲温柔的嗓音而坠入睡梦中。

“后来，仙女就如她们所愿，老大嫁给了富豪，老二则嫁给厨师，而老三当然嫁给了她当时许下愿望的对象——农夫喽！好了，故事讲完了，你们俩是不是也该睡觉了。”她帮两个女儿盖好棉被。

“妈咪，这世上真有守护仙女吗？如果我许了愿望，也会实现吗？”躺在上铺的大女儿好奇地询问着。

妇人唇角泛起淡淡浅笑说：“恬恬，你该不会也想许愿嫁给大富翁吧！”“妈咪，嫁给大富翁不好吗？”大女儿好奇地问道。

“嗯，恬恬你还小……”妇人原欲开导大女儿，却被睡在下铺的二女儿打断了。

“妈咪，那天我也要像故事里的老二一样，将来长大要嫁给厨师……呃，不好，我要自己当厨师，这样才能煮好吃的东西给大家吃……如果不行的话，那我嫁给农夫好了。”她稚气的童音充满决心。

“嘻……纯纯，上回妈咪曾讲过一个农夫的故事，你忘了吗？故事里的那个农夫很辛苦耶！”大女儿翻起身，将小脑袋探出床缘扶手，双眸望向睡下铺的小妹。

“嗯……也对，那我可以嫁给富有的农夫呀！妈咪，有吗？有这样的农夫吗？”

妇人无奈地点点头说：“有，有穷人当然就会有富人喽！恬恬，把头伸回去，快躺下睡觉。”她再次帮大女儿拉上棉被。

“妈咪，其实我刚才真正想许的愿望不是指嫁人的事。”

“哦！那恬恬，你刚才想许什么愿望呢？”妇人无法理解才七岁大的大女儿心里，会有什么需要靠许愿才能得到。

“妈咪，人家是希望我和妈咪，爹地，还有妹妹，大家都能永远在一起不会分开。”她撒娇地拉着母亲温暖的手。

妇人欣慰地望着女儿们的脸孔说：“恬恬，还有纯纯，妈咪和爹地会永远在你们的身边守护着你们，你们放心。”她轻轻捏了捏大女儿的嫩颊，又说：“恬恬，你是不是想到明天我和你爹地要出远门，所以才许了这么个愿望。”

“嗯。”大女儿面有难色地点了点头。

“乖！不用害怕，明天隔壁的张妈妈会过来陪你们，我和爹地办好事就尽快回来，说不定会顺道取回已帮你们修改好链子的玉佩。”妇人分别亲了亲她那两个心肝宝贝的额。

“妈咪，玉佩不拿，你和爹地是不是就能更早到家？”二女儿拉住母亲

欲从她脸颊抽离的手发问。

“好，玉佩先不拿，妈咪和爹地办完事情就直接回家，明天你们要乖乖的哦，不可以惹张妈妈生气哟！”妇人望着她两个依然精神百倍的女儿们，希望得到她们俩的保证。

“是的。”

“好的。”

妇人得到她想要的答案后，随即走向电灯的开关处，“好了，该睡觉喽...晚安。”她轻轻按下开关，霎时室内由亮转暗，仅开一盏晕黄的壁灯。

“妈咪晚安。”

妇人阖上房门前，恰好捕捉到女儿们异口同声的道晚安声，她不由露出一抹满足的笑容，透过门缝又望了一眼卧室里的女儿们，才阖上门缓缓转身离去。

1

一辆黑色小轿车缓缓驶靠位于台中郊区的暖暖孤儿院。车才刚停稳，车门就打开了，一名小男孩独自从车内走了下来。

“砰！”小男孩顺手用力阖上车门，霎时，黑色车身迅速扬长而去，独留下仍站在原地远眺车影的小男孩及阵阵污烟味。

“希望这回时间能拖久一点.....”他深深吸了口气，空气里夹杂的那股污烟味令他心里五味杂陈，表情木然的小脸蛋突然闪过一抹既爱又怕的神情。

小男孩转过身打量这回的栖身所，“暖暖.....希望这回能待久一点，不要又像前两家。”他叹了口气按下木牌旁的红色电铃。

* * *

“哈！老头子，爱看书。”一群正在踢球的孩童异口同声地嘲笑从他们旁

走过的一名小男孩，从他们整齐画一的声音里，可听出这段话他们已练习不下数百次了。

“呼.....”小男孩对这种奇特的欢迎方式早已怪不怪，他吁了口气，看也没多看他们一眼，径自朝前方的大树走去。

没一会儿，被嘲笑的小男孩一如往常的习惯，坐在书籍，浑然忘我的坠入学习殿堂里。

他那副认真的模样，一点也不像那些在空地上玩球的孩童们，难怪他会被其它院童排斥在外，实在是他犯了不爱念书孩童们的大忌，他非但随时手里握有一本书，还老爱扮酷，脸部连点表情都没有。

虽是如此，他反而引起一名小女孩好奇地观望，一双乌溜溜大眼睛总是如影随形，今天她心底累积的问号终于溃决，她忍不住朝小男孩走了过去。

“小杰.....我可不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小女孩原本踌躇的身影终于向前跨了一大步，怕自己会临时退缩，一上前随即开口道出了引子。

小杰被身旁突如其来的声音打断了学习，循声仰头望去，只见背对着

阳光的小女孩好似天使般，头上顶着光环，唇角绽着一抹甜美的笑容，眼前的景象不由得使他失了神，直到他警觉到那抹甜美笑容正逐渐枯萎，才回过神拍拍自己身旁的空位，示意她坐下。

小女孩一得到响应，随即往他指定的地面坐下，“小杰，你在看什么书呀？怎么常看你抱着一本书在瞧，是不是真的很好看？可以借我看吗？”她迫不及待地问出心里最想知道的问题。

小杰并没有被她的连珠炮吓到，依然面无表情地顿了好一会儿，才说：“难道你不知道要请教别人事情前，要先自行报上名来吗？”

“呃……”她被突来的教训震住了，吞了口水才支吾说：“呃……对不起！我忘了先自我介绍，我姓艾名叫玉恬，今年九岁，嗯……我是两年前进来这里的，嗯……我的愿望是，希望将来有一天能找回被人领养走的妹妹，嗯……小杰……我讲这样，可以吗？”一双圆滚滚的大眼睛小心翼翼地盯着他的反应。

“呼——”小杰吁了口气抿抿嘴说：“勉强可以，下次自我介绍不用提这么多，只要自报姓名就行了。”

艾玉恬松了口气，拍拍胸口说：“还好过关了，小杰，既然‘自报姓名’是下次的事，那……这次我都说了，你可不可以也说说你自己的事，这样才公平嘛！”

真被她打败了，连自我介绍也需要公平以待，他到底是招谁惹谁了呀！小杰瞟了眼她充满期待的眼神，为了早些换回先前的清静，只好无奈地说：“名字，你已经知道了，我比你大，今年十三岁，已经换过两家孩儿院，就这样了。”

“天呀！你已经十三岁了呀，怎么长得和我差不多高？天呀！该不会是你老爱低头看书，才长不高……是这样吗？”

小杰心里有股冲动想封住她的嘴，“你可以不要再呀声连连吗？连乌鸦都快被你叫来了。”

艾玉恬嘟起小嘴说：“好啦！那你可以先回答我之前的问题吗？为什么你老爱看书呢？是不是……”

“停！你不用再问了，我直接告诉你。”他没好气白了她一眼，才又说：“因为多念些书，将来才能做大事，而且……算了！这事不提，反正，多读点儿书对自己总是有好处。”

“好处？”艾玉恬歪着头想了一会儿，又说：“小杰，好处是不是能赚很多，很多的钱？如果能有很多的钱，那我就要读很多的书。”她白嫩的一双小手在半空画来比去，好似把空气当成了钱，使力将空气比画入怀里。

小杰见她那模样，不由得讶然失笑，他无法理解眼前这位姓艾的小女孩为何小小年纪就嗜钱如命，这种嗜好不都是大人们才有的吗？

“呃……艾……玉恬，你要那么多的钱做什么呢？”她的奇怪想法让他首次对人产生了兴趣。

艾玉恬耸了个肩，抿嘴说：“唉！没有很多的钱是没办法解决的。”她瞧他依然捺着性子等她再进一步的说明，遂说：“主要是因为一年前，我妹妹被有钱人领养走了，再加上我常常不小心听到院长在为钱伤脑筋，所以我就想，将来长大要赚很多很多的钱，这样才能领回我的妹妹，而院长也不用再伤脑筋了。”

小杰被她的一席话给震住了，久久不能言语，没想到她竟是为了这样

的理由才……唉！他原以为她可能是为了买零食或是娃娃之类的东西，才会想要拥有很多钱。

“艾……玉恬，你是怎么进来孤儿院的。”

“有一个社工阿姨带我和妹妹进来的，她们说，妈咪和爹地发生车祸，一块儿到天上玩了，要我和妹妹乖乖待在这里，要来这里之前，隔壁的张妈妈不晓得去哪拿回我和妹妹的玉佩，张妈妈她边掉眼泪边替我们戴上，还叮咛我们不可取下。”艾玉恬说的同时，边从领口掏出挂在脖子上的项链。

小杰仔细瞧了眼项链的坠子，不由得问说：“你和你妹妹戴的项链都是像这种圆形圆孔的玉佩吗？”

“嗯，都是一样的形状，不过妈咪曾告诉我们，这两个玉佩代表我们两姊妹，而当两个圆形玉佩合在一起时，所产生的另一个圆形，则代表爹地和妈咪他们时时与我们同在……真的哟！我曾把两个玉佩合在一起，中间真的有多出一个饼图案。”说到这，她原本发亮的小脸不由得转黯，“所以……当爹地妈咪到天上玩没带我们一道去时，我常想，虽然他们到天上去了，但是他们爱我和妹妹的心就如同玉佩般贴在我们俩的胸口上，或许是因为这样，所以张妈妈才千交代万交代叮咛我们不可以取下项链。”

一阵凉风徐徐吹过树底下的两小无猜，一段友谊就在两人的静默中逐渐滋长，许久，屋子那方传来的铃响声打断了他们的低潮情绪。

“艾玉恬，如果你想念很多的书，我可以借你，也可以教你。”小杰望着前方陆续走进屋内的孩童，支吾地说出他的决定。

“真的吗？你真的会教我吗？”艾玉恬双眸发亮，两手兴奋地拉着他的手，不敢置信的再次求证。

“嗯。”小杰点头加强答案的肯定。

“耶！太好了，这样以后我可以当有钱人了……”她兴奋的欢呼被他打断。

“艾玉恬我先纠正你。”

她不甘示弱地说：“小杰我先纠正你，你可以和我妈咪一样叫我恬恬，不用连名带姓地叫。”

小杰点头同意说：“好吧！恬恬，你不可以……”

“小杰，我们可不可以先进去吃饭？我肚子好饿哦！”她生怕他反悔，连忙转移他的注意力，不让他将话说完。

“好吧！咱们先去吃饭，吃完饭再约法三章。”两人手拉着手，踩着夕阳朝屋子方向走去，一般亦师亦友的情谊就此展开。

* * *

一年后

“叩——叩——”

“小杰……你睡了吗？”稚嫩的女童音隔着门板，刻意压低声音。

正专心看书的小杰原本没注意到那两声细微的敲门声，反倒是门板那端传来的熟悉女童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起身去开门。

“恬恬，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不怕被院长逮个正着吗？”小杰边说边将站在门外的小身影拉进卧室内。

艾玉恬瞟了眼墙角的书桌，见桌面上还亮着的台灯及那本正摊开的书，唇角不由漾起一抹笑意说：“小杰，你都不担心了，我哪会怕呢？反正被逮到，有人做伴，有什么好怕的。”

“你哟！”他点了点她的鼻头，又说：“我晚睡可是有经过院长同意的哦！所以到时候会被罚的人……当然只有你喽！”

他见她神情有丝惧意随即改说：“既然你都犯规了，趁院长还没发现，快说出你的来意吧！我待会儿再帮你把风，让你顺利过关回房去。”艾玉恬原已下垂的唇角立即上扬，笑着说：“小杰你最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弃我于不顾。”

“好了，快说吧！慢了我可保不了你哟！”

她连忙把手里拿的书奉上，“小杰，这本书我看完了，可不可以再借我一本呢？”

小杰将书接了过来，“呃……你看童话书的速度还真快，前两个月我借你的KK音标录音带及课本怎么没能有像看童话书般的速度呢？”

“哎呀！那种和这种不一样嘛！那种是新的语言耶！而这种是中国字加注音符号，我看的速度当然不一样喽！”她顿了顿又说：“再说，那套KK音标，你就只教我念一遍而已。”

“嘿！恬恬，我当时不都已经说过了吗？我是怕我自己发音不正确会误人子弟，才只教你大略念了一次，要你自个儿照着录音带学习，嘿！是你自己怠学哦！”他无奈地摇了摇头笑着道。

艾玉恬见此法行不通，改拉着他的手撒娇说：“好嘛！人家从明天起，一定认真学习KK音标，那……你可以再借我一本童话书看吗？”“唉！拐来拐去就是要拐本童话书去看，你实在是……好啦！明天我再上图书馆借几本适合你看的书给你，可是，咱们先说好哦！你得先把该学的、该读的书先念好，我帮你借的课外读物只能利用闲暇时间看哦！”

“是的，小杰老师！”艾玉恬喜孜孜地偎入小杰的怀里撒娇，他则是老气横秋地摸了摸她的后脑勺。

“咦！小杰你是不是私下偷吃了什么补品，否则怎么我们都吃相同的食物，你却长得比我快？”她向后退了几步，仔细打量他的身子，“唉！不过才一年，你竟长高了这么多，足足比我高了一个头，说！你到底私藏了什么东西？”她说的同时，双眸不忘忙着东瞄西瞟寻找她幻想中的大补帖。

“瞧你那模样说得好象是真的似的，恬恬，我是正处于青春期的男生，发育当然比你快喽！”他见她不死心，依然四处嗅着空气，又说：“好了，不用找了，如果真有大补汤之类的食物，我哪可能不拿出来分你享用呢？”

“嗯！也对，以往有好吃好用的东西，你总是会分我，就连随身听你都让给了我，是不太可能……”她皱着眉头喃喃自语。

“嗯，既然你已想通，是不是该回房睡觉了？免得待会儿被院长巡房巡到你不在房里休息，那可就会让你吃不完兜着走喽！”小杰走向门口准备开门探视外头的状况，好掩护她顺利走回房去。

“好吧！”艾玉恬虽无奈地同意了，却又不死心朝半空中嗅了嗅，突地空气中一股异常的味道让她犹豫地说：“小杰，你有没有闻到……怎么好象有股烟味……”

“烟味？”他脸色微微一变，急忙打开窗户探头往外望去，“该死！他们又追到了。恬恬，你快顺着左边的出路跑到外面那棵大树下等我，我去叫醒所有的人，随后我会去那里和你碰面，快！”他打开房门推她往左边跑。

“小杰，我和你一道走……”

“恬恬，不要耽搁了，火已烧到大厅，你再拖下去会害我们大家全葬

身火窟。”“小杰你要小心，我先出去了。”她又回头看了他一眼才匆匆忙忙地跑开。

小杰一等她跑开，立即一间间敲门高喊，“失火了，失火了！快往左边信道逃生，失火了……”

霎时，房间里有人抱着枕头跑出来，有人拉着棉被打开房门，所有人皆被空气中愈来愈浓的烟味给吓着了。

“快！各位小朋友，快往左边的信道跑，快！不要互相推挤，快跑……”身子瘦小的院长站在高处喊出简洁有力的指示，终于让不知所措的院童们按照指示快步离开现场。

小杰并没因院长的出现而闲着，反而前往每间卧室查看是否有人尚在里头，心里累积许久的愤怒让他奋不顾身。

“小杰，快！这一头我清查过了，快跑！火舌窜上来了……”院长急忙拉着他往外冲。

“院长，抱歉！给您带来麻烦了。”

“傻孩子，这怎能怪你，看来你又得换地方了。咳……”

一老一少的身影拚了命地狂奔下楼，空气中的焦味使他们没能再交谈下去，这一来一往的简短对话，烙下了他在“暖暖”短暂生活的休止符。

没一会儿，整间暖暖孤儿院全被熊熊大火吞噬了，已逃出来的院童们三五成群彼此拥着、抱着，表情呆然地望着黑夜里的白天。

“恬恬你在哪？快出个声呀！”山坡上的大树下出现了小杰急切的呼唤声。

“我在……这里，小杰……我眼睛睁不开……”他急忙循声找去，终于在另一边的斜坡上找到了他心之所系的人。“恬恬！你怎么了？”他急忙蹲下身检视坐在草堆上的人。

“小杰，我眼睛里有东西跑进去，睁不开……”艾玉恬频频用手揉拭着双眸。

“好，你先不要揉，我帮你看看。”小杰撑开她紧闭的眼皮看了看，随即轻轻吹掉她眼里的灰尘，“好了，你试着眨眨眼。”

“嗯，总算舒服多了。”

“瞧你，都成了大花脸，还拚命用你脏兮兮的手擦眼睛。”他拉起自己的衣角帮她拭去脸上的污渍。

“人家怎么知道嘛！刚才跑回房里拿东西，再出来就被烟呛得睁不开双眼，才会用手去揉……”艾玉恬直到瞥见小杰愈来愈沉的脸色，才惊觉自己说错了话。

“恬恬，我刚才不是叫你赶快跑出来吗？你又跑回房里拿什么？难道你不知道火灾的可怕吗？上回的演习院长不是曾说过，遇到失火时，绝对要把握仅有的时间逃命要紧，千万不要妄想携带家当。你竟然……天呀！你不知道你这样很危险吗？”小杰忍不住紧搂着她，一想到他差点失去她，喉间不由硬咽。

“小杰，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艾玉恬虽被搂得快喘不过气来，但也只能顺着他，低声向他道歉。

“恬恬，以后……不可以再有下次了，为了你自己也为我，请你千万不要以身涉险，不要再让我面临失去亲人的痛苦。”他用手背拭去眼角的泪渍，随即放松她的身子抬起她的下颌，“好吗？恬恬，答应我……以后要好好照

顾自己，不要让我在别的地方为你担心。”

“嗯，小杰，你不要说的好象……我们要分开似的。”她不明了他话中奇怪的言词。

“你说得没错，我们就要分开了，待会儿我要去另一个地方，你要认真地念书，这样我寄给你的信，你才能看得懂……我可没打算用注音符号哦！”小杰试着用轻松的语气向她道别。

“你……小杰……为什么你也要离开，难道你也要被有钱人领养走了吗？不要，你不要走嘛！”艾玉恬再度面临以前与亲人分离时的心慌。

“恬恬，我不走不行，乖！我会寄信给你和你保持联络。”他轻拍她的背安慰着。

“呜……为什么大家一个个走了，难道有钱人的力量那么大……呜……想带谁走就能带谁走，那我希望如同妈咪最后讲的故事一样，我将来要嫁给有钱人：呜……这样才能领回妹妹，还有小杰你……”她拉着他的手臂，不愿让他就这么消失。

听到她稚气的许愿，小杰连丝笑意也挤不出来，“恬恬乖，不要哭，等我把事情处理好了，有一天我会回来接你，帮你找回你的妹妹。”

“你骗人！你又不是有钱人，哪有可能领回我妹妹……呜……”听到他胡乱搪塞的理由，艾玉恬不由得愈哭愈伤心。

“你……”他叹了口气说：“恬恬，我是说真的，等我能活着回来接你时，我就成了有钱人，到那时候……”

“真的吗？小杰，你是说……你以后会变成有钱人？”艾玉恬没能听出他语气中的无奈，只听到她想听的部分随即双眸发亮。

“嗯，这样你放心吧！”小杰摸了摸她清汤挂面的头发，不由得感叹时间的催促，让他没能来得及纠正她的价值观。

她突然语出惊人地说：“那……小杰，如果你成了有钱人，我可不可以嫁给你？这样我和你，妹妹又可以像以前，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

他神情错愕地望着眼前突发奇语的小女孩，心底那股离别的感情被她的天真想法给冲淡了不少，虽说他才十四快十五岁，但这几年颠沛流离的生活让他心智突增长了不少，他不敢轻易许下自己可能做不到的事。

“恬恬，等将来……如果我活着回来，你身边没有男朋友、丈夫，我们可以试着从男女朋友做起，如果可以……我们再谈我娶你嫁的事，这样好吗？”说罢小杰随即吁了口气，暗自期望他们俩真有未来可谈。

艾玉恬虽不太了解他模棱两可的话意，但是听他整句话的结尾，好象她以后能嫁给将来会成为有钱人的他，遂不再追问他话中的疑点。

她笑着说：“我们一言为定。”她伸出小指停在半空中欲与他盖手印。

“好！一言为定。”小杰顺从她的模式盖上自己的手印。

“好了，你已经盖上手印就不能反悔了。小杰，你将来一定要来接我哦！”她顿了顿，又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走，也不知道你说的将来是多久的时间，但是，你一定要活得好好的，不可以像我爹地、妈咪他们哦！否则你会食什么肥……呃……会愈吃愈胖。”

“是食言而肥！恬恬，你也是一样。千万不要再像这回这般不小心……咦！对了，我都忘了问你，你到底是为了拿什么宝贝才又折回房里呢？”他不禁好奇地询问着。

“这……我是为了拿……你借我的随身听，还有那一套 KK 音标……”艾

玉恬抬起之前因揉眼睛而暂放在脚边的物品。

小杰不由得张大双眸，口成 O 字型，想说，真是败给你了。却又因她珍惜他借给她东西的心而说不出口。

“恬恬，这些东西……唉！总归一句话，以后不可以这样，知道吗？”

“嗯。”

“你可不能食言而肥哦，否则你就成了小胖妹喽！”他话锋一转，改说：恬，要好好地念书，好好地生活知道吗？我会寄信给你的。快过去吧！院长人数了，记得如果有人问你有没有看到我，你就告诉对方说不知道，没瞧吗？”

“为什么呢？”艾玉恬抿着小嘴，神情不解地直盯着他。

“没时间向你解释清楚了，总之如果有人问起我的事，你就答‘不知道’就行了，记住，只有这样，我才能有机会回来接你。”小杰重点式地再次叮咛。

“嗯，我会照你教的方式回答，可是你一定要写信给我，将来一定要来……”她话还来不及说完，即被他突来的拥抱给打断了。

“嗯，过去院长那……以后，如果有以后，我们一定会再见面。”小杰轻轻在

她的额上烙下他的保证，深深看了她一眼，将她的模样深印人心底，他轻抚过她眉尾的淡痣，随即推开她的身子催促她去集合。

艾玉恬不舍地回头一望再望，缓缓向前踱去，直到她瞧不清楚他在黑暗里的身影，才快步跑向站在前方的院长。

“唉！若不是有个躲在暗处的敌人伺机等着杀我，我何尝不想和你共同生活，只因……目前只有你让我感觉，我还有亲人活着。”

小杰站在暗处远眺着她瘦小的身影，他忍着心底那股想叫她回头的冲动，咬牙望着彼此愈拉愈长的距离，直到他瞧见火光下的她跳入院长怀里，他才举起沉重的步伐继续他流浪的生活。

暖暖孤儿院的斜前方，缓缓驶过了一辆黑色小轿车，车主并没有因路旁的火灾而驻足观看，依然以一种平稳的速度驶向前去，仅留下一股污烟味和火灾现场冒出的浓烟合成一股热流，直窜上低垂的夜幕。

2

“院长，我是玉恬啦！嗯……我很好，您放心……前两天毕业了……我在学校的就业辅导处登记了一个工作……嗯……等面试有了结果我再告诉您……呃……院长我这两天要搬家……嗯……糟糕！新地址我又给它忘了……嘿……院长，等我搬过去再打电话告诉您好了……嗯……好……拜拜！”

“卡嚓！”

“伤脑筋！最近怎么突然变迷糊了。”艾玉恬挂上话筒，顺手扯了扯发丝，望着眼前一团乱的卧室，她无奈地叹了口气席地而坐，翻开今天的报纸。

“噢！谷氏集团不就是我过两天要去面试的公司。”艾玉恬不由得细看她原本不打算看的社会新闻：

[记者林小力台北报导]

名闻海内外的谷氏集团于十三年前竟曾上演灭门惨案，却在十三年后的今天才使凶手伏法，更令人惊讶的是凶手居然是“谷氏集团”的元老谷泰吉，被害人则是谷泰吉的侄子及侄媳妇，也就是十三年前众人误以为是车祸身亡的“谷氏集团”前总裁谷仲亭夫妇。据了解……

“天呀！怎么会有这种泯灭人性的动物，简直比畜牲还不如嘛！竟为了自己的利益谋害亲人，唉，其是有亲人的人不了解没亲人在身旁时的苦处，人在福中还不知惜福，要那么多财富有何用？又不像我是为了寻回妹妹，才拚命存钱。啧啧！谷泰吉，我爱钱可也是取之有道，绝不贪非分之财，可是你却是谋财害命，这种钱你真能用得安心！”艾玉恬又发挥她自言自语的功力，望着报纸上谷泰吉被捕的照片，和无法反驳的照片中人对起话来了。

“唉！可怜的谷成杰竟因那个老贼而浪迹天涯，扼，糟糕！我在这里可怜他以前的遭遇，那谁来可怜我现在的遭遇？工作不但没着落还得设法将这一整屋子的家当搬到新住处……不行，得再多看几个工作，否则单等“谷氏”那个工作，谁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唉！还得找一家便宜点儿的搬家公司，否则，这个月大概只能买王子面充饥了。”

清醒过来的艾玉恬又置身于现实生活中，她顺手掏出了一个大发夹，将自己一头清汤挂面的秀发固定在脑后，随即聚精会神一一过滤密密麻麻的人事广告栏，至于那张刚才差点被她一指神功戳破的报纸，此时更落得被她脚丫子蹂躏的下场。

* * *

数日后，轰动社会的“谷氏”家变事件新闻，被另一则更耸动的社会新给

取代了，原本苦候在“谷氏”大楼前的数辆 SNG 转播车也因而转移阵地，还给周遭道路原本的顺畅，也让归心似箭的游子得以安然进入“谷氏”大楼。

“叔叔，这到底怎么回事，杀害我爸妈凶手的人怎么会是……大叔公？”谷成杰无法想象小时候最疼爱他的长辈，竟会是杀死他父母亲且是这十几年来处心积虑要追杀他的背后主使者。

谷仲忍望着近十年没见面的侄子，不由得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小……呃……不该叫你小杰了，你都已经二十四岁。阿杰，你长得愈来愈像你父亲，一样的俊逸，一样的充满书卷味，唉！如果仲亭还在，你大概可以先看到自己将来年老的模样。”他欣喜的语气突然浮起些许感伤。

“叔叔，你不是变相地在赞美你自个儿吗？我看过叔叔你和我爸年轻时的照片，你们兄弟俩简直像是一对双胞胎，两人的相貌根本相差无几，所以单是看叔叔你现在的模样，我就能知道我五十岁左右的长相了。”谷成杰一改之前进门时急切询问的语气，转而轻松地调侃眼前这位保护了他十几年的叔叔，藉以化解叔叔感伤的情绪。

“呵！你这小子脑筋转得还真快。”谷仲忍瞥了一眼倒在门口的行李，笑着说：“怎么要回来也不通知我一声，我也好到机场接你，反正现在危机警报已解除了。”

“十几年来，我早养成了独来独往的习惯，再说我前两天就只接到叔叔你这么一通电话，电话里你只告诉我，‘凶手已逮到了。’就没了下文，我完全弄不清楚状况。为防万一，我只好维持以前的方式，等你再打电话来英

国，谁知道十几个钟头过去了，电话铃连响都没响，为了一探究竟，我只好匆忙赶回台湾了。”谷成杰近两天两夜的煎熬终于在回台的飞机上得到了短暂的纾解，当他看完报纸上的报导及那张照片，心情不由得荡到谷底，更急于想得知事情的真实状况。

谷仲忍拢起眉头无奈地说：“自他被捕的那天，我为了重新整顿他负责的单位，还真忙得晕头转向都忘了再和你联络。”

“现在呢？”

“大致安顿好了。”他顿了顿，又说：“也好，你这趟回来正好从接他那个单位开始，好好磨个几年，我也差不多可以把身上的重担交给你，我才能好好享几年清福。”

“呃……叔叔，这点可能无法如你所愿，我这趟回来顶多只能待两三天，学校那里还有一份论文等着我去交，这一来一往少说也得两个月左右才能再回来，所以……如果公司有适任的人选，叔叔你还是先安排其它人手过去接，免得为了等我而误了公事。”

“也好，我还以为……唉！反正再几个月后你就能回台定居，到时候我们再来讨论你要从何做起。”谷仲忍由衷希望他的侄子能早日接下总裁位子，毕竟他这个代理人也代理得太久了。

谷成杰见闲话家常的话题暂告一段落，连忙说：“叔叔，可以告诉我大叔公他为何下得了这种毒手？”

“他只因‘不满’……”谷仲忍深深叹了口气，才说：“你大叔公他不满意你曾祖父将‘谷氏’的棒子略过他那一代，直接将总裁的位子传给了你父亲，他更不满他只是‘谷氏’分支机构的负责人，竟连你父亲有你这个儿子，他却只有女儿没儿子的事也列入他的怨恨，太可怕了！一个人的心理竟会如此不平衡，不懂得知足……”

顿了顿，他又叹了口气说：“唉！当年他又得了一个女儿……那天他到你家，见你们虽只有三口人却一家和乐融融，完全不像他家里，虽有两个老婆和七、八个女儿，却整天吵吵闹闹不得安宁，就这么一个念头……他在你父母亲常开的车子上做了手脚，又随即借故支使你双亲和他一同外出，以至于你父母亲的车子行驶到那段下坡路时，因煞车失灵和对方来车撞上而双双跌入山谷……唉！他当时虚伪的口供，竟把事实改成对方来车莫名其妙地撞上来……”

“警方苦无证据也只能采信当时紧随你双亲车后车主的话，想来老谋深算的他，早算准了那个时间在那段山路来往的车辆很少，若非那时正好来了一辆巡逻车，或许他早已逃离现场，不需当唯一的车祸目击者。”

“天呀！就只因‘不满’二字，他就能抹灭亲情夺走两条人命，让一个原本美满的家庭破碎……不、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还有另外那辆车子里的无辜受害者……”谷成杰激动的神情回复了一丝理智，连忙问说：“叔叔，我记得那辆车子里也是坐着一对夫妇，他们的家庭呢？”

谷仲忍长吁了口气说：“据我所知，那对夫妇有两个年幼的小孩，最大的好象只有六、七岁的样子，事后那两个小孩流落何方，我并不清楚，当时我忙着办你父母亲的丧事，再加上你差点被楼上盆栽砸到……你接二连三的意外事故才使我对你双亲的死因产生怀疑，事后虽查出那场车祸有问题，但为了顾及你的安全，在未逮到凶手前，我不敢轻举妄动告诉警方我的猜测，更需扮演一个被害家属的角色，哪敢对当时被陷害成肇事者的小孩露出丝毫

同情，只怕会打草惊蛇，让真实的凶手有了警觉。”

“那两个幼童……他们能有我这般幸运，有个叔叔保护着吗？还是像孤儿院里的小朋友……”谷成杰不由得回想起最初几年他在孤儿院里的情景。

“阿杰你放心，我已着手调查那两名小孩的下落，可能的话，或许我们能对他们有所补偿，毕竟是因为……唉！家门不幸。”

谷成杰站起身，走过去搂着神情充满歉意的叔叔，“叔叔，谢谢你，谢谢你这些年来为我做的这一切，当年若没有你伸出援手，或许我早已……”

“傻孩子，这是你自己福大命大，否则那几年你哪能逃过在孤儿院遇到的大大小小火灾，唉！倒是挺对不住那几家孤儿院。”谷仲忍拍了拍放在他肩头上的手。

“是呀！因为我而把那几家孤儿院拖下水……还好叔叔你事后有斥资重建孤儿院，让里面的院童住得比以前更舒适。”

“唉！所幸当时没造成伤亡，否则我们‘谷氏’的罪过岂是单用金钱就能弥补得了。”

“可不是吗？当年若她因而丧命那我……唉！就不知她为何不曾回信……”

谷成杰的低喃声字字敲进谷仲忍的心坎里，他不由得替那名女孩辩解说：“阿杰，她不可能回你的信，因为她压根儿就没收到你的只字词组，又怎能回你的信。”

“什么！”谷成杰不自觉地将叔叔的身子扳面向他，“这……到底怎么回事，是，是她出了状况？”童年的经历使他不由得先朝坏的方面推想。

谷仲忍摇头抚去谷成杰内心的不安，他挣开肩膀上的桎梏，缓缓踱向落地窗，望着窗外变化无常的白云道出他当年的决定——

“当年为了让你心无牵挂地到英国，我只好先答应会代你转信给她的请求，但是……唉！老实说，那时就是因为情况危急，才会让年仅十四岁的你孤单单一个人到国外避难，以当时我身旁布满敌人眼线的状况，我连和你直接联络都办不到，哪能帮你转信？更何况对方还派人监视她好一段时间。”把心头背信的疙瘩说出后，他心里舒畅了许多，虽然这只是他当年对小孩子的承诺，却让一向信守承诺的谷仲忍心底着实烙了个背信的痕迹。

“怎么会……对方怎会想到监视她？”谷成杰蹙眉不解地问。

谷仲忍转过身望着他说：“阿杰，你太小看他了，若非他居心回测坏主意一箩筐，哪有可能让他逍遥了十几年才逮到他的把柄？”顿了顿，又说：“那时他派人伪装成记者到孤儿院，问遍所有人有关你的事，得知你和她较谈得来随即加足马力套她的话，不过那个小女孩个性还真倔，面对任何人询问有关你的事都只回答，‘不知道。’，就这么一句话堵住了所有人的嘴，他苦无对策只好派人混入孤儿院监视她了。”

闻言，谷成杰唇角不由得扬起一抹怀念的笑容，“没想到……她真照我所教的去做，也真的做到了。”他的低喃声虽小，在偌大安静的办公室里却清晰可辨。

“唉！真是个好听话的好女孩，当我得知潜伏在她身旁的眼线对他的报告里，有提到她天天翻看信箱且不时询问院长有无她的信时，我更不敢替你转信。”谷仲忍叹了口气，又说：“你还记得吗？当年你到英国没多久，我通知你往后的联络方式全经由陈伯，自那时，你从英国寄回来的所有信件，给我

的，我看完就烧了，给她的全原封不动留在陈伯家里，唉！还好有忠心耿耿的陈伯帮忙。”

“原来是这样……”他心底突然浮起一个念头，不由得问：“叔叔，灾后那家孤儿院你将它迁到哪？”“没迁呀！那块土地够大，我直接买下来原地重建……”谷仲忍话还未说完即被打断。

“叔叔，是在台中没错吧！”

没错，咦！阿杰你问这个要做什么？难道你……”

“嗯，我打算利用这几天在台湾的时间重回旧地，或许能见到她也说不定。”谷成杰迫不及待想见当年那个小女孩长大后的模样。

“也好，若你见着她，务必代我向她说声抱歉，表达我当年没能让你们联络的歉意……”谷仲忍踱向办公桌抄了一张数据递给他，“这是孤儿院的地址。”

他将那张资料接过来细看后才折入口袋，“叔叔，我现在就动身到台中。”他话才说完随即走向门口拿起倒在门边的行李。

谷仲忍见状连忙出声说：“阿杰，我让陈伯送你去……”

“不用了，说实在的，我挺怕坐陈伯那辆黑色小轿车，并不是我担心他的开车技术……唉，实在是只要坐上他开的车似乎又是离别的开始……”谷成杰抿嘴笑轻挥手说：“拜”叔叔我走了。”

谷仲忍望着侄子匆忙离去的背影，不由得低喃道：“孩子……你受苦了。”他眼角不禁湿润，泛着粼粼泪光。

* * *

艾玉恬终于等到面试的这一天了，自她得知“谷氏集团”面试的日期那天

起，整个人变得精神恍惚，注意力无法集中，这期间她虽面试了几家规模较小的公司，也有公司当场就录用了她，但是她能拖的就尽量延，全延到面试过“谷氏集团”后才能给肯录用她的公司一个答复，只因她对“谷氏”有股难以言喻的情分在。

“唉！若非‘谷氏’当年曾帮过院长，也让院里的小孩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否则我哪会因心底那份自小对‘谷氏’滋长的好感，硬是将‘谷氏’列为将来工作的第一选择。”艾玉恬抬头仰望眼前这栋约三十层楼高的建筑物，“希望真能有机会天天进入这栋建筑物，唉！可别辜负了我已婉拒别家公司的好意。”

她深深吸了口气，再度打量穿在身上的这套她唯一的套装，“OK！祝我马到成功。”为自己打气后随即迈开步伐走向前方的旋转门。

“原来只有二十八层楼……”艾玉恬抬头盯着电梯上方的数字键，心情随着节节降下的亮光愈来愈紧张，不禁暗怪那从二十八楼搭电梯下楼的乘客，为何偏挑这时候搭电梯，简直存心故意拉高她等待的紧张情绪。

“当——”电梯门缓缓打开。

一名理着五分平头，身高约一七五公分，中瘦身材的男子自电梯里走了出来，他匆忙拉着行李箱与艾玉恬擦身而过。

“哎哟！”小腿传来一阵刺痛使她不由得低头探去，“可恶，丝袜竟然被那个黑衣瘟神勾破了。”当她再抬头寻找目标，只能透过逐渐缩小的门缝，狠狠瞪视那个离她愈来愈远的罪魁祸首及他手拉的凶器那个勾破她丝袜的手推行李箱。

艾玉恬先按下欲往的楼层，随即从皮包裹掏出一瓶透明的液体，“哼！还好我皮包裹的这瓶胶水还在。你这个没长眼睛的家伙，下回再让我遇见你非好好款待你。哼！若不是面试时间快到了，早追出去要那个没头苍蝇赔我一双丝袜的钱；唉！可惜了我一双新丝袜，说不定原本可以穿个十次，这下破了这个洞，看加减能不能再穿个三，五次……”

她嘴里虽怒声四溢，手上的动作却小心仔细，用指甲沾着胶水沿丝袜被勾破的洞口轻轻修补，藉以防止如花生粒大小的破洞愈裂愈大，心里则一一过滤她有哪几件衣服可以搭配这双已破了一个洞的丝袜，原本的那股紧张情绪早已消逝得无影无踪而不自觉，更没想到她真一语成谶地料中了她和那个黑衣瘟神再度见面时的状况。

当艾玉恬再度搭同一部电梯下楼时，紧张情绪才又轻叩她心头，“天呀！排场还真大，不过是应征个会计办事员，竟要过五关斩六将。单是笔试就有两个主考官，面试又像是集体大会诊，七，八个高级主管轮流打分数，接下来……天呀！还得等三天，三天后才能得知自己是否录取……”

“当——”

她见电梯门打开，反射性地踏出电梯走向大门，“哇！好热，大概在里头冷气吹太久了。”她看了眼手表才恍然低喃道：“原来在里头耗了一个早上，都已经日正当中，难怪……唉，去吃碗面线压压惊吧！顺便去去今早沾到的霉气，以免霉运上身。三天后没能接到好消息。”

艾玉恬转身望了眼身后二十八层楼高的建筑物，才缓缓走向公车站牌等车，打算前往她常去的“阿婆面线”打打牙祭，对甚为节俭的她来说，能允许自己每周吃一碗既吃不饱又得花她一餐伙食费的面线，是她极为奢侈的行为，只因那里有别处寻不到的特殊味道——一种融合亲情温暖的美味食物。

* * *

“阿婆来碗卤大肠面线——唉！阿婆，怎么都这个时候了，你的面线还满满的这么一锅呢？平常不都已经见底，可以收摊休息一下晚上再卖吗？”艾玉恬神情疑惑地望着正在舀面的老妇人。

老妇人的头抬也没抬，依然专心手边的工作，看似冷淡的反应随即被她热情的声音暖化了。

“丫头，怎么有空来？今天明明不是假日呀！你先坐一下，等我把这堆五十人份的面线分装好再和你聊。你今天想吃多少都行，我请客，就这么一次，不要和我谈使用者付费的原则。”老妇人虽忙着舀面，却不忘实行先说先赢的理论。

艾玉恬笑着说：“阿婆，先不讨论原则问题，你接了这么大的订单怎么还这么客气，不吩咐我一声还叫我在一旁纳凉，还差什么没弄？我来帮忙。”说罢，她随即将皮包调整为斜背，走近阿婆身旁等候指示。

“丫头，你闲不住的性子依然没改……这样好了，你帮我分装调味料，顺便装一把香菜。”

“OK！”她动作俐落撕了两，三张塑料袋——分装调味料，“阿婆……这张五十人份的订单是哪儿下的？现在不过才一点多，离下午茶的时间还早，而且才刚用过午餐，怎么会叫这么多面线呢？”

“呵！还不是我的面线香名远播，有一团日本观光客指定要的，听饭店里的人说，那群日本人里有两个人曾来台湾吃过我卖的面线，他们极力向

团员推荐，指定要我的“阿婆面线”当他们午餐的一部分……”老妇人放下手中的长汤瓢，取出杯盖替最后一批面盖上盖子。

“原来是观光团，难怪用餐时间是这个时候，嘻！阿婆，不错哦！你国民外交有在做哟，连远在日本的观光客都知道你‘阿婆面线’的盛名，呵！说不定哪天研发出面线罐头这玩意儿，到时候‘阿婆面线’就能外销到世界各地了。”

“唉，怕是没机会喽！”老妇人语气中流露出些许无奈及不舍的情感。

“噢！怎么了？”艾玉恬停下手中的工作，望向白发苍苍弯身工作的老妇人，

“阿婆，听你的口气好象是……放心啦！阿婆，你还会活很久很久，一定能等到面线罐头的发明，前阵子不是有什么冷冻蔬菜吗？快了啦！”

“丫头，还好你今天有来，否则……唉，以后我们要再相见可就难喽！”老妇人站直身子摇了摇头。

“阿婆，你怎么会这样说？到底是……”她急欲追问的话被突来的客人打断。

“阿婆，面线好了吗？那些日本人要开饭了。”一名身穿饭店制服的侍者问道。

“呃……好了、好了，桌上这几包都是……要不要我帮忙拿进去呀！”老妇人手比向旁边的方桌，正欲动手帮忙随即被侍者制止了。

“阿婆，不用了，我有带推车过来。”侍者把推车推进方桌，将桌面上的食物移至推车上。

“呵！有推车就好，谢谢你们的惠顾。”老妇人满脸笑容地道谢着。

艾玉恬望着她脸上无数交错跳动的皱褶，一条条深刻入她脸部肌肤的纹路是如此生动自然地跳动着，没有丝毫的伪装，勉强，艾玉恬无法理解阿婆今天怎会口出此言，说得好象以后不摆面摊似的，可是阿婆看起来，身体依旧健康硬朗呀！

老妇人送走了侍者连忙转头问说：“丫头，你还是老样子要加卤大肠吗？”

“阿婆先别管我要吃什么口味。”艾玉恬急忙上前拉住那双历经风霜的手，

“阿婆，你刚才说以后很难再相见，是怎么一回事？”

老妇人轻拍她的手说：“丫头，我那个不孝子前两天自美国回来，他终于愿意接我到美国和他同住了，唉！辛苦了一辈子，原以为会落得无人送终，没料到……不晓得是哪位高人让我那个不孝子突然醒悟，知道了‘孝’字该如何写、做，唉！高人的几句话远胜于他念了十几二十年的书。”

“太好了！阿婆，以后你就不用为了张罗生活费跑出来摆摊子了。”艾玉恬楼着老妇人的肩，衷心替她感到高兴。

“唉，希望喽！说不定我那个不孝子突然又哪天嫌我不配当他的母亲，又把我遣送回台湾。”她无奈摇了摇头，又说：“唉！还亏我当初靠着卖面线，一个一个铜板地存，供他出国念了个什么博士，结果……亲情愈变愈薄，到最后竟当他母亲已死了，连个电话都没有……什么养儿防老，谁敢说这是不变的定律。”

艾玉恬轻拍她的背安慰说：“阿婆，你就大人有大量给你儿子一个赎罪的机会，既然他能及时醒悟，你就随他到美国享享天伦之乐吧！”

老妇人抿抿嘴苦笑说：“希望这个美梦不要成了恶梦才好。要不是我不曾见过我那个已经七、八岁大的孙子，我还真舍不得离开土生土长的台湾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唉！再提这些都没用，反正我老早就希望能在有生之年见我的孙子一面，既然我那个不孝子不愿回台湾住，我只好到美国……能住多久就算多久吧！”

顿了顿，她又说：“只可惜了我这个经营一、二十年的面摊，想当年我只靠扁担挑着面摊到处走卖，直到在这里固定下来，从路边摊慢慢换成这家小店面……我实在舍不得呀！”

艾玉恬望了眼这间四、五坪大的小店面，直到今天她才知道原来这家小店面，竟是阿婆靠着一双臂膀辛苦挑来的。她心疼地摸了摸阿婆下垂的双肩，脱口说：“阿婆……我来卖，你教我该如何煮，我来卖，若你哪天美国住不惯跑回来了，你可以再回来这里，再回来卖你的‘阿婆面线’呀！”

老妇人笑了笑说：“傻孩子，你现在正年轻，怎能让你枯守在这个面摊呢？”“阿婆，我们可以想个变通的办法呀！可以……”艾玉恬思绪快速飞转着急欲想出一个解套办法。

“丫头，这种生意并不适合你这种正值青春年华的女孩子，会让你未老先衰的。”

“有了！”艾玉恬双眸一亮，语气兴奋地说：“阿婆，我可以只卖晚上呀！白天我到公司上班，晚上再过来开店卖面，上回你不是曾告诉我，这里的所有材料都是由专人送达，而且都是傍晚三、四点左右送来的，反正……都已经是十多年的老厂商了，请他们晚一，两个钟头再送应该没关系吧！”

“是没关系……可是你白天上班晚上卖面，这样身体吃得消吗？”老妇人担忧地望着眼前这位冲劲十足的年轻女孩。

“阿婆，你放心啦！你忘了吗？我不是曾告诉你，这几年我虽是念日间部的学校，下了课可是还有兼差卖衣服哦！这三年的功课虽没拿前三名，倒也维持在二十名以内，从没吊过车尾……”她笑了笑，又说：“反正，我只不过是一个高职生，也不可能找到主管级员的工作，就算将来升官，大概也轮不到我，还不如趁年轻多兼点差，攒点儿钱，将来若想要再念书或创业，也才有足够的本钱呀！”

“阿婆，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这家阿婆面线，等你哪天美国住腻了，随时欢迎你回来接手经营，这样好了，我们打个合约算我向你租……唉！阿婆，该算的我们要算清楚，这个你就不要和我争了。”艾玉恬先下手为强地堵住她原欲推拒的声音。

“好，就随你吧！那今天的面可以让我请了吧，算是庆祝我们成交如何？唉！你再拒绝下去，我们就没完没了。”老妇人耍了一记回马枪，径自舀了一碗她最爱吃的卤大肠面线。

“呵！阿婆，你学得真快，看来你到美国会适应得很好。”艾玉恬笑声突转成硬咽，她抱住老妇人说：“阿婆……我会很想念……很想念你的……”

“丫头。”老妇人用衣袖拭去眼角泛起的泪珠说：“想我的时候就多吃一点卤大肠或蚵仔，以后这里换你是老板了，爱吃多少就吃多少吧！”

艾玉恬强忍住离别的伤痛，用手背胡乱拭掉泪渍笑着说：“是呀！还可以边做边吃咧。阿婆，你要记得将你美国的住址和电话抄给我哦！说不定哪天我到美国玩可以去找你，或者，我发明了新配方可以第一个先让你知道。”

“放心！我会把资料留给你，好方便你突然忘了煮面线的方法可以打

电话问我。”老妇人故意调侃她藉以冲淡离别的感伤。

“阿婆，人家才不会那么健忘……噢！阿婆，你只留地址电话给我，不告诉我你的芳名，我到时候该找谁呢？”艾玉恬突然想起，认识阿婆这么久了竟还不知她的姓名。

“你哟！难道你不知道要问别人名字前得先报上自己的大名吗？”她笑了笑放下手里端的面。

老妇人的话让艾玉恬荡起了遥远的回忆，她连忙稳住心底荡漾的涟漪，深深吸了口气说：“阿婆，我姓艾名玉恬，你可以叫我玉恬、小玉，千万不要叫我恬恬，当心我会不理人哟！当然欢迎你依旧唤我一声丫头，你呢？阿婆，可以请教你贵姓大名吗？”

“呵……当然可以喽！不过你得先将面吃完我再告诉你。”

“哇，阿婆，你耍赖——”艾玉恬虽出声抗议，依然拿起汤匙舀起香浓可口的面线放入口中，她细细品尝这一段由面线堆积而成的情谊，让那股独特的美味缓缓沉淀至心田深处。

* * *

“丫头，我人已经在机场了……呵！不要叫那么大声……我就是怕这种送别的场面……哦……真的呀！恭喜你喽！能进这么大的公司不容易……嗯……”一名头发花白的老妇人握着公共电话，有说有笑地和电话那端的人做离台告别，直到她惊觉身后有人排队等着打电话才长话短说。

“呃……丫头，不和你闲扯了……不是，是我后面有人排队……唉！不可以这样说……”老妇人因话筒那端传来的不雅批评声，而心感抱歉，她不得以略带歉意的眼神望了眼排在她身后的年轻人，见他唇角挂的那抹包容的笑容，她更觉得不好意思地朝他点了点头。

“丫头，好了……我那个不孝子已经在向我招手了，记得我之前交代你的……不是，我是说，你千万不要为了‘阿婆面线’而忙坏了自个儿的身子，如果真忙不来……不，你不用通知我，直接把面摊给收了，嗯……好了，我先祝你工作顺利，步步高升……好……要保重哦……嗯……再见。”老妇人随手拭去滑下脸颊的泪水，随即转身朝等在她后面的年轻人点点头后，才缓缓离开。

谷成杰目送眼前这位刚挂上话筒，头发花白、双肩下垂的老妇人，缓缓踱向站在不远处的一名中年男子那儿，听了刚才的对话使他不禁也感染了离别的愁绪，不由得抿了抿嘴深深叹了口气，直到他瞧见那名老妇人重回亲人的拥抱，他才拿起话筒拨了一组号码。

“喂！叔叔，我是阿杰……不是，我现在人在桃园中正机场……嗯叔叔抱歉，这趟回来没能陪你……没有……没见到她，我听院长说，她今年刚毕业……嗯……高职……不是，她有定期和院长联络，只是正巧这几天她刚搬家还没告诉院长她的新地址……没有，听院长说她这阵子正在找工作……嗯……噢！怎么会这样……嗯……好，我回英国后马上到分公司报到……嗯……有困难我会回报总公司……嗯……叔叔你要自己保重……嗯……拜拜！”

谷成杰盯着他挂上的话筒发呆，回想过去这几天的点滴，似乎总是差那么一点就能见着她了，可是当他赶到台中时，院长却告诉他她两天前才打电话说这几天要搬家，当他向院长要了她旧住处的地址赶回台北时，那里却已人去楼空，经他向房东打听才知道她前一天刚搬走，他只好在赶回台中等

她的消息，顺便向院长询问她生活的点点滴滴，可惜直到他离开都没拿到她的新住址。

“恬恬，我何时才能当面向你说声抱歉……”他不由自主地呢喃出心中的期盼，直到身后响起一阵假咳声才回过神让出电话的使用权。

谷成杰环视着人来人往的机场大厅，暗下决心，下回当他再踏上这块土地时，非得找到当年那个让他麻木的心又活过来的小女孩，不再让自己像现在这样，带着强烈的失落感飞向异乡。

3

七年后

“答……答……”

“听说我们流亡国外的未来总裁接班人最近要回来了。”尖细女音中有丝不确定。

“答……答……”

“嗯，我也是这么听说，就不知是真是假？”沙哑女音附和着。

“答……答……”

“咦！小艾，你这个是什么输入法，怎么和你之前用的‘大易’不一样？”

艾玉恬迅速朝公司著名的广播电台露出一抹假笑，双眸随即又盯回屏幕说

“这种输入法叫‘呒虾米’，我是想比较看看

这几种输入法哪种速度比较快。”先自动奉上她下个可能问的问题答案，省得她在一旁扰人清静。

“呵！小艾，你我的默契真好，我才正想问你这个问题哩！”尖细的笑声中有丝不悦。

“是呀！我们小艾最善解人意了，就不晓得小艾知不知道我们未来总裁即将回国的事。”沙哑女音询问道。

艾玉恬无奈地吁了口气，抿着嘴朝另一个小广播电台露出一字型的苦笑，“我不清楚这件事耶！我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妹，怎可能得知高层人事消息，我知道的消息绝对比不过身为一级主管秘书的两位。”

“呵！小艾你真谦虚，论年资我们俩都还差你一截哩！呃，看我……都忘了你正忙着Key资料哩！张小姐，我们就不要打扰她了。”

“是呀！”

艾玉恬静待那两人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深深吸了口气再度挥舞玉指赶工作进度……

“ok！总算完成了。”望着打印机缓缓吐出的报表，她松了口气低喃道：“还好没被那两座广播电台干扰太久……真是的，又没得罪到她们，怎么老爱自抬身分奚落人。唉！一种米养百种人，真是什么人都有。”她将报表浏览了一遍，随即按了一组内线号码。

“Miss 陈，我是小艾……你的东西好了。”她挂下话筒没多久，电梯口走出了一个人。

一名穿著米黄色系套装的女子走向服务台，“嗨！小艾，你这回怎么赶在期限边缘才交出来？”

“唉！还不是公司那则传言，从早上到现在少说也有近二十个闲杂人士跑来探听传言的真实性，所以喽！能在期限前赶出来已经不错了。”艾玉恬无奈地耸耸肩，将手里的那份报表递给她。

“嗯，你打的应该没问题。其实小艾，你也不能怪他们会跑来这里探听，谁要是我们这几层楼里年资最深的员工，总不能要他们往十楼以上的部门去探听吧！”Miss 陈手比了比上面做了个鬼脸。

“嘿……难道我就能跑上去探听吗？算了吧！”她拿出一本小册子摊在桌面，“请画押。”

“哎哟，你这个月业绩不错哟！”Miss 陈熟练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刻意压低声音说：“唉！小艾，虽然你这个月收入颇丰，基于同事爱，我偷偷告诉你一个内幕消息，最近你如果有余钱可以多买几张公司的股票，包你稳赚不赔，原因就是……那则传言百分之九十九是真的。”

艾玉恬听到有利可图的事，双眸立即睁大问说：“你哪来的消息？不会是……你跑到上面去套交情吧！”

“呵！我哪有那个本领套得到消息？是我手边处理的一笔订金，那是总裁室秘书订外烩的订金，依那一笔庞大数字看来，那则传言八九不离十是真的。”她顿了一下，又说：“你想想看，未来这阵子公司有何重大喜事需要办桌请员工，又不是尾牙也不是总裁的生日，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新旧总裁交接啰！”

“嗯，你可以当侦探了，竟能从一笔订金的金额推演出这项利多的消息，这回的 Case 就算你九折，若真如你所料……让我赚到了，以后你就是我小艾服务中心的永久会员，永享九折优待。”她随即在小册子里注明折数。

Miss 陈眉开眼笑地说：“小艾，你早说嘛！如果我早知道这种利多消息能换到你的九折优待，这几年我不知能省下多少，看在你这么阿沙力的份上，以后有类似的消息，我会偷偷告诉你，不过先说好哦！不可以……”

“不能告诉别人对吗？Miss 陈，你放心，任何话到了我这里只有留下来的份跑不出去的。”否则她这里早成了流言集散中心，哪能让她私辟地下服务中心。

“那我就放心了。呃，不多聊了，我得赶紧回去交差了。”Miss 陈亮了亮手上的报表。

“谢谢惠顾，欢迎下次再来。”艾玉恬也挥了挥手里的小册子。

“下次，唉！希望不要有太多的下次，否则下次我的薪资可能只剩下零头啰……拜！”艾玉恬目送 Miss 陈离开后，趁下班前的空档结算她那本小册子，一一算出各个同事们欠她的服务费，眼看着计算器所显示的数字愈加愈多，她唇角不由得愈扬愈高，心想，没枉费她自动放弃升职的机会。

想当初她应征的是助理会计，谁知道进公司后却因学历关系被挤下来当小妹，虽然心理很不平衡，但事后想想这样也好，当个小妹正好可以搭配她晚上另一个兼差的工作。或许是傻人有傻福吧！她这个小妹竟然只需收发信件，偶尔留个电话留言，闲得发慌的她只好四处寻找是否有人需要帮忙，刚开始她是义务帮忙，后来不知是谁起的头，大概是受她帮助太多竟包了一袋红包给她，虽然只有两百元却替她开启了“小艾地下服务中心”草创期的收费标准。

渐渐地，她一个月合算下来的所得几乎比一个一级主管的薪资还多，钱拿得比主管多，晚上又不用加班，这种差事她哪愿换，所以后来的几次升职机会都让她找尽各种借口蒙了过去。几年下来，公司里该有的福利制度几乎任她享尽了，不但晚上还有闲兼差，每年夏天更会钻公司人事规章的漏洞，请长假摆她的地摊，这种种利多的好处令她独占了七年的“小妹”这项高档工作。

“铃——铃——”

“唉，怎么那么快就下班了。”艾玉恬连忙回过神将小册子塞入背包，再次抢得第一个打下班卡的纪录。

“阿发，拜拜！”她习惯性地向守卫道再见，待机车出了公司停车场后，她瞄了一下手表，“嗯，没超过时间。”今天她依然维持以往的好习惯，准时上班，准时于下班铃响后三分钟离开公司。

* * *

“叔叔，真的不用那么麻烦。”

“没关系，这个时间也差不多是用餐时间，更何况你在飞机上吃的那些食物哪能填饱肚子？况且我们人都已经来到饭店了。”谷仲忍先下手为强地步出车外。

“叔叔……唉！”谷成杰见抗议无效也随之下车。

谷仲忍望着他那张坚毅的面孔，不由得露出一抹欣喜的笑容，瞧他侄子浑身散发着成熟稳重的气质，他心满意足地说：“阿杰，看来你在英国这七年，日子没白过。”

“可不是吗？每天忙得焦头烂额，挪不出点时间回来，直到两年前好不容易能喘口气，却又因业务的需要增设了一家分公司，直到今年总算大抵落定，能交差了事。”谷成杰以轻松的语气带过他七年来的磨炼。

“呵！瞧你说得……这些年多亏有你在英国，除了撑起那个空壳子，还能开疆辟土吃下欧洲这块大饼，让‘谷氏’的股东们个个眉开眼笑，这么大的功劳却让你三言两语带过，岂不辜负了各大大股东力邀你回来接手‘谷氏’的美意。”谷仲忍拍了拍他的肩。

谷成杰望着叔叔那一头苍白的发丝，见叔叔笑脸上深刻的纹路，不由得脱口说：“叔叔，你真要我接下总裁吗？你辛苦了大半辈子打下的江山就这样轻而易举交给我。堂哥呢？堂哥他不也是个经商人才吗？叔叔，你可以将棒子交给他呀！”他之所以会往英国一待就是七年，有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希望叔叔能动私心将总裁之位传给堂哥，毕竟叔叔为他做太多事了，他实在无以为报。

谷仲忍拍拍他的背说：“傻孩子，我若真这么做不就和你大叔公一个样了，更何况依照我们谷氏先人的惯例，领导者的棒子传到哪一户，轨该由那一户再传下去，虽说你父亲来不及亲手将棒子传给你，但你是他唯一的孩子，这个重大责任本该由你接下，我不过是暂时替你看吧！再说，你堂哥他有自己的事业，根本没兴趣接下这种……套一句他说的‘会压死人的重担’，若非当年你的历练尚不足以承担这个重担，我早就将总裁宝座交给你，自己乐得当个每年等着分红的股东。”

谷成杰故意叹了口气说：“唉！原来是没人想要这个‘会压死人的重担’才推到我这里来，看来再过个几年，我的身高会变得和叔叔你一样喽！”他故作无奈地瞄了瞄身高只有一百六十公分左右的叔叔。

“呵！阿杰，你放心，根据我的经验，我背了近二十年的‘重担’才缩了两公分，还好你又长高了一些，大概有近一百八十公分吧！”谷仲忍见他侄子领首微笑，又说：“依我看，等你的孩子长大成人能接下你的棒子，你顶多被‘重担’压矮个两、三公分，当然喽！这个前题必须你能早日结婚生子。”

“叔叔，结婚这档事可遇不可求，至于生子……当然就……”

“阿杰，当然就得照着步骤来，你可不要在国外住久了，给我来个未婚生子的，这我可是不允许的哦！”谷仲忍可不希望他一手拉拔大的侄子会做出这种败坏“谷氏”门风的事。

谷成杰咧嘴一笑说：“叔叔，你不用那么紧张，我的‘当然就’下面接的是‘慢慢等’，你想到哪去了？”

闻言，谷仲忍不由得庆幸自己安排了这场饭局，否则要等他结婚生子要等到何年。

“阿杰，别净顾着说话，脚也该移动一下你肚子不饿我可饿了。”

“是的，叔叔。”谷成杰语调轻松地回答着，也只有在他叔叔的面前，他才会表露出活泼的一面。

叔侄俩一高一矮的身子缓缓踱进电梯里，步入一场精心安排的饭局。

* * *

侍者带领着谷仲忍、谷成杰叔侄俩走入餐厅。

“噢！那不是柯老吗？”谷仲忍拉着他侄子径自走向前方，带位的侍者只好跟着过去。

“噢！谷老你来……呃……也来这里用餐呀！”头发稀疏的柯老连忙站起身打招呼。

“是呀！我和我侄子一起来用餐。阿杰，这位是我的好友，你要叫柯伯伯。柯老，这小子就是那个我挂在嘴边的侄子阿杰。”谷仲忍悄悄挪了挪身子，拉近他侄子和好友间的距离。

“柯伯伯，你好。”“呵！好、好，原来你就是阿杰，长得真是一表人才，谷老果真没自夸。来，我为你们介绍一下。阿丽，”柯老将站在他身后的一名清秀女子推向前，“谷老，阿杰，阿丽是我的女儿，从小她就这个样，对初见的陌生人比较羞怯，熟了就打开话匣子；阿丽问候一下你谷伯伯呀！”

“谷伯伯。你好，谷先生……”阿丽抬起宛如红脸关公的脸蛋儿快速朝谷成杰领首致意，随即又羞怯地躲进挂在两颊旁长如窗带的乌丝内。

“呵！柯老，你家的闺女生得可真是闭花羞月呀！”虽然羞涩了点儿，等以后可以慢慢教，谷仲忍暗忖着。

“阿丽长得像我家那口字，那口字如果看到了长大成人后的阿丽，也该含笑九泉了，呃，不提这些了，谷老，既然你也是来用餐，不如我们并桌吧！好久没聚在一块儿聊聊了。”柯老没等对方同意已先拉开身旁的空位。

“也好，多一点儿人吃饭才热闹。阿杰，我们就和你柯伯伯他们一道用餐吧！”谷仲忍没让他侄子有机会开口拒绝，人已先朝空位子走去。

谷成不暗自吁了口气，见大势已抵定，只好无奈地走过去。

一张四人份的餐桌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在两位长辈巧妙的安排之下，两位年轻人自然比邻而坐。

枯等在一旁的侍者依然保持着完美的职业笑容，拿起桌面的帐单看了一眼加了几个字，“柯先生，请问可以上菜了吗？”他礼貌地询问着。

“好，谷老，你们要不要加点一些菜？我叫的菜怕不合你们的胃口。”柯老说的同时顺势向侍者要了菜单。

谷仲忍接过他递来的菜单又递给了他侄子，“阿杰，你要不要点一些你喜欢的菜，我和你柯伯伯的口味差不多。”

谷成杰推却着说：“叔叔不用了，我不挑食，叔叔和柯伯伯看要不要再多点一、两样菜。”

柯老顺口说：“不用了，我们已经点了很多……呃，我是说先吃，待会儿若不够再点。”

“是呀！待会儿若吃不够再点就好，以免点太多没吃完，那就浪费了。”谷仲忍帮腔说着，顺手拿回侄子递给他的菜单转交给侍者，“阿杰，你和阿丽都是年轻人，比较有共通的话题，多陪阿丽聊聊呀！”

谷成杰礼貌性地点点头，却迟迟不肯开口说话。

谷仲忍见状急在心里，不由得起个头问说：“阿丽，你今年多大年纪了？”“谷叔叔，我今年二十四岁。”阿丽含羞带怯地回答完后，又随即缩回自个儿的保护层内。

谷仲忍大感无奈，暗暗踢了踢好友的脚，提醒他该适时帮个腔。

“是呀！我家阿丽今年刚大学毕业，阿杰呢？阿杰今年多大年纪了呀！”柯老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话题，只好明知故问，问了一个同桌人皆知的问题。

谷成杰简洁地回答说：“三十一岁。”从种种迹象看来，这大概是一场变相的相亲大会，他没料到他叔叔的手脚竟如此快速，会赶在他刚踏下飞机的这个时候安排了这场相亲。

“抱歉，上菜。”侍者及时打断了餐桌上尴尬的气氛。

“来！多吃一点，阿杰，你在英国大概很少吃到道地的中国菜吧！”柯老招呼着大伙儿动筷用餐。

“嗯。”谷成杰应付地吃了几口菜，望着摆得满满的这桌菜，他百分之百肯定这是他叔叔安排的相亲饭局，单从里面有好几道平常他最爱吃的菜，就可推出个五、六分，再加上眼前这一对父女的胃口，其能容得下这一桌食物吗？

他放下筷子唇角扬起一抹歉意说：“叔叔、柯伯伯、柯小姐，抱歉！我刚下飞机体力有些不支，无法陪各位用餐，请容我先行告退。叔叔，我坐出租车回去就行了，你和柯伯伯很久没见面了，你们边吃边聊。”

谷成杰趁众人正处于错愕状态中迅速离去，待谷仲忍回神欲唤回侄子的身影时已来不及了，谷仲忍只好歉然地望着柯老及他长发微颤的女儿。

* * *

谷成杰离开餐厅后，随即放慢脚步，漫步在这个令他既陌生又倍感亲切的

台北街头。活了三十一一个年头，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他都待在国外，颠沛流离了十多年，唯有这一刻才让他有了落叶归根的感觉。

“台湾，过去我无法参与你的成长，现在我回来了，未来，我们就一同成长吧！”他望向周遭比比皆是的高楼大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噢！好香，好象是小时候曾吃过的蚵仔面线……”他阖上眼，意犹未尽地又深吸了一口气，眉宇间净是一片怀念神情，他锐眼倏睁，极力寻找香味的来源处。

“原来在那。”谷成杰唇角扬起一抹怀念的笑容，缓缓往前面不远处的

巷口踱去。

“小姐，请给我一碗蚵仔面线。”

“好，马上来……”谷成杰坐在店内仅剩的一个空位，趁面送上来的空档，细细打量这家仅四、五坪大的面店。

在他的印象中，蚵仔面线都是摆在街旁，定点或沿途叫卖的，没想到这会儿已进步到有了店面，虽然只是一家小小的店面，环境却整理得井然有序，店里只放了两张长桌，略约可容十五、十六位客人，每张桌面上除了放有调味料之外，还摆着两只花瓶插着小雏菊，若单是看店内清新的陈设而没瞧店外的招牌，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家专卖蚵仔面线的店，难道台湾的面店都像这样吗？谷成杰不禁轻拢双眉极力回想他下飞机后，沿途晃过街道两旁的店面。

艾玉恬才刚将手里端的面线放下正欲转身离开，无意间却瞥见客人蹙眉的模样，她不由得开口问说：“这位先生，面有什么不对吗？你刚才不是叫蚵仔面线吗？”

这时才回过坤的谷成杰只捕捉到她最后一句问话，他看了眼放在面前的食物，抬首咧嘴笑说：“嗯，我是点了蚵仔面线没错……难道你这里还有其它种菜，可供选择吗？”他双眸闪着趣味的神采望向站在他桌前的年轻女孩。

唉！这个大概是外地人，第一次来面摊的吧！艾玉恬堆起一抹职业微笑，耐心地解释说：“我们‘阿婆面线’虽然只单卖面线，但是口味有蚵仔、卤大肠及这两种的综合口味，所以……你还是可以有其它的选择。”

“咦！怎么变那么多，以前不都是每碗面里都有几个蚵仔，几块大肠吗？”她的解释反而引起他的好奇心。

艾玉恬抿嘴笑说：“嗯，以前是这样，现在别家的面线也是这样，这也是我们‘阿婆面线’与别人不同的地方。”她瞧他兴味浓厚的神情，瞟了眼四周个个竖起的长耳朵，她又解释说：“我们的面线是用上好的红面线，汤头则是慢火炖熬的鸡汤，至于蚵仔……你应该瞧得出，我们做的蚵仔比别家大上两倍，而且保证新鲜，而我们另一种口味——卤大肠，那更是没话说，咬起来不但口感甚佳而且香味四溢，保证你一口接着一口吃，吃完还意犹未尽……”

她顿了一下，用眼角余光偷偷瞄了眼四周频频点头的客人，不禁绽起一抹欣喜的笑容，又说：“所以喽！为了要让客人细细品尝这两种精心烹调的口味，也为了因应个人不同的口味喜好而有不同的选择，所以我们‘阿婆面线’特别将蚵仔、大肠分成两种口味，方便供客人选择，也让蚵仔、大肠通吃的客人有综合口味可选择，而且我们做的大肠可是真的大肠哟！不像别家放的是小肠。通常来我们店里的客人，尤其是头一回来的都会叫个两碗，细细品尝这两种不同的口味，有些时候还会再包一碗综合口味的面线带回家咧！”

“老板，再来一碗卤大肠面线。”

“老板，我也是。”

店里不断响起“再来一碗”的呼唤声，让艾玉恬眉开眼笑，忙着舀起一碗接着一碗的面线，心想，自己总算没白费工夫，大力广告自个儿卖的面线，呵！谁敢说老王卖瓜不能自卖自夸来着，自己不多夸几句哪能引起共鸣呀！

谷成杰舀起一口面尝了尝，“嗯……果真不错，这个小姑娘确实有自夸的本钱，难怪她的生意这么好。”他再度环视四周不曾空过的座位，客人总是走了一个又来一个，而且还真有人外带。

他双眸不由得发出赞赏的眼光望向这家面店唯一的贩卖者，瞧她那一身轻松的打扮，头上仅用一块方巾简单包着，既可防止头发掉落又可止汗，一件连身有如无袖洋装的深灰色围裙，保护她的衣服免于溅到污渍，舒适的休闲鞋则使她脚步从容，无论他怎么瞧都瞧不出她会是个面摊老板，实在是她太年轻了，可是从她俐落的身手看来，她又像是从事这个工作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谷成杰一匙接着一匙舀起面线，心里则慢慢推敲各种的可能性。

当谷成杰品尝过三种不同口感的面线，已经是一个钟头以后的事了，面店里的客人也只剩下他一人。

“小姐，我……”

“抱歉！先生，我们的面线已经卖完了，如不嫌弃，明天欢迎你再来。”看能不能再像今日帮她带来生意高潮，让她能早早收摊休息，艾玉恬心里暗暗祈求着。

“呃……我不是要再来一碗，而是要买单结帐。”谷成杰等她的话落下句点，才道出刚刚未说完的话。

艾玉恬抿了抿嘴。勉强堆起笑容说：“喔，原来是这样呀！这位先生。你吃了三碗，总共是一百二十元。”真是的！说话也不说快一点，害她像个白痴似地，牛头接马尾乱接一遍，若非他今晚带动了买气让她得以提早休息，她绝不会只是在心里嘀咕，铁定不会给他好脸色看，哪会像现在还以礼相待。

“收你一千元……这是找你的钱，请点收。”艾玉恬从腰包中掏出零钱找他。

谷成杰接过她递来的钱，算也没算直接放入皮夹中，“小姐，这家面店是你在经营的吗？”

“有什么问题吗？”她心生警觉的双眸充满警戒地盯着眼前这位看似人模人样的俊逸男子，心里嘀咕着，早该对他有所防备了，像他这种一看就像是天天吃大餐的人，怎可能来这里吃东西，八成是另有所图。

“我只是好奇像你这么年轻的女孩怎么会对面店的工作甘之如饴，一般年轻人要不是努力念书，就是找一份正常上下班的工作，而你却不像时下的年轻人。”他笑了笑，又说：“反而……大卖特卖你的‘阿婆面线’。”

她勉强扯了扯唇角说：“我只是在这里兼差帮忙，这家面店是阿婆的……呃……她这阵子刚好有事不能来。”艾玉恬使出她平常惯用的招数，以往若有人问面店老板是何许人也，她必定把远在美国的阿婆搬出来以杜绝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若有客人再“哥哥缠”，她则会请卖面给她的老板代几天班或站台亮亮相，好断了会“哥哥缠”客人的邪念。

她不自然的神色让他警觉到自己似乎问过头了，遂说：“我没恶意，只是我今天刚回台湾，遇到新奇的事难免好奇问问，卖面是一项正当的工作，但是你还年轻，如果环境允许该再多念点书……呃……我又多嘴了，实在是看到你，让我想起了以前的一位朋友。”

“喔，是这样呀！”她再度扯了扯唇角。

谷成杰见她依然戒心十足，识趣地笑了笑说：“不打扰你了，让你早点收摊好早点休息，下次有空我会再来吃一碗‘阿婆面线’。”他朝她点了点头，随即缓缓走出面店。不知为何，她令他想起了恬恬，可惜她看起来顶多二十

三、四岁左右，而恬恬该有二十七岁了吧！说不定早结婚生子了，他叹了口气挥手招了辆出租车。

艾玉恬等他走远了才拉下铁门，机械式地先从冰箱里拿出明天要用的材料——下锅炖煮，待炉火转小才开始整理环境。

“奇怪，自己怎么对他的说教不但不反感，反而有种亲切的感觉？唉！今晚是怎么了，感觉神经接错线了吗？竟会喜欢听人说教。”她拧干抹布用力擦拭桌子，似乎想藉此将那种不该有的感觉抹灭，可惜成效不佳，“唉！算了，今天先练练听力好了。”

艾玉恬从一旁的柜子里拿出了一卷卡带及随身听，没多久就见她两耳塞着耳机，聚精会神地听着英文练习带，两手则忽停忽动地拖着地板。

“哎呀！差点超过时间……”今晚的她因过于专心学习语言，似乎又回到刚接下面店时的日子，手忙脚乱地煮汤炖肠。

“都是他害的。”成了她入睡前的口头禅。

4

一辆蓝色货车超越她，早她一步驶入公司停车场，为了顾及自身安全，她将机车减速慢行让大车先过。

“奇怪，是哪家厂商这么勤劳，一大早就跑来送货？”艾玉恬瞥了眼车身，她的机车和货车保持一大段距离，然后缓缓骑向位于地下二楼的停车场。送货员小心翼翼地搬着木箱，近十箱的物品已从货车内移至车外。

艾玉恬停好机车，随意沾了点发胶将她那一头清汤挂面的头发往后抓了抓，当她欲走往电梯出入口时，所看到的景象就是这般，她不过才顿了一下，第一只木箱已占据了她能搭的电梯。

“天呀！到底是哪家公司，存心和我作对吗？”她瞄了眼手表，手还来不及放下，双脚已冲向楼梯口。

“当——”

艾玉恬单手扶腰，拿出早已握在手里的卡片，迅速往刷卡机入口飞舞过去，“呼，总算赶在最后一秒过关，呼……否则我的全勤……一千元就飞了……”

“噢！小艾，你今天怎么比较晚？平常你不是都刷八点五十五分的卡。”Miss 陈慢条斯理地从皮包内掏出卡片，缓缓刷下她的出勤纪录。

“Miss 陈，你怎么不赶一赶？你只超过三十秒而已耶！”艾玉恬轻拍着自个儿喘息不停的胸口，望着她那张经过刻意妆扮的脸孔。

Miss 陈玉手略掩朱唇，轻笑说：“呵！小艾，我若像你跑成这样，我多花的两个钟头不就白费了，还得请假重新补妆，那多麻烦呀！再说，我之前已经迟到三次了，再多这么一次也无关紧要。”

闻言，艾玉恬不由得张大双眸，仔细打量她花了两个钟头化的妆，“嗯……确实无懈可击，你晚上有重要的约会吗？该不会是要去相亲吧！”

“相你的头呀！凭我妖娆的模样哪需靠相亲这种活动认识男人。”她故作婀娜多姿的姿态，瞧小艾只笑不答，遂说：“嘿！你该不会是忘了今晚的餐会吧！”

“餐会？什么餐会？我怎么不知道？”

“天呀！这么重大的事件你竟会不知道。我前几天劝你买公司的股票，你买了没？”

“当然买了呀！”哪可能不买，这种稳赚不赔的生意，不赚的人是傻瓜，艾玉恬心里嘀咕着。

Miss 陈无奈地摇了摇头说：“唉！这种事你就能记得，那……前天上传下来的签呈你没瞧见吗？”见小艾依然一头雾水的模样，她直截了当说：“就是新旧总裁交接的事呀！今天下午有个交接典礼，一级以上的主管皆得出席，而晚上在地下室的员工餐厅则有一场宴会，公司全体员工没事的人皆可参加，小艾，你该不会真的不知情吧！”

艾玉恬耸了个肩说：“新旧总裁交接的事，我当然知道喽！只不过我以为只有交接典礼，难怪这两天老是听到一大堆人在讨论各种彩妆的画法及如何搭配衣服，哼！我还以为最近突然有个什么电视节目是专门介绍美的信息，公司里的人才会津津乐道、频频探讨咧！”

“看情形你一点儿准备也没有，那你晚上……”

“不知者无罪，你刚才有告诉我什么吗？没有吧！我晚上哪有空留下来‘加班’呢？这档事只要是认识我的同事都知道嘛！”艾玉恬先下手为强地堵住她接下来的话。

“呵！我明白了。”Miss 陈再度掩嘴轻笑。

“好了，不和你闲扯了，我还有份工作得赶着中午交咧！”艾玉恬挥了挥手，径自走向自己的位子。

此时又陆续走进来了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个个举止矫揉造作，完全不同于平常，可惜艾玉恬没能瞧见这般奇特的画面，只因她已神游在计算机世界里。

下班前十分钟，艾玉恬将推车里的信件一一放入各单位的信箱里，占了一大面墙的方格子小信箱，几乎箱箱都有得吃，渐渐吞尽推车里的信……

“Ok！大功告成。今天的信怎么比平常多？”她刚把推车收好就瞧见内线灯闪个不停，赶紧接了电话，“您好，我是艾玉恬……唉……原来是你呀！Miss 陈，怎么了？嗯……什么……得签到……说得好听罢了，来宾签名不就是变相的签到……唉？这下不签也不行了，到时候被过滤出来，我年底的年终奖金不就瘦了……嗯……这样好了，Miss 陈，待会儿你掩护我遁逃……不是要你代我签，是等我签上我的大名后再逃之夭夭……呃，是提前早退……嗯……那就这样说定了，待会儿见。”

艾玉恬松了口气，露出一抹笑容，挂上话筒开始整理背包，准备到地下室餐厅。

* * *

“我需要一个人，一个了解各单位人员的人，除了协助我早日进入状况，

顺便帮我处理一些事务，公司里有这样的人可以调给我吗？”谷成杰望着身旁头发已泛白的人事经理。

“这个……该调谁？”人事经理低头沉思，一一过滤合适的人选，当他抬起头正欲说出合适人选时，电梯门恰巧打开。

“噢！艾玉恬，你要去哪？餐会已经要开始了呀！”人事经理带领新任总裁刚踏出电梯，恰巧遇到正要走向楼梯间的艾玉恬。

天呀！怎么如此背，才想偷溜就被逮到，艾玉恬心里嘀咕着，咬了咬下唇，随即堆起一抹天真的笑容，“张经理，我要到楼上的化妆室，可能是大伙儿边等边喝饮料，结果……你知道的嘛！”她故作为难地耸耸肩，没注意到站在人事经理背后的人正以一种疑惑的眼神盯着她。

“那你快去吧！”人事经理挥手示意她离开，突然想起站在自己身后的人，连忙回过头说：“总裁，有关您刚才提的……”

谷成杰打断人事经理的话，说：“她是谁？”望着她逐渐离去的背影，他语气沉稳地道出心中疑惑。

“她？”人事经理原本搞不清楚总裁所指何人，瞧总裁目光直盯着楼梯口不放。他才恍然大悟地点了点头说：“她是艾玉恬，是我们‘谷氏’小妹纪录的保持人。”

“噢！怎么说？”谷成杰的注意力因人事经理奇特的回答而有了转移。

面对总裁鼓励的眼神，他侃侃道出“谷氏”的异类，“艾玉恬来公司也差不多有七、八年了吧！当初因作业上的疏失误打误撞录用了她……”

“怎么一回事？”

人事经理原想一语带过他的部门当年所犯的错，却被揪了出来，他支吾说：“这是……那时……我部门里来了一位新进员工……她弄错了录取通知……通知了只是私立高职毕业的艾玉恬……因为……助理会计的职位最起码必须要有公立高职的学历，所以……我……呃……那时公司正好缺小妹，我认为她应该能胜任，就将她转调为小妹……事后证明，艾玉恬担任小妹一职确实游刃有余。”他战战兢兢地盯着新上任总裁，怕新官上任三把火，自己成了第一个被火纹身的人。

谷成杰点了点头，犹然不解地问说：“那你说的‘纪录保持人’是怎么回事？”

人事经理见他没算陈年旧帐，不禁松了口气说：“艾玉恬这女孩满奇怪的，在我的印象里，她曾有两次升职机会，却都被她推掉了，第一次她好象是说要念‘空大’，不想白天工作压力太大，第二次好象是……呃……对了，是说要学语言，总归一句话，她是‘谷氏’历年来担任小妹一职最久的人，也是第一个推掉升职机会的人。”

“喔！原来是这样。”谷成杰总算弄清楚了，他顿了一下说：“就由她来担任我的特别助理。”

闻言，人事经理不由得瞪大双眸呆望着他，吞了口口水问说：“总裁……您是说……由艾玉恬担任您的特别助理？”

“嗯。”谷成杰肯定地点点头，反问说：“你不觉得公司太亏待了这么一位好学的员工吗？也该是她学以致用的时候了，她的语文能力有问题吗？”

“没有……上个月公司办的能力测验，艾玉恬的英文分数满高的，好象是八、九十分吧！”记得当时他还夸她在补习班的学习效果不错。

谷成杰神情淡然地说：“既然如此，还有问题吗？”见他无话可说，随即率先走入会场。

人事经理这才从错愕中回过神跟了上去。

* * *

翌日，人事室里传出一声高分贝的惊呼。

“什么……调职？”艾玉恬目瞪口呆望着人事经理上下张阖的双唇，正

处于震惊状态的她一时之间无法接收他发出的讯息。

“所以你只好打包上任，如果今天不行，最迟明天，你什么时候可以呢？”她那副默不作声的模样使他再问了一次，“小艾，你何时可以到上面报到，是今天或是明天呢？”

“张经理，我可以不要去吗？”强自恢复镇定的她立即举了一些理由说：“我不认为自己有此能力胜任总裁特助的工作，张经理……这一点您应该是最清楚不过的，我不过是一名小妹，学历也只是空大毕业，充其量不过是资历长了点吧！但是公司里资历比我长的人，大有人在呀？”

看情形她并未将他讲的话全听进去，人事经理抓了抓他的领结说：“小艾，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昨天也都告诉过总裁了，可是总裁他依然指定由你上任，所以……”

“什么！是总裁指定的，怎么会？”这个消息比刚才乍闻调职的消息更令她惊讶。她神情木然地呆望着人事经理。

“总裁为何会指定你担任他的特别助理，真正原因我并不真的很了解，不过套一句他说的，‘也该是你学以致用的时候了。’我想就如他所说的，你这些年来不断充实自己，公司也该给你一个发挥的机会了。”他将手里握了许久的调职令递给她。

“张经理，这张调职令是不是只有总裁他才有资格取消。”艾玉恬并未将他递过来的纸张接下来，反而若有所思地盯着那张悬在半空中的纸，问出心中的疑问。

“嗯，没错。”

“好，那我直接找他，请他取消这次的调职。”她接下那张推之不去的调职令，将那张薄薄的纸紧捏在手里，极力克制心中那股欲撕纸发泄的欲望，扯了扯唇角说：“张经理，请问您还有别的事交代吗？”

“没有，唉！小艾……”人事经理的“没有”才说完，见艾玉恬人已冲出门外，他只能望门兴叹，“唉！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么冲动的吗？”

* * *

艾玉恬趁秘书室里的众家姊妹们正忙的空隙，一个闪身就让她闯进了总裁

办公室。

“总裁，麻烦请您取消这张调职令，我的能力并不足以担任您的特助，嘎——是你？”办公桌那端缓缓抬起的脸孔，使她理直气壮的气势霎时化为轻烟，消逝得无影无踪。

谷成杰从公文堆里抬起头，他锐利的双眸遇上她溢满惊讶、警戒的眸子，眼神不由得柔和了许多。

他挥手示意要她坐下，见她谨慎地拉开椅子，他则放松僵硬的肌肉，将身子舒服地往后靠，“说吧！你未经通报直接跑进来所为何事？”天呀！怎么会是他，那个曾在她面摊吃面的家伙……尽管艾玉恬内心波涛汹涌，但为了自个儿往后的生计，也只能暗自祈求上天保佑让他忘了吃面的那档事。

“我……”她深深吸了口气说：“总裁，我是艾玉恬……我……非常感谢总裁您的提拔，调我成为您的特别助理，但是……并非我妄自菲薄，实是公司人才济济，再怎么轮也不该轮到，再说，身为总裁特别助理必须对公司营运网有一定的了解，而我只不过是公司里的一名小妹，实在无法担任此重大责任。”谷成杰双眸着迷似地直盯着她微扬的细眉，眉尾那颗若有似无的

淡痣，随着她唇角的牵动谱出一段过往音符。

将临时拟的说词道出后，艾玉恬才发觉自己好象对牛弹琴似地自说了，瞧他那副但笑不语的神情，像是她让他想起了什么好玩的事，哪有将她说的听进去。

“总裁。”她受不了他停滞在她身上的那一道奇怪视线，遂出声提醒他正视她的问题。

“呃……”谷成杰心神渐敛，顿了一下才说：“恬……呢……艾小姐，我认为你太谦虚了，根据人事部给我的资料，上回公司办的能力测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的成绩应该是文书组的第三名，以这样的成绩早该升为秘书人员了，所以你不需要担心自己的能力无法胜任特助这项工作。”“这……”可恶！早知如此她当初就不该考得太好，艾玉恬心里嘀咕的同时不忘说：“总裁，那次的考试不过是我运气好罢了，我认为总裁您才刚上任，理应调一位资历深的人手来协助您，单凭我以往的工作经历实在不适合担任此职，也无法成为您的左右手，说不定反而碍手碍脚误了您的工作进度。”“你忒谦了！据我所知，你这几年来名义上虽只是一名小妹，实际上，工作范围好象跨及了会计、企画、广告等部门，大概除了研发部门这种需要专业技术的地方，你无法帮忙之外，其它部门的工作，你没全摸遍也曾做过一、两件吧！所以，我不找我们‘谷氏’的‘万能小艾’来帮我，又有谁能助我早日进入状况呢？”谷成杰不由得庆幸自己曾利用昨晚的大聚会，探了不少她的丰功伟业，他会这么做只因得知她的姓名是艾玉恬，一个早已烙在他心底磨灭不去的姓名。

艾玉恬不禁双唇微张，瞪大双眸望着他，心想，他不是才来公司没几天吗？怎么连她的地下活动他都知晓。

瞧她张口欲言的吃惊模样，他笑了笑说：“有这般工作经历的你还需谦让吗？你若再谦逊下去就显得没自信了，若是没自信也没关系，我对你有信心就行，让我们共同努力吧！”“不行，这……呃……我是说……总裁，我目前晚上尚在学英文，这……课程排得满满的，怕无法留下来加班，所以……”“哦，是吗？”不会吧！他还记得那晚吃面的事，可是，刚才他怎么都没提呢？拜托！千万不要让他想起来。可惜艾玉恬急切的祈祷声，没能来得及传递至云霄彼端。

谷成杰故意挑起眉掌望着神情不安的她说：“我记得‘谷氏’的人事规章里，好象有这么一条是，凡是‘谷氏’正职员工，皆不得在外兼差打工，否则……结果你该是知道的，毕竟你在公司也待了六、七年，这项条文你不可能不知道吧！”原来这家伙从头至尾都记得那夜的事，可恶！也罢，毕竟她是“吃人头路”的人。

艾玉恬的哀叹情绪就在她的一个眨眼动作，又有了新的变化。

“总裁，您提的这项条文，我哪可能会不清楚，不过公司的人事规章好象没有‘不准员工利用下班时间学习新知’这项吧！”她打算硬撑到底来个死不认帐。

“哦！”谷成杰挑了挑眉，换另一种方式说：“‘谷氏’向来鼓励员工学习新知识，当然不可能订那种苛刻的条文来规范员工，反而会让员工有学以致用的机会，而你，我记得张经理曾提过，你学英语已经有两、三年的时间了，所以我认为，也该是你学以致用的时候了。”“可是，我不觉得我已经学好这门学问。”“我想，聪明的你应该知道，语言这种东西唯有你实际运用了，才能精益求精，不是吗？”谷成杰坚定的眼神投射在她的丽容上，向她倾诉

这个不容改变的事实。

“好吧！既然总裁您的盛情让身为小妹的我难以推却，我只好慷慨赴任，就不知薪资方面，总裁您是否能慷慨大方地调整。”既然推不掉这份差事，她只好想法子多捞点油水。

谷成杰眼底闪过一丝令人难以察觉的笑意说：“你说呢？你认为你的工作能力值多少薪资？”“嗯，”她顿了一下，手指又是伸又是折地比了一个数字，“最起码也该值六位数……”“好，就六位数。试用期就先以十万起薪，等你适应了这份工作，我们再来研究该调你多少薪资，如何？这样你是否满意？”他爽快地答应了她的狮子大开口。

天呀！这个人疯了不成，竟乱发薪资，看来“谷氏”在他手中会“钱途”暗淡。艾玉恬无奈地点头说：“总裁，您都愿意给这样的薪资了，我当然满意喽！不过……”“不过什么？”谷成杰生怕事情生变，急忙问道。

“其实也没什么啦！或许张经理已向您提过，我每年的七、八月都会请长假，今年的假已经批下来了，不知……这个假是否依然有效。”这会儿，换她欣赏眼前那张坚毅面孔所绽露的为难神色。

“总裁，由于那两个月我已排定要做私人的事情，若您觉得不方便，会影响公事，或许总裁您该考虑别的人选来接特助这个位子。”她乘机推却这项高薪的工作，虽觉得有这么一丁点可惜，却也是没法度的事。

“你的两个月假期可以缩短成一个月吗？”“抱歉！行程已定无法更改。”“喔，冒昧请问你，这两个月你人是在台湾吗？或者是你打算飞往国外的避暑胜地游玩。”谷成杰忍不住问出他心中的疑问。

艾玉恬抿嘴轻笑，“呵……总裁，那两个月我人当然是在国内喽！像我们这种升斗小民，哪可能请假出国旅游咧？”“既然如此，我们折衷一下，这两个月假期你可以休，但是必须和我保持联系，若工作上有需要，我会事先通知你拨空回来帮忙。”瞧她原已转喜的神情忽又垮了下来，他补充说：“你放心，除非真有必要，否则我不会请你归队，若真需要也会配合你的时间，这样可以吗？”虽极为不愿，奈何老板都已经如此委屈求全了，她这个当员工的能说“不”吗？艾玉恬心里转了转，神情无奈地说：“好吧！看来也只好如此了。”“那就一言为定喽！”谷成杰站起身，伸手欲与她握手。

艾玉恬见状也只能被动地与他握手，霎时脑海里浮现出童年她与人打勾勾的画面，她甩了甩头连忙抽回自己被握的手。

谷成杰见她神情怪异，以为事情又要生变，“有问题吗？”他轻声问出。

“没问题……既然我们细节都谈清楚了，那我明天搬上来。”“Ok！希望我们配合愉快。”艾玉恬露出一抹苦笑说：“希望如此。”她耸了个肩正欲开门走出总裁室，却被身后突来的邀请吓得心惊胆跳。

“若有机会我会带你去一家最近我才去过的面店吃面，那里卖的面非常好吃。而且我现在才发觉，你的背影和那个卖面的小姐简直非常相似。”

“呃……谢谢您的邀请，不过我正好对吃面兴趣不大，抱歉！我得下楼打包行李了。”话罢，她随即拉开门走了出去。

“哦，是吗？不喜欢吃面的人怎么会去卖面呢？天天面对自己不喜欢的食物对身心健康不好哟！恬恬……”谷成杰望着那扇早已阖上的门喃喃自语。

***“哎哟！我们的‘万能小艾’这回可是高升哟，真看不出来哩！怎么平常对升职向来兴趣缺缺的人，这回却迫不及待地打包行李哩！”艾玉恬抬头瞥了眼公司的“超级广播电台”，朝她扬了扬唇角说：“Miss张，谢

谢你平日对我的‘关注’，今日若没听你提起，我还不知原来你如此‘关心’我咧！”她顿了顿，又说：“说真的，像特助这种大肥缺，若换成你是我，我想，大概连行李都懒得打包，早奔向‘谷氏’最‘贵重’的黄金单身汉身旁，伺候在他左右了吧！”才回了几句她就懒得再说，径自低头整理家当。

“你……”Miss张见对方不愿搭理，不禁斜睨着她，撇着唇角说：“哼，人家才不像你有钓金龟婿的想法哩！”跺了跺脚心怀不满地离去。

听脚步声渐远，艾玉恬不由得叹了口气，将身子整个往椅背靠，“若能的话，我还其不愿高升咧！谁知道往后的日子是如何，还有我的‘阿婆面线’又该如何处理呢？”她神情无奈地低喃着。

突地，一位刚走过她前方的工读生让她有了一个想法，“对呀！之前我怎么没想到，呵，这下就可一举数得了。”她瞟了眼空荡荡的四周，连忙抓起话筒拨了通长途电话。

“喂，院长，我是艾玉恬啦！是这样的……”没一会儿，艾玉恬已经舒展双眉，恢复原先的乐观态度，透过电话她得到了解决“阿婆面线”的最佳方法。

5

一头恰好及肩的青丝受制于发胶的束缚，乖乖平躺在她的后颈子，丝毫不敢越界扰了她的视线，虽然才初夏，她粉颊上的雀斑却已优游在麦芽色的细肤间，随着她浓密睫毛的眨动，眼皮上的那双折痕若隐若现。

正在拟一份计画表的艾玉恬忽然感到斜前方有道热源缓缓朝她放送，不由得抬头向那道热源望去。“总裁，有事吗？”“呃……我是想告诉你，你可以不必穿秘书室的制服。”他瞧她嘟起的那抹淡色朱唇，似乎是她脸部唯一的妆点。

“嘎！总裁，我认为公司设计的这套衣服不错呀！而且穿制服可以省去每天上班前挑衣服的麻烦，谢谢总裁你的好意，我还是穿制服上班就好了。”她咽了口水，吞下突来的惊吓，心想，开啥玩笑！要她不穿制服，凭她衣橱里的那几套衣服哪搬得上台面，荷包不就得大失血了？艾玉恬那副避之惟恐不及的神情，让谷成杰感到困惑，他再次打量她身上那套水蓝色系的套装，依然不觉得那套制服有何出色之处，“哦，是吗？我还正想要你联络总务部，要他们找厂商设计新制服。我记得资料上记载，公司的制服已经三年不曾换过了。”“嘿！总裁，能换新制服当然好……呃，我是因为换新制服，还没穿烦。”“原来如此，那就由你和总务部研究换制服的事。”“那费用呢？员工与公司如何分摊，比例要订多少？”艾玉恬屏气凝神静待总裁公布她得损失多少银角子。

“嗯，制服费用由公司全额负担……”他的话因她突起的惊呼声而中断。

“太好了——呃……抱歉！总裁请继续。”她连忙压下可以省一笔钱的喜悦，勉强维持正常状态望向眼前这位慷慨的总裁，这才发觉其实他长得还满顺她的眼，似乎没有了她想象中的专制、恶霸。

这小妮子依然旧习不改，保有儿时向“钱”看齐的心态，亏他刚刚还以为过去的“恬恬”已长大成人，看来只是变了形体罢了。谷成杰再次打量

她细致的五官，望着她努力控制眉宇间喜悦的模样，他双眸逐渐泛起一抹笑意。“看来……你很替公司里的同仁高兴嘛！”艾玉恬闻言，腼腆地移开她的视线转看向别处。

谷成杰见状适可而止地改说：“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进公司未三个月就离职的员工，制服的费用必须分摊一半，这些规则你顺便请人事部做条文的修改。”“是的，总裁。”“唉！等一下，艾小姐……”已拿起话筒正要拨内线的艾玉恬听到呼唤声，不由得先挂上话筒，笑着说：“总裁，您可以直接叫我名字或小艾，不需要小姐来小姐去，听起来挺别扭的，还有，也不要叫我恬恬。”“这个又是为什么？”谷成杰不解地问。

她耸了个肩，抿抿嘴说：“这个我自己也无法理解，只要听到有人喊我那两个字，我的心情就会处于谷底状态，high 不起来。”“哦！那倒是奇特的效应，这样好了，我也入境随俗叫你小艾。”见她微笑首肯，他又说：“小艾，我今晚有个饭局需要你一同前往，不过你放心，不是你想的那种陪酒工作，我不会让你喝到半滴酒，而且加班费算双倍。”艾玉恬原本纠着的眉头，乍闻可以领到高额的加班费，霎时舒眉展笑说：“总裁，你放心，只要是我分内的工作，我一定全力以赴，不会让你失望的。”希望她真的不会让他失望，除了保有她向“钱”看齐的旧习之外，希望她依然存有儿时天真、善良的本性，不要被金钱扭曲了本性，恬恬。望着手持话筒的艾玉恬，谷成杰不由得思考她不爱人唤她恬恬的原由。

艾玉恬强自镇定以沉稳的语调继续和总务部的主管沟通，她不知道总裁为何老爱以一种奇怪的眼神盯着她瞧？也不知道他为何安排她与他同处于这间办公室？虽然他说是为了方便指派公事，但是谁知道？她更不知道他为何会升她为特助？唉！一大堆的问号只能等将来一一化解了。

“是，我知道……或许你可以再寻求几家新厂商……”艾玉恬缓而不急的语调清晰地传遍整间总裁办公室，伴着谷成杰迅速地进入公司状况。他宛如吃了定心丸般没后顾之忧地往前冲，而她则寻着了适合自己的舞台，有足够宽广的空间任由她一展长才。

*** 一辆白色跑车正以一种平稳的速度缓缓滑入大厦的停车场。

“总裁，到了。”艾玉恬轻声摇醒坐在她旁边的谷成杰。

“呃……到了。”短暂的休息让他从酒醉中稍清醒，径自打开车门走下车。

艾玉恬抽出车钥匙也紧跟着下车，“唉！总裁，我扶你上去。”她连忙走过去搀扶身影摇晃的谷成杰。

“嗯……谢谢！”“不客气。”艾玉恬扶着他熟练地走进这间位于大厦七楼的房子，不过半个月的时间，她已来过这里不下十次。她心想，真是难为了他，才刚上任，白天要忙公事，晚上又排了一大串有利害关系的邀约，席间还得帮她挡酒，唉！希望这种过度时期能早点度过。

她习惯性地帮他准备了一杯水果茶及冰毛巾，“总裁，你慢用，我回去喽！”她将东西搁在他前面的茶几上，随即背起她的小背包欲转身离去。

“恬……呃……小艾，开我的车回去吧！”谷成杰睁开双眸望着她模糊的背影道出每次必说的话。

艾玉恬回首抿嘴轻笑说：“不用了，我会请楼下的管理员帮我叫无线电出租车，反正可以报公帐，不是吗？”而且又不需多花一笔停车费停他的跑车，她在心里多加了一句。末了，还俏皮地偷偷吐吐粉舌。

“嗯，那你自己要小心，到家记得 Call 我，让我知道你已平安抵家。”

虽然已叮咛过数次，他依然不放心地再次叮咛。

“是的，老妈子……我走喽！”目送她走向玄关，她模糊的背影促使谷成杰拿起冰毛巾敷在脸上，让自己得以保持清醒状态，好撑至接到她到家的电话。为了不想让她有时间去兼差卖面，他只好利用晚上的应酬把她带在身边，让她处理合约的事及时帮他脱身，原以为这些只是小事，没想到她真的做到了。

非但帮他争取到最有利的条件，还能宾主皆尽欢，最后又以“酒后不开车”的理由堵他的口，由她送他回来，这些都是他始料不及的结果，看来若好好培训她，以她的理财手段，必能成为一位优秀的财务大臣，可不是吗？单从她宁可搭出租车报公帐而割舍她爱在风中驰骋的作法就可窥知一、二。

“呵！这小妮子还以为瞞得过我，当我见她开车时脸上浮起的那种满足感，和那次无意间得知她的住处没停车场，大概就能推断出她拒绝开车回家的理由。嗯，找个时间到她家看看……”他喝了口她泡的水果茶，双眸若有所思盯着摆在玄关入口的鱼缸，隐约瞧见穿梭于水草间的小鱼儿。

***“嗨！马伯伯，麻烦你帮我叫一辆出租车，还有化妆室借我用一下。”年近七旬的马姓管理员露出一抹和霭的笑容，挥手示意要这名年轻女孩自行随意使用，他拿起话筒拨了一组熟悉的号码。

艾玉恬走进化妆室里将身上的制服换下，改换上简单的运动服，且将头发塞进帽子里。

“嗯，再将口红擦掉就成了。”她对着镜子拭去脸部唯一的色彩。

有了在面店遇到谷成杰的经验，艾玉恬更加小心行事，为了杜绝可能会在面店被人认出的可能性，她最近养成了进面店前换下制服的习惯，怕这身正式的套装被人瞧出来她的身分，尤其是那些最近才认识的客户，若一不小心，他们正巧投宿在面店旁的那家饭店，又不凑巧地经过“阿婆面线”，那她就头大了，谁能保证每个人都有守口如瓶的习惯，难保消息不会传到他耳里。

“唉！希望这种麻烦事不要遇上才好，过些日子等阿弟他们熟悉面店的工作，我就不用在面店的营业时间露脸了，只需等铁门拉下来再出手准备材料就行了。”她不禁感谢院长介绍了两位北上求学的院童给她，让她能在新工作冲刺之余，尚能保有那家“阿婆面线”的利润。

当艾玉恬再次出现在管理员面前时，已没了粉领新贵的干练，换成了不识愁滋味的年轻小伙子。

“丫头，好几次我都想问你，你为何换成这样呢？”管理员问出心底积压许久的疑问。

“马伯伯，我换下那套女性化的制服，当然是为了安全喽！你想想，现在社会治安那么差，唯有将自己扮成朴素，平凡的模样，才能减低自己成为歹徒下手目标的机率呀！”艾玉恬顺理成章胡乱地掰了一个理由，待她说完，才发觉自己说的话好象也有这么点道理。

“原来是这样呀，也对啦！丫头，你的长相确实长得不太安全，没有护花使者送你回家，说真的，要自己小心点。”管理员顿了一下，又说：“你的老板也真是的，怎么放心让你一个女孩子回家。丫头，怎么也没见过你有男朋友来接你呢？”“哎呀！马伯伯，人家还小嘛，哪来的男朋友？而且我的老板也曾说要送我回家，再自个儿回来这里，是我不准他酒后驾车的……噢！”

出租车来了，马伯伯，改天再聊，拜拜！”艾玉恬挥挥手道别即跑向出租车。

管理员也尾随在后核对出租车的车号，待黄色出租车消失在街道的尽头，他才缓缓踱进大厦里，嘴里喃喃念着，“这丫头性子还真不错，可惜我儿子已经有了女朋友。这个谷先生怎么不懂得把握，没听说他有老婆呀！也没见他带过女友回家，真可惜……”银色月牙儿高挂在大厦的顶端，撒下蒙蒙的细粉，降在正踏往归途的人们身上，有老、有少，也有背着相机到处挖八卦的工作者。

***“谷氏”新上任总裁疑有固定女友，自他接任总裁以来不曾踏入谷家老宅，这些日子常与女友相偕住在某栋大厦……当手握杂志的谷仲忍看到文字叙述旁的照片，不禁倒抽了口气，“这……真的是阿杰，他身旁这个人又是谁呢？咦！这个停车场怎么满眼熟的。”他再度细看照片里的女主角及场景，那是一张由主角的斜前方拍到的相片，昏暗的灯光下，他仅能辨出那名女子亲昵地搂着他的侄子，而他侄子则半闭着双眸，状似享受般地依靠在那名女子身上，镜头焦点全放在两位主角的脸孔上，至于他们俩的服饰，背景倒显得模糊不清，隐约只能看出他们俩正在一座停车场内。

“这……阿杰不是一向最洁身自爱的吗？去英国多年也不曾听他说过有交友友，怎么才一回来就闹花边？”谷仲忍紧蹙双眉，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突地，一个红色物体吸引住了他的视线。

他将手里的杂志往身旁空位放下，改拿起摆在茶几上的邀请函。“咦！这不是叶老七十大寿的邀请卡吗？”谷仲忍突然想起前阵子叶老曾提及想帮孙女找个对象的事，有了上回失败的经验，他不敢贸然推荐自个儿的侄子，仅提醒叶老可以利用办寿宴的机会，广邀各界青年才俊前往。

“有了，可以找阿杰一道前往，乘机拉拉红线，成不成就看他们年轻人了，多帮阿杰介绍一些名门闺女，也好让他有多一点选择，省得让那些不三不四的女人有机可趁。”他顺手将那张邀请卡摆在身旁的那本杂志上，红色的纸张恰巧盖住了那张昏暗不明的照片。

谷仲忍立即拨了一组电话号码，“噢，阿杰，我是叔叔啦！是这样的……”此时电话的另一端，谷成杰握着话筒面露难色地说：“叔叔，你稍等，我查一下行事历看那天有没有安排其它的饭局。”他捂住话筒轻唤艾玉恬说：“小艾，你帮我查一下，看礼拜五晚上有没有事。”她快速翻了一下行事历，连忙回道：“下午五点有一组厂商代表会来公司做简介，大概需要一、两个钟头，再来就没事了。”他点了点头，放开捂在话筒上的手，继续之前未了的话题，“叔叔，那天公司有点事……呃，不是……可以去，但会晚一点儿到，这样好了……那天你先过去，我随后再赶去……嗯……呃……我暂时不考虑回老宅住……我才一个人，不需住那么大的房子，而且我现在的住处离公司很近……嗯……再看看……嗯……好，那我们礼拜五再谈……拜拜！”挂上话筒的谷成杰不由得陷入沉思，他无法理解叔叔为何会突然提起要他搬回老宅住的事，而他也还未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去面对那间充满儿时回忆的大房子，毕竟那段与父母亲共住的欢乐时光，随之而来的是永无止尽的孤寂，直到他遇到了恬恬……艾玉恬又感受到从总裁那里投射过来的凝视，她自知自己并非长得国色天香或有何过人姿色，值得他这位天之骄子时时“关注”她，可是他却……唉！“莫宰样”，除了他关爱的凝视，她实在感受不出他对她有何特别的举动。

“总裁，有事吗？”她终于受不了他那道温度日日升高的视线，趁她未

被烫着前赶紧出声挡掉。

“是这样的，礼拜五那天我得去参加一场寿宴，必须携伴参加，所以想请你和我一道前往。”为了预防叔叔再安排一些奇怪的餐会，在未探清实情前，还是找她挡一档，谷成杰心里嘀咕着，双眸不忘盯着她静候佳音。

“这个……可是……”天呀！她哪来的衣服可以穿去参加宴会？艾玉恬面有难色，期期艾艾地说：“总裁……那种宴会……可以……穿制服……去吗？”谷成杰差点忘了这档事，他咧嘴笑说：“你放心，参加宴会有参加宴会的制服，我会帮你准备好，这事你不用担心。”她不放心的问：“要扣薪资吗？”瞧她那副惶恐的神情，若非他早知她攒钱的理由，还真会以为她是个守财奴，“你放心，不用花你半毛钱，而且衣服的所有权人是你，不是公司。”他笑着说道。

艾玉恬“犹头结面”的神情随即转换，笑得阖不拢嘴说：“既然如此，我当然奉陪到底喽！唉，那有没有算加班费咧！”“艾——玉——恬——”谷成杰摇着头，无奈地望着她那张故作无辜的脸孔。

***艾玉恬望着镜中自己的那头白色泡沫，心想，原来头发随意任人揉搓的感觉竟是这么舒服，难怪公司里的那群女人老喜欢趁午休跑美容院，这种休息方式远比趴在桌面阖眼小憩来得好。真是的，以前为了省钱，总是自个儿在家先洗过头发，再跑美容院剪发，常被美容院的助理妹妹丢卫生眼球，这回这个……“小姐，这样的力道可以吗？”助理妹妹捕捉到客人自镜中注视她的眼神，遂礼貌地询问着。

艾玉恬朝镜中为她服务的助理妹妹笑了笑说：“可以，谢谢。”她不得不感谢总裁给了她这次的享受机会，不但可以光明正大地早退，他竟还早就帮她预约好了这家整体造型沙龙。自己曾几何时来过这种高级享受的店面，从进门到目前为止，自己连动根手指头都不用，只能像个傻瓜似地以一脸傻笑面对她们对自己的全套服务。管他的！傻就傻，先好好的品尝这种得来不易的享受体验，等走出了这家店门再纠正自己傻气的神情，毕竟这种免费的体验，说不定一生就这么一次。

“小姐，还有哪边需要再帮你抓一抓？”助理妹妹瞧镜中的客人笑容可掬，不禁对自己的服务品质感到满意。

“呃……不用了，谢谢！”“那小姐，麻烦你身体放轻松往后躺，我帮你冲水。”“嗯。”经过三个小时的整治，艾玉恬焕然一新地站在落地镜前，她目瞪口呆地望着镜中的自己低喃说：“这……真的是我吗？”她不敢置信地伸出手触摸镜面。

造型师杰尼很满意自己所创造的震惊效果，他面露微笑说：“艾小姐，你的发质很好，所以我只做了小幅度的变动，让它呈现自然的波动，或许将来你可以考虑把头发留长，你的脸型很适合留长发……你的肤色很有健康自然的气息，所以我用了……”随着造型师的讲述指点，艾玉恬此刻才算是真正认识了自己外表的优缺点，原来这就是人们愿意花一大笔钱，寻找专业人员帮他们塑型的原因，因为经过造型师的巧手，会让自己的优点发挥到最高点，却完全瞧不出缺点，此刻镜中的她不就是这样……“这件礼服的线条有拉长你身高的效果，而米白色系的服饰则更能衬托出你肌肤自然的光彩，真没想到阿杰这家伙早在台湾偷藏了一块瑰宝，难怪我在国外从来没见过他的女友，呵！有了你，外国妞哪能让他瞧上眼？”杰尼再次打量好友的女友，心想，他们俩倒是挺登对的，只可惜她稍微矮了点儿，不过阿杰喜欢就好。

一阵红潮突然浮上粉颊，让她已刷过腮红的粉颊更加艳丽，“不、不是的，我只是他的特助，不是你想的那样……”艾玉恬慌乱地解释着，杰尼似笑非笑的神情却让她知道自己只会愈描愈黑。

“这里有杂志、电视，音响……任你使用，你就在这里等阿杰。呃，你想喝什么饮料，我请人送进来。”已经拉开门要走出去的杰尼又回头问她。

“呃……不用了。”“没关系，我对你可没有差别待遇哟！进来这间贵宾室的人，我们全都是这样招待的，你不用客气，这些都是‘全套服务’的附加价值。”他笑笑说着。

“那麻烦给我一杯咖啡，谢谢。”艾玉恬从刚才的震惊中恢复镇定后，这才仔细打量这间宛如小套房的贵宾室，除了有客厅该有的家具之外，还有一个用木雕屏风围着的……“天呀！还真放了一张床。”她绕过木雕屏风，来到她先前所猜测的空间卧室，她坐在床畔好奇地打量着这里的摆设，幻想着等她和妹妹相聚，买房子后，自己也要规画一间像这样的套房。

***谷成杰根据服务小姐的指示走进了这间贵宾室。“咦！怎么不见她的人影……小艾，你在里面吗？”他阖上门轻声呼唤。

“我在这里——”他望向声音的来源处——那座木雕屏风。他提起脚步正欲往那里走去，却被突然跃入眼底的影象震住了……他的恬恬竟长那么大了！已是娇艳盛开的花朵，而非刚吐芽的枝。谷成杰如醍醐灌顶般觉醒到他心底的那个小女孩已成了窈窕佳人，一个活生生的女人。

艾玉恬被他炙热的眼神盯得很不自在，忍不住打断他的注视说：“总裁，有什么不对吗？是这套衣服不适合吗？”若真是这样，那还真可惜，她还满喜欢转动身子时，裙摆轻纱微扬的感觉。

她略微失落的语气使他及时平复心情，连忙说：“怎么会，我是瞧你像换了个人似的，差点儿认不出你是办公室里的小艾。”闻言，艾玉恬不由得腼腆说：“是杰尼的手艺好，才让我变了个样，我想无论是那种长相的人，只要经过杰尼的手，都能改头换面。”“呵！这话若让那小子听到，他铁定今晚乐得睡不着。”他双眸不经意地瞥到挂在墙上钟，连忙说：“我们该走了，再晚怕到了那儿，宴会正好结束。”他伸手做出欲挽她的动作。

艾玉恬嫣然一笑，大方地走向他，挽住他的手，心想，就让今晚作作灰姑娘的梦吧！

待梦醒了，她又是“谷氏”的万能小艾。

“嗯，走吧！”他挽着她走出这间宛如会施展魔法的沙龙，一同共赴王子与公主的晚宴。

走到柜台的杰尼透过玻璃门恰好捕捉到谷成杰替艾玉恬开车门的动作，单是瞧他们俩穿的那套米白色系的情人礼服，就已经有是情人的感觉，更何况他们俩之间那种自然流露的契合，谁敢说他们俩不是情侣呢？***阳明山的某间高级住宅里，一场寿宴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舞会的来宾有男有女，男的若不是白发苍苍就是英挺俊才，而女的宾客则几乎全是有着岁月痕迹的雍容贵妇，唯独今晚寿星的孙女及刚来不久的艾玉恬是正值花样年华的闺女。因此，现场理所当然地各以她们为中心，形成了两个漩涡人潮，人潮里有人欢乐，有人愁，也有人心不在焉。

面对叔叔再次安排的变相相亲，谷成杰无法推拒他老人家的好意，只能捺着性子等他作完介绍。

“阿杰，你们俩年龄差不多，又都曾在海外待过，应该有很多共通的话

题可以聊……”看着站在落地窗前的佳人身旁，奇怪的人愈聚愈多，谷成杰不得不打断他叔叔的话，说：“叔叔、马伯伯抱歉！我不放心让与我同来的女伴落单太久，马小姐，或许下回碰面我们再聊，抱歉！请容我告退。”他领首致歉，看了眼不悦的叔叔及一脸了然的马氏祖孙，随即转身走向枯等他许久的俚人。

艾玉恬原以为可以在宴会上尽情享用美食，没想到却无法如愿，只因紧迫盯人的苍蝇太多了，让她无法分身去拿食物。

她叹了口气望向四周，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印入眼底，让她无精打彩的神情有了转变，“你终于来了。”撒娇似的低喃让她的前方自动让出了一道空隙，恰好让他走向她。

“小艾，让你久等了。吃东西了吗？要不要我帮你拿？”谷成杰双眸噙着歉意望着她。

艾玉恬抿了抿嘴说：“这里人那么多，哪走得过去，而且我怕你找不到我。”“你放心，无论你在何处，我都能寻到你。”他意味深长地看了她一眼，又说：“我过去帮你拿点食物过来。”“唉！等等，我和你一道去，省得你来回奔波。”咕噜作响的肚皮使她没留意到他奇怪的眼神，拉住他正欲转身的身子，随即和他一同朝吧台前进。

霎时，以艾玉恬为中心的漩涡散了，全成丝状般地附着在另一个愈发庞大的漩涡中，让谷成杰和她轻松地享用了一顿迟来的晚餐，直至酒足饭饱，他们见主人四周依然挤满人群，很难过去和主人道别，两人只好相视一笑相偕离去。

*** “小艾，时间还早，我们顺道找个地方看夜景如何？”“嗯，好呀！反正都已经上阳明山来了，不看看台北的夜景挺可惜的。”谷成杰得到她的同意，随即将车子驶往一个最佳的观景点。

“哇！真壮观，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真好。”艾玉恬展开双臂迎向徐徐凉风，突地，一阵强风令她不自觉地收回双臂打了个冷颤。

谷成杰解下自己的外套替她披上，“虽然已是初夏，山上的夜晚还是有点凉。”自下车后，他即放纵自己的视线紧盯着她的一言一行。

“谢谢……”她一个回头却被仅距她呎尺的脸孔吓了一跳，这是她头一回这么近距离望着他的脸，黑暗中的他看起来有点狂野不羁，不似白天那种文质彬彬的俊逸。

“嗯，我的恬恬……”宴会里她的盛况吓出他心田底的欲望，他紧抓着她，不让她和他有分离的机会，欲一尝她娇嫩感人的红唇。

两唇相触的惊吓让她一时间无法反应，待她警觉这是亲密行为时，她的心智已陷入他温柔的攻势中，随着他的引领，她的初吻爆出了美丽的火焰直扑她四肢百骸。

他仿佛要将多年来的离愁一一化去，源源不断地汲取她口中的热流，让那股热流滑向心田深处，浇息已积沙成塔思念。

许久，站在山岩顶端的两人中间才有了隙缝，他缓缓移开他的肩，双眸深深望着她的丽容，急促的喘息声穿梭在他们之间，让他们紧紧拥着彼此的热体迎向徐徐凉风。

艾玉恬轻抚已退了红肿的双唇，眼神涣散地任由前方人潮来来去去，她不禁庆幸那天是她假期前最后一天上班，否则她真不知该如何面对他。虽然已过了七日，但是那被他饥渴般的吞噬及自己情不自禁的感觉，却已烙印在她心底难以磨灭。

想起他竟能前一刻待她有如热恋中的情人，下一刻送她回面店的住处时，立即像个老爹“碎碎念”，她不禁浮起一抹笑容，双眸瞥了眼身旁的箱子，躺在箱底的大哥大就是那时他给她的。

当他知道她住在面店上面的小阁楼时，脸色已是很难看了，再得知她没申请电话，他更是重重地叹了口气，把他自己的大哥大给了她，要她随身携带好与他保持联系。她原不愿拿他的东西，他却以“会有公事找她”为由将她婉拒的话堵了回来。

“唉！早知道会这样，那夜就该坚持要他在市区就放我下车，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住处，更不会丢了这么一个烫手山芋过来。”她又瞥了眼放大哥大的箱子，无奈地叹了口气，低喃说：“若让客人看到一个摆地摊的小妹竟手持大哥大，难保生意不会变差……毕竟，在台湾有爱心的人比比皆是……”低首瞄了眼自己这一身朴素的运动服，她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何会有许多客人误以为她还是个学生，更自认为她是家境不好，为了筹措学费才会来这里风吹日晒地摆地摊，实非她恶意欺瞒，而是她不忍拿冷水泼熄众人的满腔热血，怕会使地球上的冷血动物愈来愈多，因而造成生态不平衡那就不好了。

“唉！虽说薪资已调高甚多，不需再来这里卖游泳用品，但家里的那一大堆存货及他先前在办公室里紧迫盯人，这会儿又加上那夜……唉！还好自己事先已请了两个月的假，而他也已承诺答应了，或许明年不用也无法再请长假了。”艾玉恬深深吸了口气，打起精神开始吆喝客人，“来哟！俗俗卖，这里的泳衣、泳裤都是高级货，全是国外进口的料子，保证下水后依然有如你的第二层肌肤……”她站在摊子旁，不时朝欲走向游泳池大门的客人吆喝、微笑，无视于烈日当空撒下会灼人的金粉，更懒得擦拭永远也擦不干的汗渍，任由汗珠如雨水般浸湿她整个身子。

“总共是六百八……谢谢你，下次有需要再来。”“铃——铃——”艾玉恬送走客人后正想喝水喘口气，隐约中却听到一阵微弱的铃声，“咦！是什么声音？好象……嘎！是它在响。”她连忙将手伸进箱子里摸索它的身子，双眸谨慎地瞟了瞟四周，见正值人潮空窗期，连忙摸出仍不死心响个不停的大哥大。

“喂……我、我正在忙呀……嘎……晚上要我陪你去应酬……这个恐怕有困难……”她不由得低首看了看自己邋遢的模样，“唉！真的没办法，我晚上还有事……”突地，一阵由远渐近的惊呼声干扰了她的专心。

“快！失火了……失火了……”艾玉恬急忙寻觅惊喊声的来源处，当她瞧见是停车场那边冒出火光，不禁惊呼，“天呀！停车场失火了，呃……总裁有事待会儿再说……我在天母的一个游泳池……我要去看看，拜！”她将大哥大随手往旁边的纸箱丢去，随即冲向那一片火光，途中她顺手抓了一瓶灭火器。

“快呀！失火了，快提水呀！”当她抵达失火的地点，只见停车场旁的篱

芭已被大火吞噬了三分之一，陆续有人提着水桶赶来。

“糟糕！到底要从哪下手……”她着急地摸索顺手抱来的灭火器，“会不会是这里？”手指试着把一根状似铁钉的东西拔下，“宾果！真的是保险栓。”第一次使用灭火器的艾玉恬显得有些笨拙，却也因此提醒了拿水桶的人，众人纷纷放下水桶拿起挂在附近的灭火器加入救火行列，霎时，白色泡沫满天飞舞，覆盖了熊熊烈火，一场火舞就在众人的围剿下宣布结束。

“哗！小艾，多亏你提醒，否则这里就会有连环炮了。”“是呀！车子一辆接着一辆……”艾玉恬扯了扯唇角告别众人的议论，缓缓踱回自己的摊位，“原来激情过后竟是这般手脚发软。”她全身无力地坐在摊子旁，双眸呆滞望着前方来回移动的鞋。

“恬恬，你还好吧！”似曾有人这么唤过她，是谁……是谁呢？停在艾玉恬正前方的那一双黑色皮鞋一动也不动，使她散涣的眸子有了焦点，她缓缓抬起头向上望去……“恬恬，你哪儿不舒服？”谷成杰被她呆滞的神情吓急了，连忙蹲下身探视她的状况。

他关怀的眼神温暖了她的身子，使她颤抖的神经松懈了下来，“没……事了，我是被那场火灾吓着了，可能是小时候也有过火灾经历的缘故吧！”她稳定下来的神志又正常运转了，推敲着自己失常的原因。

“哦，你也真……唉！见义勇为的事交给别人就行了，怎么这么冲动，跟着别人跑去救火，万一一个不小心……”他想起刚才停车场管理员向他描述她行先锋救火的英勇事迹，不禁替她捏了把冷汗。

“总裁，你怎么可以有这样的想法，若人人都和你一样，那这个世界会成了什么样？太可怕了。”她颇不赞同地反驳他的理论。

瞧她义正辞严一脸不苟同的神情，看来应该没什么大碍了。谷成杰松了口气笑笑说：“是的，艾老师，学生我受教了。”“总裁，我、我没有教训你……”“嗯，现在不是上班时间，你直接叫我的名字就打了。”闻言，艾玉恬更感到不好意思，连忙站起身说：“这怎么成，总裁，我……”谷成杰捂住她的唇不让她有反对的理由，“恬恬，在公司以外的地方，我们是朋友，好吗？”恬恬，为何自他口中呼出，自己并不曾觉得讨厌呢？望着他坚持的乌眸，艾玉恬只有点头的份了，谁教她是她的主管，总裁都这么说了她能说不吗？虽然得到的是她无奈的同意，他已经很满意了，手指轻轻滑过她柔软的双唇，语气温柔说：“怎么会来这里卖这种东西呢？”据他刚才探得的消息，她已经在这里摆了好几年的地摊。

尚来不及消化双唇传来的陶醉，他这么一问，她才想到自己泄了底，让他知道她请假的真实原因。

“总……呃……成杰，我……”“叫我阿杰，我的亲朋好友都是这么称呼我的。”可是她既不是他的亲人，更非是他的朋友呀！艾玉恬在心里想着，但她只能再度妥协于他的坚持，说：“呃……阿杰，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她不记得自己有告诉他确实的地点呀！

谷成杰咧嘴笑说：“托广播电台之福。在电话里，你只匆忙说了天母这个地点，我正打算开着车一家家找，恰好电台播出的路况报导有提到这里失火的事，所以，我就来喽！”“原来是这样……”“你还没回答我之前的问题哦！”他搂住她的肩逼供。

“嗯，天气挺热的。”她连忙挣脱他的手，顿了一下才说：“我……我是当初为了学费及生活费，才会在夏天放暑假时，跑来这里卖游泳用品，后

来……因为每年都有存货问题，所以就……才一年接着一年卖。”她说出其中的一个因素搪塞他的问题。

“哦！那明年呢？”“明年……都被你逮到了，还有明年吗？今年成不成都还是个问题咧！”艾玉恬无声地低喃着。

“放心，今年既已答应让你请假就不会再反悔，倒是明年就不成了哦！所以你今年的货不用补，卖存货充充数就好了。”他虽看不懂唇语，却能瞧出她心底的想法。

“也只好这样了。”“走吧！东西收一收，和我一道去参加一场饭局。”谷成杰走近摊子准备动手帮忙收拾货物。

“唉！阿杰，等等。”她比了比自己的身子说：“我这个样子能去吗？”“这点你可以放心，你的新制服我帮你带来了，你到游泳池里的冲洗室换洗，这里我帮你收拾。”话罢，他随即动手收东西。

“唉，你简直是打鸭子上架嘛！好吧，衣服呢？”他将车钥匙递给她，“在前座，车子我停在车场管理室的前面。”“Ok，那就麻烦你帮我收了。待会儿收好再麻烦你帮我搬到管理室里，我向来都把货物寄放在那，省得天天载货麻烦，谢啦！”不等他啰唆，她随即转身朝管理室走去，毫不客气地将摊子丢给他收拾，谁让他如此霸道地要她收摊她就得收，不奉还一下，难保以后不会被吃得死死的。

谷成杰没把她的小心眼摆在心上，反倒是神情愉快地收拾货品，他绷了七日的心终于能松懈了。自那夜之后，他日日思考该如何让她习惯他，现在她都已能直接唤他的名，他哪还会再计较这种芝麻小事？烈日似乎颇体贴他的辛劳，适时收回了它炎热的火焰，只露出火红的脸蛋望着他们俩闲新鲜的涩情。

*** “麻烦前面停车，谢谢。”艾玉恬步下出租车朝商店旁的小路缓缓踱去。

仲夏的午后理应热浪滚滚暑气逼人，然而这里却鸟语蝉鸣，绿茵遍野，山壁矗立的树木更形成天然的屏障挡去灼灼烈日，让行走于山径中的人不至于挥汗如雨，如此的避暑山径走来，照理说该是轻松愉快，但是艾玉恬却非如此。反而心情荡到谷底，脸部连一丁点笑容也没瞧见，只因今天是她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纪念日她父母亲的忌日。

二十年前的今天让她的人生有了不同的走法，若照原来的人生路径行走，她该是一个有幸福家庭的人，有亲人伴她度过欢乐童年，能尽情享受惨绿少年的恣意，然而自那天她们姊妹俩快快乐乐地送双亲出门，迎回来的却是两具焦黑的尸体，从此展开了她不同的人生旅途。

“唉！就算我拥有的是一个不健全的家庭，父不严母不慈、姊妹不合，起码我还有亲人在身旁，哪像现在孑然一身……”艾玉恬缓步走着念着，她一年只有这一天让自己的情绪恣情放肆，允许自己在这天回忆过去的点滴，过了今天，她又得恢复往前拚的冲劲，不能再有情绪低潮的时候，否则她永远也无法冲到目标——和妹妹共组一个家。

“拚了这么多年，省吃俭用，买房子的基金有着落了，可是妹妹她……唉！却连点儿消息都没有，何时我才能再和我的亲人团聚？累，好累……”虽然脚步走得轻松，但过去一年的冲刺却让她的心好累，累得想放弃一切，找个可以让她忘了自己的地方重新活过，但是她不甘愿，不甘愿没了父母的记忆，更不甘愿放弃和妹妹相认的机会，说不定明天……明天侦探杜就会传

来好消息。

“可能吗？已经过去多少个明天了……”她仰首问青天，凝视远方白云苍狗，没留意前方有辆车子驶过来。

“咦？那不是恬恬吗？”谷成杰按下车窗探出头说：“恬恬，你怎么会来这里？”“咦，阿杰，你怎么会来这里？”艾玉恬没料到会在这里遇到他。

“我是来这里祭拜一位朋友。你呢？”她别过头望向前方的路说：“我来看看我的双亲。”她刻意保持平稳的语调，不让低落的情绪显现。

怎么这么巧？一种不好的预感突掠过他心头，“需要我载你上去吗？”“不用了，就在前面而已。”她抿了抿嘴。

“那我就在这里等你。”“嗯。”谷成杰由照后视镜望着她看起来有点孤寂的背影渐远，有股冲动想下车陪她前去，但他自身的经验让他忍住了，这个时候她最需要的是不被人打扰。

真巧！居然会在这里遇到他，自从他得知她请假的原因后，进一个月来，他和她几乎天天碰面，有时是他下班后来帮她收货品，有时是她提早收摊陪他去应酬，两人绝口不提那一夜的吻，一切顺其自然，像朋友般的相处，最大的改变大概只有她让他唤了恬恬，这个只有亲人才唤的名字。

艾玉恬视线朝双亲的墓碑望去，“咦？会是谁？是谁来祭拜过我的父母亲？”墓碑前摆的那一大束花让她看呆了眼。

“难道……天呀！莫非是小妹，她找来了，有可能吗？可是若不是她，又会有谁呢？”她摸了摸那一束依然鲜艳盛开的花朵，“唉！可惜花儿无法告诉我答案。”她放下自己带来的花，“爹地，妈咪，先向你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我高升了……”望着父母合葬的墓碑，她喃喃道出她这一年来的变化。

一个小时过去了，谷成杰迟迟未等到她的踪影，忍不住步下车，朝她之前消失的方向寻去。

当她那身黑色洋装映入他眼底时，他松了口气正想出声唤她，却因墓碑前的那束花出不了声。

怎么会？恬恬竟是他们的女儿！怎么会这样……他竟没连想到他们同是姓艾，谷成杰因眼前突来的事实震住了。自从他由叔叔口中得知被他双亲的车撞死的艾氏夫妇长眠于此，他就有前来祭拜他们的打算，正巧今天联络不到恬恬，遂趁他双亲忌日的今天顺道前来祭拜艾氏夫妇，却怎么也没料到……还来不及自叔叔口中得知艾氏夫妇的孩子下落前，竟会在今天知道，恬恬居然是艾氏夫妇的女儿。

艾玉恬告别了双亲，正打算下去找谷成杰，一个转身却见他已在入口处等她，她连忙朝他走去。

随着他愈来愈清晰的脸孔，她心里的疑惑愈来愈深，怎么才一下子，阿杰的脸色就变得那么难看了，而且好象失了魂似的，没瞧见她已站在他眼前。

“阿杰，你怎么了？还好吧！”她轻推他的肩。

“呃……我……没事……”谷成杰勉强朝她笑了笑说：“恬恬，可以走了吗？”“嗯。对了，阿杰，你之前上来祭拜朋友时，有没有瞧见其它的人？像是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艾玉恬心底突然燃起一股希望，心想，或许他刚才有瞧见可疑的人物。

“刚才……呃，没有……没看见，刚才这附近只有我一个人，下去后才遇上了你，怎么了？”他知道她问的原由，但是他能说吗？又该如何说？能

对她说：“恬恬，抱歉！”

我父母间接害死你的双亲，所以我来替我的双亲向你父母道歉。”这样的话吗？“没什么，不过是有先我一步来祭拜我的父母亲吧！”她失望地耸耸肩，又说：“走吧！瞧你脸色愈来愈差，说不定是……”她双眸瞄向四周的阴宅，随即拉着他走下去。

“还有要去哪吗？”“没有。”“我们去吃晚餐好吗？”“你不用回公司了吗？”艾玉恬这才想起今天并非例假日，一向公务繁多的他这时理应身在办公室里，怎么挑这种非假日时间上山来祭祀。

“通常每年的今天我都会空下来……”他神情落寞地望着前方路况。

或许他和她有着相同的理由，每年都空下这么一天，让往日的回忆啃咬心绪，独自承受过往的悲伤吧！艾玉恬不愿揭人悲情，遂说：“难得你会跷班，晚上我们一道去疯一疯吧！”谷成杰无言地点点头。

一辆白色跑车在山间小道上奔驰着，奔向滚滚红尘……* * * “嗝——一来，干杯……”平常滴酒不沾的艾玉恬，今天成了酒国豪杰，虽谈不上千杯不醉，今晚她少说也喝了十几二十杯了。

谷成杰再度摇着不知已是第几杯的调酒，望着她手撑头的模样，唇角不由得泛起阵阵笑意，难怪她会阻止他带她到 Pub 小酌一番，原来是她想喝个痛快，才会说买酒到她家或他家喝，省得违反了她酒后不开车的原则。

唉！恬恬，就只有今天，他不阻止她喝，因为他自己也……谷成杰将调好的酒递给她，自己也端起一杯。

“恬恬，干杯！”两只水晶杯在空中交会，响起一阵清脆的声响。

“阿杰……你好厉害……会调这么多种酒……嗝……前几次送你回来……还以为你酒橱里的调酒器具……只是装饰……嗝……”她笑着手比向他身后的玻璃橱柜。

“以前在国外学来打发时间的……呃，恬恬，你找人找得怎样了？有你妹妹的下落了吗？”先了解她这边的寻人状况，也该是他履行承诺的时候了。

艾玉恬又是挥手又是摇头说：“没有……统统没有……连个蚂蚁走过的痕迹都没瞧见，不知是对方故意掩饰或是我找的侦探社能力太差……嗝……没有……钱给他没有了……消息也没有……”她沮丧地扯了扯头发。

“恬恬，我来……我来帮你找。”“哈！帮我？我不相信……也曾有人说要帮我寻回妹妹……结果……呵……连个消息也没有……我不再相信别人……还是靠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嗝……”她的脑海中突然掠过一个模糊的男孩脸孔。

因为他的疏失竟让她无法再相信别人，他该如何挽回她对人的信任？谷成杰望着已醉倒，趴在桌面的艾玉恬，不知不觉地喝尽了摆在桌面的四，五瓶酒。

“恬恬，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失约没给你消息，而是……唉！提这些又能如何。”他走向她，“恬恬，醒醒……我扶你到房裏休息……”谷成杰勉强扶着她，踩着紊乱的脚步，将她摇晃的身子带到他的卧室。

“恬恬，你今晚在这儿睡，我到书房去，有事叫我一声，我就在隔壁。”他怜惜地望着她微酣的神情，嫩颊上的那抹晕红煞是惹人怜，他忍不住偷尝了口那片粉嫩，怕自己酒后乱性正欲抽身离去，却……“阿杰，人家好热……”她抗议的同时已掀开他帮她盖上的被子。

她小孩子的动作使他不由得笑了笑，随即转身走向冷气机调温度，正

欲再帮她盖上凉被，她却突然春光乍现，将自己身上的那件黑色洋装褪到胸口。

卡在身上的衣物让艾玉恬甚为不适，边是用力挣脱边是嘟囔道：“讨厌……好不容易凉了……怎么又……”看傻了眼的谷成杰瞧她不舒服，连忙向她走去，“恬恬，把衣服穿上，会着凉的。”他边说边帮她拉上衣服。

“不要啦！好热……”她推开他欲帮忙的手，又将衣服往下褪了数吋。

他不死心地伸手阻止她脱衣动作，一个不小心，他的手覆上她的胸，一股奇异的感觉突然蔓延在他和她之间……手掌度柔软的触觉使他原本秉持着非礼勿视的乌眸有了转移，她衣服底下雪白滑嫩的肌肤完全不同于脸部的自信光彩，皙白得有些柔弱，他一个闪神，她嫩白的肌肤又战胜黑色衣物些许。

“恬，你在考验我的意志力吗？”他紧抓住心底所剩无几的理智，动手将她的黑色屏障往上拉。

“不要……人家不要啦！”她使出难缠的五爪功奋力抵抗外敌，同时趁空隙脱掉那一层使她闷热的衣物。

两人四手激烈地抗战着，半空中突出一个黑色物体，而落在地面的却不止有黑色，还有白色的点缀。

眼前几近赤裸的胴体好象在对他招手，令他着了魔似地忍不住缓缓低首膜拜那致命的诱惑。

突来的一阵湿凉让她忍不住逸出呻吟，“嗯……好……舒服……呵……好痒……”她微张朱唇的性感着实骚动他的心，使他转移攻势直取那一片粉嫩。

失落许久的感觉再次重现，令她格外珍惜，不由得尽情响应他的索求。

她热情的反应更刺激他的渴求，在他灵巧的手法下，她与他之间的障碍物已荡然无存，肌肤相触的酥麻感，使他们心跳加速，呼吸更加急促，一股燥热迅速由他们蹦跳的心散发开来，血液里的酒精使他们俩皆排斥之间的空隙，促使两具赤裸的身子寻求唯一的密合。一场自然原始的律动在他与她之间展开……激情过后，她她力地昏睡过去，他则意犹未尽地盯着她，抚着她娇嫩的丽容。

“恬恬，没想到你儿时的童语竟会成真，当时你说要嫁我，我不过当你是亲人，想将你带入谷家……”他轻啄她的唇。

“一直把你当成亲人的我，未曾细究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感情，当你以成熟女人的姿态再度出现在我眼前，我印象中的女孩和已是成熟女人的你，更交错出我不曾发现的感情……”他怜惜地抚过她眉、紧阖的眸，顺着鼻梁滑过她的唇，轻抚着她的额。

“恬，我该如何交出我的情，如何破除上一代的恩怨？唉！若只有今夜，就让我拥你到天明……”谷成杰将她的身子搂进怀里，让彼此的心贴着心，祈望将自己的心意传达给她。

***浓密的睫毛眨了眨，艾玉恬逐渐由宿醉中转醒。

咦！这里是哪？她的视线由天花板缓移向身旁，突然映入眼底的脸孔使她心一惊，连忙捂住已到了唇边的惊吓。

他平日看起来冷峻、坚毅的脸，此刻却像个玩倦的大孩子，毫不设防地阖眼睡着，让人忍不住触摸他难得的柔和线条。

咦，自己在干什么？艾玉恬急忙缩回自己蠢蠢欲动的手，悄悄挪移自己

酸痛的身躯步下床。

“啊……”她急忙捂住不小心逸出声的唇，迅速望向身后的人，见他依然熟睡未醒，不由得轻拍自己胸口，霎时地想起自己尖叫的原因，连忙双手环臂拥着自己赤裸的身子。

怎么会这样！自己怎么如此放纵，竟让酒精主导了行为……天呀！他会不会认为她是个放荡的女人？艾玉恬每穿上一件衣服，就陆续回想起昨夜激情的片段，当她着装完毕，脑海里的拼图也已竣工。

临走前，她再次回首望向他那张熟睡的脸孔，“阿杰，我该如何是好？往后又该如何面对你……”伴着低喃声她轻轻阖上房门，瞥了眼酒柜前杯盘狼藉的吧台，叹了口气迅速离开这个让她昏了心智的地方。

艾玉恬首次在白天看到大厦管理员，她不禁庆幸马伯伯正低头看报纸，连忙轻移脚步快速通过。

阳光已悄悄透过云端撒向大地，耀眼的阳光敲开人们紧闭的眼皮，让熟睡中的人缓缓转醒，也让工作中的人及时醒来继续工作。

“还好，苦等了一夜，总算有了成果，虽然只拍到她的背影……加上昨晚的侧面，呵！应该可以交差了……”大厦旁的花圃前站着一名外表甚为平凡的男子，他小心翼翼地将相机收进袋子里，喃喃自语道。

***一种持续不断的声响直扰谷成杰的好梦，使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倏地，他双眸一张，大手直扑向声音来源处——一个电子式的闹钟，除去扰人的骚动，他直觉地望向身旁的空位。

“咦！恬恬人呢？”他迅速掀开凉被跳下床，穿上衣物走到客厅，却空空荡荡寻不着她滞留过的痕迹，似乎仅有吧台上的空酒瓶及那两只酒杯能证明她昨夜来过。

“恬恬，怎么不喊醒我？你是以何种心情离开的……”他走向卧室坐在她曾躺过的床铺上，缓缓低首将整个脸埋入她躺过的枕，深深吸取她残留在枕上的芳香，让她的气息充斥他整个肺，突一个抬头，电子闹钟所显示的时间让他有了决定。

“恬恬，不要拒我于门外，好吗？”谷成杰迅速走出大门，奔向艾玉恬可能去的几个地方。

7

“砰——”谷仲忍气呼呼地将杂志飞摔出去，“可恶！这是什么报导，竟说阿杰疑似招妓……这个阿杰到底在搞什么鬼！在国外他是行为端正，乖得有点离谱，怎么一回来却绯闻不断，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他手掌愤而用力击向书桌。

“不行，不能再让他这样胡搞下去。”突地站起身，一抹悲伤神情悄然浮现，他低喃说：“再这样让他胡搞乱搞下去，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大嫂……”谷仲忍紧握的拳头突然一松，随即有了行动，拿起话筒拨了一组号码。

“喂，陈律师吗？我是谷叔……嗯……是这样的……”他决定请律师警告那家频频报导他侄子绯闻的杂志社，对于杂志社的毁谤报导。他暂保留法律的追诉权，打算若再让他瞧见相同的报导，凭他这些年在商场上学的手段，

没搞垮它也会买下它，毕竟以“谷氏”雄厚的财力。对付这种小杂志社绝对绰绰有余，用不着花多少力气的。

随后，谷仲忍又播了通电话。“我不是……谁是恬恬……算了，你不说我也不勉强……没关系，那是你个人的私事，只要不影响到‘谷氏’的名誉……是这样的，我打算在老宅那里办一场家族聚会，就在这个周末……不行，你一定要到……毕竟你现在算是谷氏家族的领导者……来不及了，我已将帖子发出去……嗯……晚上七点……”在电话线的另一端，谷成杰垮着脸无奈地说：“好，周末我会赶到……嗯，拜拜！”他盯着已挂妥的话筒，深深叹了口气，刚才专线响起时，他误以为是恬恬听到了他在大哥大的语音信箱里的留言而回的电话，没想到却是叔叔打来的，有了前几次的经验，他敢打包票，这回名为家族聚餐的宴会铁定又是相亲大会。他真弄不懂为何老人家们，总是爱操心晚辈的婚姻大事。谷成杰又吁了口气低喃说：“恬恬，你到底去哪了？这回的宴会……你能和我一道去吗？”他由衷祈盼恬恬能听到他的邀请，自从那夜醒来，已经三天了，却都没她的消息，游泳池、面店他一天去两趟，电话则每隔两个小时播一次，但却连点音讯都没有，谷成杰失神地望着窗外的飞鸟，喃喃道：“鸟儿，可否帮我寻到恬恬，恬恬难道你也要像鸟儿般飞离我吗？”飞鸟渐远的景象使他心底的失落感更加沉重。

***自她北上求学这十年来，她头一回容许自己休这么长的假，将她的生意摆两旁，心情放前头……“唉！休了这么多天假又如何？心情愈理愈糟，还不如让工作麻痹自己的胡思乱想……”艾玉恬将衣服一一折进背包里，自那夜醒来，她回到家立即抓了几件换洗衣物，随便买了张火车票，她人就来到了台中，回到伴她成长的孤儿院。

“叩——叩——”“请进——”“玉恬，不多住几天吗？”“不了，休息这么多天也该够了。”艾玉恬扣上行李，回头望向目光慈祥的院长，笑笑说：“我若再住下去，别的小朋友会抗议我抢了他们的床位。”“放心，自从有‘谷氏’的定期捐款，这里大都会固定保持一定量的空房，以备不时之需。”她露出一抹和霭笑容说：“倒是你，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紧，有空多回来玩玩。”

若在外遇到不顺心的事，不要忘了这里有个家可以让你依靠。”艾玉恬眨了眨睫毛，将到了眼眶的热液再赶回去，她唇角扬起曲线，领首说：“会的。院长，谢谢您。”她展开手臂拥住把自己一生都贡献给孤儿的院长，她轻轻抚过院长早已花白的发丝，承诺说：“院长，您要好好照顾自己，以后我会常回来探望您，我希望回来看到的您，依然是身子骨硬朗的院长，好吗？”“傻孩子，”院长话锋一转，转移话题说：“玉恬，看我又差点忘了，刚才有一个离开这里有段时间的院童，回来询问他以前那几个死党的下落，被他这么一问，我才想起好象是你高职毕业的那一年吧！你还记不记得有个叫小杰的男孩，就在那年，他曾回来找过你，可惜那时我手上恰好没有你的联络资料，小杰只好带着失望到国外去了。”她叹了口气，又说：“那一年院里正值多事之秋，院里的小朋友几乎全病了，这一忙，就忘了将那件事告诉你。”“没关系，我都快忘了自己曾认识过这么一个人，若有缘，以后总是能再见面的。”艾玉恬拍拍院长的肩，说：“时间差不多了，我该到车站，对了，院长，这是我大哥大的号码，您若有事找我，当其它电话找不到我时，可以试着拨这个号码，这是老板他暂借我用的，所以我也不确定能用到何时。”她将一张抄有电话号码的纸条递给院长。

“嗯，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是的，院长。”艾玉恬向她行了个童

军礼，随即转身离开孤儿院。

“院长，有您的电话。”义工小珍的呼喊声打断院长不舍的目送，她急忙走往办公室接听电话。

“喂……小杰……是你……哎呀！玉恬刚刚才离开这里……嗯……对了，这次我可以告诉你玉恬的联络资料，我先念一组大哥大的号码给你，刚刚我才看她把大哥大收进背包裏，号码是……”她推了推老花眼镜，逐一念出她刚拿到手的资料。

***“铃——铃——”“怎么这么快？我才刚开机没多久，它就响了……会不会是院长在试拨？”艾玉恬连忙从背包里挖出响个不停的大哥大。

“喂……喂……是你！有事吗？”她望向车窗外呼啸而过的风景，电话里传来的讯息使她不禁眉头紧蹙，“嗯……阿杰，我现在人还在台中，才刚要前往火车站而已，我怕晚上赶不到……嗯……我一定得陪你去吗……嗯……好吧！老板是你不是我……本来就是呀！你直接说……我们在哪碰面…：嗯……好，我一到台北直接赶到杰尼那里……不、不用了，你不用来接我，我记得地点。我直接搭出租车过去就行了，反正可以报公帐，不是吗……Ok！拜拜！”艾玉恬连忙关机将电话塞入背包最底部，她没料到已关机数天的大哥大，才刚开机就接到他的电话，听他的口气，好象不记得那夜的事，说话的方式和以前相同并无差别。

“难道他真忘了他对我……否则。他怎么依然是一副‘我是老板’的态度，还是，男人都是这样的？”艾玉恬望着前方的台中火车站，心里挣扎了一下。心不甘情不愿地迈开脚步，朝充满未知数的旅途前往，浑然不知台北有场惊宴正等她莅临。

***一路上他未发问，她也没开口，直到他们俩下了车，他却带领她走向与主屋相反的方向。

艾玉恬好奇的本性才打破他们俩之间的沉默，“阿杰……你不是说有宴会吗？怎么往这里来了？”她停下脚步不愿再前进。

“放心，我不曾把你给卖了。你看看前面……”谷成杰手比前方说：“那里不是有间亮着灯的玻璃房吗？”“嗯，看起来有点像是花房。”艾玉恬领首答道。

“那里就是这次宴会的地点，以往只要是超过三十人的宴会，都会在那里举行。自从我父母他们将主屋内部重新翻修。为了能给我一个安静的居住环境，就顺道盖了那间玻璃房。”他神情黯然地吸了口气，又说：“由于那间花宴厅……呃……就是那间玻璃房，它里头结合花房与宴会场地的设计，颇得客人好评，所以谷氏的一些长辈倒也没传出抗议声，毕竟这里是谷氏租先留下来的地方。”艾玉恬恍然大悟地点点头。“原来如此……我还以为……”她突然收口笑了笑，心想，还好不是他要找个地方和她谈那一夜的事，看来他八成忘了那被他们俩酒后乱性的事。

“恬恬小姐，我们可以走了吗？”“Ok！”艾玉恬大方地挽住他伸来的手臂，心底有了他若没提，她也不说的打算。

***艾玉恬不由得佩服阿杰设想周到，若不是他有先见之明，让她先到杰尼那里改造一番再来，这会儿她可能只够格当串场的服务生。

奇怪，这一眼望去怎么年轻女性居多，而且个个打扮得像是要参加国宴似的，一个比一个端装。阿杰不是说，这是一场家族聚会吗？怎么会，难

不成谷氏家族是以女性人口居多，艾玉恬神情疑惑地朝身旁的谷成杰望去。

果真如此！他无奈地抿了抿嘴，“看来我叔叔是怕我娶不到老婆，才把社交界的名媛全找来了，怎么样？特助，帮我过滤几个吧！”他以戏谑的口吻回答了她的疑惑。

一股失落感突悄然啃咬她的心，在她未理解自己心情突然低落的原因前，已先脱口说：“既然是选美大会，你就不该找我陪你出席，免得众家美女乱吃飞醋，一气之下，你的秋香说不一定会提早离席哟！”“是吗？那正好，反正我又不是唐伯虎，要秋香有何用，更何况我是一个忠于原味的人，心底有了人，就再也容不下其它人。”他别有深意地望了她一眼，又说：“你呢？你是否也是一个忠于原味的人？”他的那一瞥让艾玉恬的心跳突然加快了几千，她连忙收敛心神说：“你说呢？”“这个我们以后再讨论，先陪我演一出戏吧！特助。”“嗯，什么？‘老板’您刚才有吩咐我帮你做什么吗？”她故意装蒜，不愿蹚这淌浑水。

“拜托啦！恬恬妹妹，难不成你真想双手奉上我这只‘羔羊’，将我推入虎口。”他故意挤眉弄眼，装成可怜兮兮的模样。

“好吧！但是你不能做得太离谱，否则我会向你索取高额的精神损失哦！”她嘟起双唇，勉强答应他的请求。

“嗯。”他用唇烙下了他对她的保证，乘机回味他这些日子来的思念。

这家伙！怎么说开始就做了，让她连点儿心理准备都没有，现场陆续传来的惊呼声，让艾玉恬及时拉回理智，试着推开他愈来愈贴近的胸膛。

原本想加深这一吻，却因瞥到正往他们这里走来的叔叔只好作罢，谷成杰将唇移到她的耳畔，轻声说：“恬……媒人公来喽！”“Ok！”她也学他，在他耳边轻吐气息。

***愈接近他们，谷仲忍愈肯定杂志上指的那名女子，就是他侄子带来的那位客人。难道那则报导是真的，她真是他侄子的情妇，可是她看起来像是个好人家的女孩呀！但她那一身黑丝绸礼服，使她看起来就像是照片里那名身着黑色洋装的女子，他不由得暗自祈盼是自己老眼昏花看错了人，否则，阿杰就真的太荒唐了！

“阿杰，你怎么这会儿才来？走！我带你去认识几个朋友。”为避免节外生枝，谷仲忍急欲分开他们俩。

“叔叔，你不是说，这是家族聚会吗？”趁他叔叔愣住的空档，他又说：“叔叔，我来介绍一下，她是……”“阿杰，你先和我过去一下，待会儿再介绍。”谷仲忍不愿听到可能是他猜测的事实。

“是呀，阿杰，你就先和谷叔叔一道过去吧！我会在这里等你的。”艾玉恬不愿让长辈为难，遂帮腔劝道。

谷成杰耸了个肩，无奈地说：“好吧！恬恬，你如果饿了，先去吃些东西，不需苦守在这里等我，无论你在哪个角落，我都能寻得到。”“嗯。”她笑着领首。

谷仲忍瞧侄子已有软化的迹象，二话不说径自拉着他的手臂朝人群走去，“阿杰，今晚你给我张大眼睛好好的看，赶快挑个对象定下心来，省得在外面胡搞乱弄，连情妇都带来了，唉！你这孩子怎么变成这样……”谷成杰一脸莫名其妙地听着叔叔的叨念，正想问清楚他话哀“情妇”的意思，迎面却来了一群娘子军。

艾玉恬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轻叹了口气，“有钱人都是这样子，眼睛往

上瞧的吗？眼底完全无我们这种市井小民的存在吗？”她耸了个肩，朝旁边的餐台走去。

“你看就是那个，穿黑色礼服的那个。”一阵惊呼声突然从窗户边响起。

“哎哟！瞧她那副穷酸样，好象多久没吃似的，难怪只够格当‘谷氏’总裁的情妇。”“可不是吗？这个谷成杰也真是的，那种女人带到小套房玩玩也就算了，还敢公开带来这里亮相，不怕又被登到那本八卦杂志里。”为了避开那群长舌妇，艾玉恬端起盘子换到另一个角落享用食物。她心想，自己到底招谁惹谁了，这里的食物不就是要给人吃的吗？怎么才盛了一盘就有闲话传出，而自己又何时上过杂志，成了阿杰的情妇……“噢，不会吧！有那么巧吗？那一夜……被狗仔队逮着了吗？”她秀眉齐拢细想那天情形，“应该没有呀，没有什么鬼鬼祟祟的人呀！奇怪……”她又想了一会儿，最后宣告放弃，决定先动手填饱肚子再说。

“好吃吗？”“噢？阿杰，你怎么那么快就过来了？”艾玉恬双眸不解地望向她身旁空位坐下的谷成杰。

“趁空隙溜过来的……你这儿沾了点酱。”谷成杰就近吻去她唇角沾到的沙拉酱，趁她尚未反应过来时，随即拉起她走向出口处。

“你……你……阿杰，你怎么带我出来了？”她原想质问他为何偷袭她，却因他的临时起立改了方向。

“我？我当然是带你出来透透气呀！免得你被那一屋子的醋味给熏晕了。”他戏谑地答道。

“你少自往脸上贴金了，真不害臊！若非今天这场宴会只有你这位年纪较轻点的男士在场，哪来那么多醋？呵，你瞧！若眼神能杀人，我可能早被碎尸万段了。”她用下领比了比他身后的那一片玻璃墙。

谷成杰移了移身子，心想，既然里面的人这么爱偷窥，就让她们看个够，“恬恬，上戏了。”他唤回她的注意力，未得到她的首肯，即以他的唇轻就她的，趁她尚来不及反应之际，他已成功登陆，汲取她口内的芬芳。

她因他突来的热情呆住了，待她回过神正欲推拒他的攻势，心防却被他攻陷，不由自主地响应了他，浑然忘了花宴厅里的那群观众。

只见隔着玻璃假装欣赏外头风景的聚娘子军们，当她们窥得路灯下正上演的香辣画面，个个皆咬牙切齿拂袖而去。

谷成杰首先恢复理智，用手指轻抚过她略微红肿的唇，“走吧！我带你去瞧瞧我以前的家，我好久好久没回家了。”他搂着双眸依然泛着迷情的她，缓缓走向主屋。

***随着室内灯光由暗转亮，艾玉恬双眸也为之一亮，深受室内的原木建材所吸引。

挑高的客厅中，除了有大片落地观景窗，还有一间以帐子门为区隔的和室房，和室房里其中的两面墙皆是方格子落地玻璃，白天若在和室房品茗，望着户外绿意盎然的景致，一定会有在深山林内泡茶的感觉。

“阿杰，这些是什么木头？”她的视线再度转移到客厅。

“印象中，好象大部分都是用桧木……那时刚整修的，木头味道远很重，我好奇地向父亲说：‘这是什么味道？’他好象就是回答桧木吧！”谷成杰乌眸闪着缅怀过往的神采，轻轻抚过木质墙壁。

“上面也都是吗？”她比了比楼上。

“嗯，走吧！我们一道去瞧瞧，印证一下我脑海里的记忆。”他像个活泼

的大男孩似的，拉着她的手直往楼上走。

屋子的二楼有一间琴室、小书房，及一间宽敞的主卧室，三楼则有两间卧室，小书房，四楼则是大书库及视听室。

“天呀！阿杰，你们简直可称得上是书香世家，不但楼下每间卧室都附设一间小书房，这里更是个小型的图书馆。”艾玉恬快速浏览这里的藏书，发觉这里不仅单有财经书籍，举凡文、史、地理、宗教、医药类都至少有一整柜的书。

“就是有这些丰富的藏书，所以养成了我爱看书的习惯，每天总得翻个几页书才得以入睡。”他都快忘了沉浸在书海中的感觉。

艾玉恬脑海里突闪过一个小男孩手捧书的画面，她吁了口气说：“我大概能想象得到，童年的你手捧书的模样准是小书呆一个。”她借故调侃他，以赶走心底突然复活的记忆。

“哦，我会是那样的吗？”他无从得知她的想象图，是否就是因当年的他连想而来的。

“铃——铃——”谷成杰反射动作地接起对讲机。

“喂……嗯……好，我就下来了。”望着已挂妥的话筒，他不由得讶然失笑说：“刚刚我竟恍如回到幼时，在这里看书看忘了时间，母亲她……按对讲机催我下楼。”可惜话筒里传来的声音，让他的幻想如泡沫般。一下子就破灭了。

艾玉恬但笑不语，她了解他的感受，不禁羡慕他拥有比她多的童年回忆。

“走吧！我叔叔在楼下等。”随着开关声一一响起，他们俩曾走过的足迹又逐渐回复原来的黑暗。

*** “叔叔，你怎么这么快就找到这儿来了？”谷仲忍瞟了眼映在落地玻璃的人影，深深叹了口气才转过身说：“人都走光了，难道还要我留在花宴厅清洁场地不成？”他没好气地瞪了他侄子一眼。

“叔叔，我没那个意思，我怎么敢劳烦你做那种事。”谷成杰堆起笑脸欲化解他叔叔不悦的神情。

“哼！做什么事？做自讨没趣的事吗？耗费心思帮你办了这么一场宴会，结果你这个主角不但晚到还早退，这成何体统。”谷仲忍板着脸训话，丝毫不理会艾玉恬。

谷成杰神情无奈地说：“叔叔，这你也不能怪我呀！每一回你都假借各种不同的名义拐我出席一些相亲餐会，所以我才……”“才……才怎么？”谷仲忍打断他的话，直截了当说：“既然你不愿我再安排这类的餐会，那你就挑一个吧！看是要选前两次的，或是今天你有看中意的人选，你也老大不小了，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再荒唐下去，否则将来我该如何见谷氏的列祖列宗，更不敢面对大哥，大嫂他们。”他有意无意地睨了眼艾玉恬。

谷成杰保护似地搂住她的肩，他瞥了眼她那脸莫名的神情，又看了眼叔叔含有指控意味的眼神，早已在心底发芽的想法逐渐快速成长茁壮。

“叔叔，是不是只要我赶快挑个人选定下来，这样你就安心了。”“没错。”“既然如此，我就选她当我的妻子。”他将艾玉恬推站在他前面，又说：“小艾是我在公司里的特别助理，工作能力有目共睹，所以有她当我的妻子，叔叔你应该没有理由不赞成，无论如何，我今生的新娘就是她——艾玉恬。”他深情地望着她的错愕。

谷仲忍没料到自己才故意逼侄子几句，就造成这样的后果，更没想到那名女子会是侄子的特别助理，“这……你……”他一时间实在想不出有何反对的理由，毕竟他并非嫌贫爱富的拥护者。

“既然没有反对的声音，那我和小艾先走了，再见喽！叔叔。”谷成杰趁大伙儿尚来不及响应他突扔下的炸弹，拉着她快步逃离现场。

***一路上，他没再开口，她也没问他刚才为何拿她当挡箭牌，只因他们正行驶在暗夜山路上，艾玉恬怕她一开口，就会将心里愈发加深的怒气发飙出来。

她不知他为何对谷仲忍这样说，难道她真只是他工作上的伙伴而已吗？那他之前……没错，回想他之前找她全是为了公事，没有一次是因私人因素找她，除了那一夜，但谁又能得知他不是为了解排解思友的愁绪才顺道找上她，说不定那时他若没在中途遇到她，他也会去找别的女人，呵！他还真物尽其用，把她压榨得彻底。

想到这里，艾玉恬唇角不由得泛起一抹惨笑，她不知为何心里有种说不上来的物质缓缓破茧泄出。

谷成杰双眸专注路况之余，还不时偷瞄她的反应，瞧她神情由怒转悲，他悬在半空中的心不禁愈荡愈慌，连忙加快速度朝上回他们观看夜景的地点前进。

相同的景致，心情却不同于上回，艾玉恬待他熄火尚来不及下车即开口说：“为何拿我当挡箭牌？”冰冷的语气丝毫听不出她心底的怒意。

该来的总是要来，谷成杰吸了口气以沉稳的语调说：“恬恬，你讨厌我吗？”“No，但也谈不上喜欢。”她抿抿嘴双手环臂，心想，他这个问题和他问他的事有关联吗？他咧嘴笑说：“这样正好，反正现在的社会人人都在大谈自由恋爱、结婚，可是离婚率却节节上扬，”他顿了一下，又说：“现在不是流行复古吗？我们俩正好搭搭复古列车，先结婚再培养感情，除非你有男朋友。”“时间都被你压榨光了，哪来的空闲交男友，咦，我才问你干么拿我当挡箭牌，你就当真了呀！”她不可置信地望向他，黑暗中，她隐约从他双眸瞧到一抹坚定。

谷成杰没理会她的抗议，径自将心里拟好的说词说出，“既然你没有男友，我也没感情的羁绊，为何不给彼此一个机会呢？”“喂！你该不会当真……”“是的，艾玉恬小姐请你嫁给我。”他以慎重的语气向她求婚。

“你……你……”艾玉恬被他突如其来的求婚吓呆了，她以为先前他只是拿她当挡箭牌，却没想到这是真的。

谷成杰加强游说：“如果你嫁给了我，你不但不用再拚命赚钱，而且我也会帮你寻找你失散多年的妹妹。”“咦！你怎么知道？”“那一天，你喝醉酒时说的。”他怜惜抚了抚她的颊，又说：“你当真以为我忘得了那一夜吗？”“我……”天呀！原来，他从头到尾都记得，那他会不会是……“你……该不会是为了表示负责才提结婚……”她问出心里的疑惑。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你以为我会有那种负责情操吗？”为了怕她不同意，他只好故意这么说。

“哼！谁要你负责。”一股莫名的怒气突然浮上心头，她心想，虽然她并未要他负责，但是他怎么可以这样说，好象那一夜只是一场游戏。

“既然你、我都有此共识，我们又男未婚女未嫁，而且从此我可以落个清静不需天天赶场相亲，而你能落个清闲不需再奔波劳碌……”他吊儿郎

当的语气一转，改而动之以情说：“自我双亲走了之后，我心底一直有个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在老宅那儿重见往日家庭欢乐，所以当我回台时，我并未搬回老宅住，只因不愿那儿沾染了孤寂的气氛。我希望那里自始至终都保有浓厚的家庭气息，而家庭的形成不就先要有夫与妻吗？难道你不想拥有一个家吗？”他的询问揭开了她藏在心底积压多年的欲望。可不是吗？有哪个孤儿不希望有个家可以回呢？自己努力了多年却依然没有个“家”，突如其来的无力感如潮水般瞬间淹没了她，“好吧！我答应你的求婚。”闻言，谷成杰神情激动地搂住她的肩说：“我不会让你后悔这个决定。”话锋一转，他又笑着说：“就算你不同意也不行，因为我对你不负责并不代表你也可以这样，我苦守了三十多年的清白都被你夺了，你当然得负责嫁给我喽！”他试着化解她脸上的无奈。

哼！到底是谁欺谁、谁负谁呀！艾玉恬吐了口气，由衷希望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

“婚礼呢？你希望何时举行，”他打铁趁热，盼能早日娶得美娇娘。

“秋天吧！”她打算先将这一档夏季拍卖卖完再换另一种生活。

“噢！还要等到秋天……不行，婚礼可以依你，但是明天我们先去公证，”瞧她一脸不依，他又下了剂猛药说：“若你不答应，那我不让你卖完这一季。”这家伙！竟拿她的弱点下手，艾玉恬叹了口气说：“好吧！明天的事依你，但是婚礼得等到我适应了婚姻生活才能举行。”他为难地看了她一眼，她眼底闪过的那一抹梦幻，使他及时想起女孩子对婚礼的重视，“好！等你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我们再办一场风光的婚礼。”他轻啄她的发，温柔地搂着她的肩，她则放心地依偎在他的胸膛上，一股契合的气氛漫游在黑暗中。

8

艾玉恬低首抚了抚身上穿的米色礼服，这是他送她的第一套应酬用的制服，虽然他希望她能穿结婚礼服，却因她的坚持而作罢。其实她不过是想等到正式婚礼那天，自己的身心都能理所当然地穿上那袭白纱时再穿。

谷成杰轻握她的柔荑助她步下车，当他瞧见证人们都已在法院大门前等候，他反而放慢速度，挽着即将成为他的妻的手朝大门前去。

“噢！院长，你怎么……”她的惊呼声及时被他打断。

“院长是我请她来的，我想你一定希望有个亲人在场，所以才……呃……我订的时间快过了，我们先进去吧！”谷成杰故意瞄了眼表。

“哈！谁教你结婚结得那么急，害我只能帮新娘子做简单的造型。”杰尼乘机调侃，以报好友搞乱他的行程表。

“好了好了，你们这些孩子，再闹下去就误了良辰，走吧！”谷成杰不禁感谢院长及时发挥她管教院童的本领，“遵命！”他行了个童军礼，率先挽着新娘子步入法院大门。

经过简单而慎重的宣誓，当谷成杰他们一群四人再度站在法院大门，其中两人身分已截然不同。

“真快！才几分钟，阿杰你已是有妻室的人，而小艾……你也已是有夫之妇了。”杰尼笑着说道。

谷成杰拍了拍他的肩说：“怎么！你也动了凡心想成家了吗？”“你饶了我吧！”杰尼摆出一副敬谢不敏的神态。

“时候到了，该来的就会来，就像……”“院长，你不是还赶着回台中吗？我请杰尼送你到车站。”谷成杰急忙打断院长未说完的话，怕她不小心说出了他的身分。

她牵起艾玉恬的手让谷成杰握住，笑着望向他们说：“嗯，你和玉恬要好好相处，彼此要包容对方的优缺点，用心经营你们的婚姻。”“院长，谢谢你的教诲。”艾玉恬语气有丝感伤，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真能做到如院长所教的，毕竟她和阿杰的婚姻并非建立于爱的基石上呀！

“院长。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恬恬的。”谷成杰话锋一转，改望向站在一旁的好友，“杰尼，麻烦你帮我送院长到车站，好吗？”“Ok！我正好顺路。院长，就委屈你坐我的车喽！”杰尼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什么委屈，是我麻烦你才对……那我先走喽！”她又望了眼这对新人，随即转身和杰尼离去。

“院长，保重！”艾玉恬依依不舍地对着逐渐远去的院长猛挥手。

谷成杰紧紧握住她的柔荑说：“恬恬，有机会我们一道到台中看看……院长。”他差点说出“我们以前住的孤儿院”的字眼来。

“嗯。”他们俩相视点了点头，手牵着手步下阶梯，走向问题的开始。

*** “糟糕！我忘了最重要的问题。”艾玉恬望着自己睡了六、七年的床铺，突然想起她忘了和阿杰讨论日后生活细节的问题。

“唉！都走到这一步了，只好看着办喽！”她耸了个肩，开始动手打包行李。

法院公证后，艾玉恬和谷成杰相偕到餐厅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席间两人达成共识，决定搬回阳明山谷宅，展开他们新的生活，遂饱餐后各自回家打包行李。

“每件东西都对我很重要呀！要如何抉择，才能达到阿杰说的，只收拾常用的物品就行了，唉！管他的，反正又没多少，全装箱算了。”她又黏了两个纸箱，将剩余的物品一一装入。

“Ok！总算收拾好了。”艾玉恬环视这闲空荡荡的阁楼，不由得感叹说：“几乎和当年搬进来时差不多，只多了一张床垫、一个折叠式衣橱，还有那一床寝具，呵！活了二十多年，我的回忆竟只有三箱……”她笑着望向摆在脚边的那三箱行李。

“罢了，就带这三箱走，那几件家具似乎不适用于那栋房子。”她脑海里不由得浮起自己这几件家具摆在那栋超质感房屋的情景，“呵，看来是格格不入，那我呢？”艾玉恬用力甩甩头，不敢深思这个问题，她开始动手将箱子搬下楼。

“咦！艾姊，你怎么在搬……搬家吗？”一位理平头，年约十九岁的男孩急忙奔向前，接下艾玉恬手上的纸箱。

“谢谢你，阿弟，以后楼上的阁楼就让给你和小弟住，你们俩就可省下在外租屋的租金，多存点钱好还助学贷款。”艾玉恬边说边揉发酸的手臂。

他因突来的好消息而呆了一下，才说：“可是，艾姊，那你呢？”“我当然住我老公家呀！呃，忘了告诉你，我今天和阿杰上法院公证了，过一阵子，等我们举办正式的婚礼才会对外宴客，到时候你和小弟一定要来参加哦！”她笑着公布自己的喜讯。

“艾姊，你昨天回来时，才说你就要结婚了，今天却已经公证，天呀！你们这些大人手脚还真快！”阿弟不可思议地望着他的老板。

“呵！没办法，我老公怕我跑了。对了，阿弟，这两天的面线你试着煮煮看，就按照我昨晚教你的步骤，趁你放假这段时间好好磨磨手艺，或许将来有机会，我们可以多开几家‘阿婆面线’，你和小弟的生活也能较宽裕些。”她瞧了瞧他身后，又问：“咦！”

小弟，今天怎么没来。”阿弟被一连串的喜悦震得都快说不出话，勉强结巴说：“他明天还要……联考。”她抿嘴笑着说：“伤脑筋，看我都忘了，这样好了，今天面店休息一下，你利用今天的空档收拾行李，改明个儿等小弟考完了，你们就搬进来住吧！”“呃，好，谢谢你，艾姊，那我回去喽！”他红着眼眶鞠了个躬，随即转身跑”了出去。

“唉！苦命的孩子。”艾玉恬望着和她同为孤儿的阿弟，不由得感触良多，想当年，若她有他这么大的年纪，或许自己也能带着妹妹浪迹天涯吧！

“咦！门怎么没关好。”谷成杰的声音使陷入回忆泥沼中的艾玉恬有了生机。“阿杰，你来了呀！”艾玉恬以一种期盼的眼神望着刚走进来的他，或许，他真能帮她寻到妹妹吧！

“等很久了吗？是这三箱吗？”谷成杰笑着比了比地面的箱子。

“嗯。”一个轻声回答道出了她多年的等待，等着有个亲人相伴，有个人能分担她的重担。

他接着她的肩轻道：“抱歉，我来迟了。”随之，他语气满溢归乡游子的迫切说：“走，我们回家吧！”他和她联手将行李一一搬上车，载着满车的行李朝阳明山驶去。

***没想到才隔了一夜，自己又再度踏入这里，不是以客人的身分来参观，而是以女主人的身分住了进来，艾玉恬心有所感地望着这间原木客厅，心里总觉得很不踏实，仿佛这一切只是个梦境，而自己则只是梦里的灰姑娘，身着魔法变来的礼服，来此游玩罢了。

“呵！不对，豪华礼服我早已换下，那梦……怎么还没醒呢？”她低头看了眼身上的休闲服，衣服上满布灰尘、污渍。

“恬恬，你的行李我帮你放在二楼的卧室里，你要不要先上去冲个澡？今天你也真够累的了。”谷成杰走下楼，准备再到车上搬行李。

“你呢？”“我去搬我的行李进来。”艾玉恬点了点头缓缓步上楼，走进放有她行李的卧室。

“咦！主卧室……”她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打量这间宽敞的卧室。摆在中央的那张大床显得格外刺眼，若换作平常她一定会欣赏那间利用挑高格局多隔出来的休憩室，可惜她这会儿心头被那个问题压得快喘不过气。

她深深吸了口气，“先不管它，到时候水来土掩，谁要自己没事先和他沟通好。”她连忙动手自纸箱中挖出一套休闲服，抱着休闲服赶紧冲进浴室里，暂时逃离这间看似宽敞却令她倍感压迫的空间。

历经按摩浴缸、烤箱的洗礼，当艾玉恬再次踏进主卧室，已是两个钟头以后的事了。

“奇怪，怎么依然不见他的东西呢？”她放下拭发的浴巾，打算到楼下一探究竟。

“嘎——”才刚拉开门，他的脸孔赫然映入她眼底。

“恬恬，你好了吗？我正要叫你下楼用餐。”谷成杰咧嘴一笑，擦过她的

身走进去。

望了眼卧室说：“还好吗？有没有哪坏了？这里我已经很多年没回来，平常都靠陈伯打理这里。我已经请陈伯多找一、两个帮手，再过两天，这里又能恢复往日的状态了。”艾玉恬咽了口水说：“呃，你行李都搬好了吗？”“嗯，我早搬好了，你没瞧我神清气爽，已换下脏衣服了。”顿了一下，他又说：“而且本大师已备妥食物。就等着你下楼品尝一番咧！”“咦！你手脚真快，连晚餐都做好了。”她朝他笑了笑，鼓起勇气问说：“你的行李呢，怎么不见你的东西呢？”瞧她局促不安的模样，他终于知道她为何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洗澡了。

谷成杰笑着说：“为了重温童年旧梦，我暂时睡在以前的房间，或者……你需要有个伴儿。”“不用了！呃，我是说这样的安排很好，正好让我们慢慢适应彼此的存在。”卸下心头重担，她终于能享受置身在此的美好感觉，大方地挽起他的手催促说：“走喽！我们快下楼吃饭，我可要尝尝你的手艺是否比得过我。”他顺手开了灯，阖上门，暗自期盼这段适应期能早早结束。

***翌日，当谷成杰特别起了个大早，打算替自己和恬恬准备早餐，却见厨房已有人抢先使用。

“恬恬，你怎么这么早起，昨晚你不是为了整理房间忙到满晚才睡的吗？是睡不习惯吗？”他帮忙将煮好的粥端上桌。

艾玉恬洗好锅具，将最后一道小菜端上桌，才说：“我不会认床，反而是因为睡得太舒服，所以只需几个钟头就睡饱了。”“喔，一般人不都会赖床吗？怎么你却因睡得舒服反倒是早起。”他盛了一碗粥递给她。

“谢谢。”她将粥接了过来，笑说：“你没听说过，愈是有成就的人睡眠时间都愈短吗？所以我为了成就一番事业，当然也要效仿古人喽！”“哦，是吗？”瞧她一身俐落打扮，他不由得脱口说：“我看你八成是赶着去成就你的地摊事业吧！”“呵！真是知我者阿杰也，宾果！被你猜着了。我是想，我的假都快休完了，货品却还剩一堆，所以找打算趁最后这个礼拜将东西拍卖掉。”她眼神夹杂着些许的不确定望向他。

“哦，你打算再去摆地摊，”他放下碗筷，绷着脸说：“难道你是怕我养不起你。”“不、不是，我没这个意思。”她急着解释。

“呵！我知道，瞧你急着……”他戏谑的表情转而正经说：“恬恬，你有必要亲自拍卖吗？或许你可以将货转卖给同行，我记得你摆地摊那附近，好象还有两家相同性质的地摊，我想他们若得知能少掉你这位强敌，一定愿意买下你全部的存货。”“这个……”艾玉恬心想，他说得也有道理，若自己动手拍卖铁定会再剩个几件货品，“好吧！我试试看你提的方法。”话锋一转，她改问：“阿杰，那我这个礼拜怎么打发？可以提前销假回公司上班吗？”

“恬恬，好好放自己几天假吧！想想你有多久没这么轻松的休假，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购物乐趣或者上杰尼那儿享受他们的全套服务，只要你不要把我一个人丢在台北，自个儿跑去玩就打了。”他突然站起身走向客厅。

可是她前些日子才休过假的呀！虽然心情没能像现在这般轻松，唉！算了，就听他的，咦！他人呢？艾玉恬这才发现坐在她前面的人不见了，正想站起身找他，他恰好走了进来。

“这几张附卡你先拿去用，想买什么尽量买，若不够，打个电话告诉我，我会要银行提高额度，过几天等你专属的白金卡下来，就不会有这种困扰了。”谷成杰将手里的卡全递给了她。

“这……”艾玉恬目瞪口呆地望着放在她手里各式各样的卡，“你哪来这么多卡？”她大略数了一下，这堆卡少说也有十张以上。

“呃……前些日子办的。”总不能告诉她实情，说是自他回台港后，只要有银行主动帮他办信用卡，他都顺道办了张附卡要给她，只是苦无恰当时机可拿给她使用。

“咦！怎么如此快速，当真是特权至上吗？”“不谈这些，快点吃吧！你煮的粥都快凉了。”他赶紧转移话题，怕再谈下去会被她挖出实情。

“嗯。”直到出门前，谷成杰才又再次交代她要尽情采购，未了又保证说，等他将公事处理好，会安排个假期和她一同度假。

“真的要去吗？”艾玉恬内心为了“是否要用他的钱？”这个问题挣扎了一个上午，“或许，他认为我的衣物太寒酸，会是这样吗？”这个想法让她牙根一咬，拿起他留给她的车钥匙及那些卡，快步走出了谷宅，打算为自己添购几套谷氏女主人的制服，谁让他要娶了她！

***谷仲忍由佣人间的谈话得知阿杰昨天搬回了谷宅，且是带着谷家少奶奶，他一得知消息，顾不得午餐只吃了一半，立即驱车前往阳明山欲探究竟。

“这小子！到底在搞什么？难道他不知道那里向来只允许‘谷氏’领导人夫妻俩才能住的吗？这事若让家族里的其它大老如晓，难保不会再起风波……”他喃喃自语望着前方不远的谷宅。一辆白色跑车缓缓自谷宅车库内驶出，恰巧与一辆黑色房车错身而过。

“咦！那不是阿杰的车吗？里头的人怎么……嘎——是她！阿福，掉头跟上，快！”

跟着前面那辆白色跑车。”谷仲忍见她从谷宅里出来，大胆推测阿杰大概不在家，当下决定先跟着她。“是的，老爷您放心，以它的速度，我保证绝对可以跟得上。”阿福自信满满地回答着。“好。”谷仲忍打开大哥大，拨了一组号码。

“喂，阿杰，你是怎么回事？怎么把那个女人带回老宅，难道你……嘎！什么……已经公证……你……你到底有没有把我这个叔叔放在心里。”他脸色极为难看地切断电话，不愿听他侄子的任何解释。

司机阿福从照后视镜中瞧见老爷脾气接近爆裂边缘，他连吭都不敢吭一声，专心一致地做他的跟监工作，生怕一个不小心会吃到流弹，那可就吃不完兜着走喽！

“这小子存心气死我，竟然敢……哼！一定是那个女人，否则阿杰怎会没知会我一声就偷跑去结婚，没错！若不是那个女人从中作怪，阿杰怎会变成这样。”谷仲忍咬牙切齿地紧捏着大哥大，他又拨了另一通电话。

“喂，我是谷仲忍……不是，我不是要问艾氏那件案子……你先放着，先帮我查一个人……好象是叫小艾的，是我侄子谷成杰的特别助理，你帮我查她的背景……嗯，所有细节都要……还有，这件事查完……艾氏那件事……我知道难查，但是速度未免也太慢了吧！都拖多久了……不用凑齐，有多少资料就先送多少来吧……麻烦你喽！”谷仲忍切掉电话，开始观察前面那辆白色跑车的动向，“奇怪，阿杰不是说，那女人是他的特别助理吗？怎么他在公司而她却……”他不解地盯着白色跑车，看它在一家连他都耳熟能详的知名造型中心前停下来。

“老爷，还要继续跟吗？”阿福进退两难地问道。

“这……阿福，你待会儿找个视线佳的位置等她出来，她到哪你就到哪，等她回了谷宅，你再回来向我报告，我先回去了，记住！千万不要让她给发现了。”他又叮咛了一句，才打开车门走下车。

“是的，老爷。”就这样，阿福展开了他辛苦的一天，从事他未曾做过的跟踪工作。

*** 当艾玉恬提着大包小包走进谷宅，已是华灯初上。

“嗯，好香哟！”她放下手提的衣物，循香朝厨房走去。

谷成杰将最后一道菜自微波烘里取出，一个转身差点儿撞上了她，“咦，恬恬，你回来了呀！正好赶上我刚热好的菜。”他边说边解下围裙。

“阿杰，难不成你又自己煮了，你不是说……会直接从外面带食物回来吗？”她下午曾打电话问他晚上要吃什么时，他就是这么说的呀！

他打趣说：“你真以为这桌菜是我亲手下厨做的吗？”“不是吗？”她记得他昨晚做的料理口味并不差呀！

“恬恬，谢谢你的抬爱，说真的，我的拿手菜就昨晚那几道，其它的我尚待练习，或许哪天有空，我们一道研究，这些菜……”他手比向桌面，“全是五星级饭店的大厨师做出来的，我只是依照他们的说明再加热一下罢了！”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以后家里有位免费的大厨可以负责三餐了哩！”她笑着调侃他。

谷成杰帮她拉开椅子说：“小姐，请入座，你就当成这些菜是出自于本大师的巧手吧！”“什么大师？吹牛大师吗？”他舀了一碗汤递给她：“来，先润润喉，我知道你今天逛街一定杀价杀得很累，所以吐出来的话都有点角度。”“角度？”她不解地望向他。

“对呀！有棱有角的，听起来挺不顺人耳的。”他又夹了一块醉鸡放入她盘里。

“唉！你怎么可以，咦，我什么时候夹了这么多菜？”他又夹了一尾虾子给她，“来，多吃点儿好补充体力，明天才能再接再厉赶场杀价去。”“喂，我今天可是足足买了一整年份的衣服了耶！”她吃不消地抗议着。

“恬恬，你是女人对吧！”他瞧她领首答是，才说：“那你总该听说过，女人的衣橱里总会少个一件衣服吧！若我没记错，二楼的更衣室少说也有七、八个橱子。”艾玉恬差点儿被刚吞下去的汤呛到，“咳！阿杰，你该不会是要我……把那几个巨无霸填满吧！”她瞪大眸子望着他。

谷成杰唇角擒着笑说：“不急，慢慢吃、慢慢买，等衣橱满了才好除旧换新，整理些二手货送给需要的人。”“天呀！这是什么谬论……”难道有钱人都非得如此奢华不可吗？艾玉恬望着眼前这一桌菜，换作平常她可以吃一星期，现在却……看来，她已逐渐卷入奢侈的漩涡，自己将来抽得了身吗？她不由得扪心自问。

*** 另一张餐桌上，似乎就没能有说有笑的。

“她除了去那里，还买了香奈儿的衣服，如果我没看错那个标志……她大概提三大袋走出来，后来她又到……”听阿福如数家珍的报导，谷仲忍不由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哪还有心思瞧眼前这一桌丰盛的晚餐。

“然后她又到一家高级的百货公司，好象是买鞋吧！后来就直接回阳明山谷宅去了。”阿福心惊胆跳地将他所见所闻一一报告出来，两颗大眼珠子直盯着老爷手里拿的那碗饭，随时有闪躲突飞物的心理准备。

“碰！”谷仲忍用力地将碗摔下，一个起身就朝书房走去，他身后的佣人

们面面相觑，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这个女人，八成是看准了阿杰有钱，哼！可恶的淘金女郎，你就不要让我查出你的底细，否则大伙儿走着瞧！”他拨了通电话，打算催促侦探社快把调查资料弄出来。

“喂。”随着电话线那端传来的消息，谷仲忍脸色愈来愈凝重，如丧考妣似的，“怎么会这样……”他喃喃自语望着空无一物的前方，手里的话筒早已嘟声久响却不自知。

9

谷仲忍再次阅读前两天侦探社送来的资料，一份有关艾玉恬的身家调查。

“若换作平常看。她该是个好女孩，不但自力更生，还生活得如此节俭……节俭……奢华……怎么和阿福看到的人，性质完全相反呢？莫非她是为了……”他不由得再度陷入沉思，推敲着这团重重交错的关系。他大哥间接造成艾氏夫妇死亡，艾氏之女又潜伏在“谷氏”长达多年，进而又与他大哥的儿子结婚……一个想法突跃入脑海里。

“会是这样吗？她会是夹着仇恨而来的吗？”谷仲忍眉头紧蹙，牙根一咬泄出了他的决定，“不行，我不能轻忽她的破坏力，否则时间愈久愈难处理，唉！也该是我替阿杰做那件事的时候了，也可趁此机会试探她。”他视线停在前方的那具电话上久久未移开。

***艾玉恬一想起早上进公司，同事们个个目瞪口呆的模样，她唇角不由得漾起阵阵涟漪。

原本要请她打一份资料的谷成杰，不由得被她丽容上那朵微波荡漾的浅笑给吸引住了，他坐靠在她的桌前静静欣赏，见她毫无察觉，忍不住伸手触摸那抹浅笑。

“怎么了，想到了什么？”唇角突来的冰凉及随之而来的低沉嗓音，着实令她吓了一跳，“嘎！阿杰，你怎么突然冒出来？害我差点儿需要去收惊。”“收惊？那是什么玩意儿？”他好奇地问道。

“那是……算了，下次有机会再带你去见识见识，怎么，有事吗？”她瞟了眼他手里拿的资料。

“这个不急，你先告诉我，是什么事能让你笑容不止，嗯？”他轻抬她下颌，温柔望入她眸底。

一股炙人的灼热气息在他们之间蔓延开来。

“没什么啦！”艾玉恬连忙站起身，走出他温柔的视力范围，清凉的空气使她迅速恢复镇定，“不过是想起早上，我们俩制造的效果吧！”谷成杰摇头笑着说：“那些人大概又有话可聊了。”他脑海里不由得浮起早上那个画面，他和恬恬手挽着手走进公司，所经之路皆引起一阵抽气声及随之而来的静默。

“可不是吗？”她突然想起今早那群观众里好象有超级广播电台置身其中，看情形不用等到下班，她和阿杰的绯闻就会传遍公司各个角落了。

“改变心意没？要不要让我公布我们的喜讯呢？还是就让他们谈个够呢？”他自她身后搂住她，偷嗅着她的发香。

她逐渐适应近日来他对她甜蜜的偷襲，她轻靠在他的胸膛上，撒娇说：“才不哩！”

人家从未有过花边新闻，还曾被那个……呃别人说我乏人问津，难得有机会能成为别人口中的话题，你就让人家过过瘾嘛！”他轻啄她的颊说：“好！就依你，你就等着接招吧！总有一天，你会醉倒在我的柔情攻势下而同意公开我们的事。”等那天到来，就是他们举行隆重婚礼之时，他心里暗暗期许着。

“好呀！我们就来比比看谁先求饶。”她转过身轻拍他的胸接下他的宣言。

他双眸充满笑意地握住她的柔荑说：“你哟，才几句话就不服气了呀！”他吻了吻她的玉指说：“借重一下你的巧手，帮我打份资料吧！”“Ok！”她随即公事公办走回座位，准备接下他的指令。

“这些麻烦你帮我汇总出来，下班前做好就行了。”谷成杰将刚才的那份资料递给她，“麻烦你喽！我开会去了。”“是的，总裁。”艾玉恬朝他笑了笑，目送他阖上办公室大门。心头突然涌上一股孤单的感觉，她不知他们之间的感情是何时开始的，和他认识不过短短数个月，她就和他……唉！婚也结了，人也住在一块儿了，那一夜不过是提前，可是怎么现在他反而对她像是情侣般的亲昵，难道真如他求婚时所提的，婚后再培养感情，这会儿他和她正在恋爱中吗？“婚后才开始恋爱？喜欢他伴着自己，这就是恋爱的感觉吗？”她茫然地耸耸肩，开始动手他交给她的工作。

“铃——铃——”“您好，这里是总裁办公室。”艾玉恬熟稔地拿起话筒答道。

电话线那端传来的声音，使她脸色为之一变，“呃……谷叔，阿杰他去开会了……噢……找我……嗯……嘎！有这回事……没有，我没听他说过……嗯……我会注意……嗯……好，再见。”“怎么回事？谷叔怎么会说‘谷氏’陷入财务困难……”警觉自己说出了声，她连忙捂住嘴，瞟了眼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她才放下手，吁了口气。

公司发生了财务危机，阿杰怎么还拚命鼓励她花钱呢？而且还若无其事，难道真如谷叔叔所言，阿杰他独立惯了，有事向来自己解决，不愿他人帮助吗？而她只能在旁多留意他的身体健康，不要让他太操劳而已吗？不能帮他做点儿什么吗？艾玉恬不禁陷入空前的为难中，内心挣扎着要不要将她银行的存款提出来。

***奇怪？恬恬这两天怎么常发呆，会不会是在公司里听到了什么不好听的话。谷成杰瞧她愁眉不展地盯着前方那盘小菜，他忍不住脱口问：“恬恬，怎么了，那盘菜若不合你胃口，下回要林嫂改做别的，你先吃别的呀！”“没这回事，林嫂做的菜很合我胃口。”回过神的她连忙朝他舒眉展笑，她可不愿连累刚来上工的佣人。

“嗯，是因为……呃，是因为这个月侦探社送来的消息依然和以前相同，所以才心情不太好。”她胡乱找了个理由搪塞过去，虽然她说的是实情，侦探社确实没回音，但她早已习以为常。

“原来是这样。”谷成杰总算宽心松了口气，他笑着说：“恬恬，以后这事就留给我操心，我已经请国内外几家较有知名度的侦探社帮忙查这件事，凭他们的专业背景，应该很快就会有好消息了。”她双眸为之一亮，“真的吗？你真的已经着手调查了吗？怎么都没告诉我一声呢？”这个消息有如强心剂，使她整个人振奋了起来。

“伤脑筋，我怎么说溜了口，这原本是要等有消息时再给你的惊喜，看你会不会因感动而同意提早举行我们对外公开的仪式。”他故作懊恼的表情。

艾玉恬抿着嘴故意捉弄他说：“那你可能还要等很久很久。我请的侦探社，帮我调查了近十年都没消息，你请的难道就能缩短成十个月，或者十周就能有回音吗？说不定你，我委托的侦探社还是同一家咧！”“可能吗？我委托的是郭氏……”听到他委托的那几家侦探社名字，一股暖流突注入她心田逐渐泛滥，以前她也曾询问过那几家，但是他们的委托费实非她所能负担得起，而他竟一连请了三家，且是在“谷氏”陷入财务危机之际。

艾玉恬吞下喉间的硬咽，故意笑说：“阿杰，你不怕你的钱被我花光吗？单是‘郭氏’一个月的费用就够我抵五年的侦探费，更不用说是另外那两家了。”“原来你都比价过了。”他早该知道她会问过那几家。谷成杰唇角扬起一抹不在意的笑容，安慰她说：“钱花光了再赚就有，期待的落空却非能用金钱填补得起来，只要你能早日与亲人见面，就算钱没了，我还年轻，再赚就有了，更何况你忘了吗？你是嫁给一位有钱的老公呀！”她抵住双唇的颤抖，深吸了口气说：“是呀！我差点忘了自己是嫁给有钱人？”她勉强扬起一朵微笑，又说：“那老公，今天可以放我一天假去买东西吗？假日去人挤人好累哟！”“好！想去就去。对了，前阵子帮你办的白金卡下来了，这阵子一忙，我都忘了拿给你。”他掏出皮夹里的一张卡递给她。

艾玉恬犹豫了一下，还是将那张卡接了过来，“阿杰，公司最近的营运状况如何？”“满正常的，只不过有只黑手一直大量收购‘谷氏’的股票，呃，这事不打紧儿，噢，你怎么会突然这样问呢？”他不解地望向她。

“哦，是吗？那你怎么一大早就没啥精神对着那盘菜发呆呢？”她强颜欢笑的样子看得他颇心疼的，今天非得问出个原因来才成。

她笑了笑说：“当然要问清楚喽！如果公司有赚钱，我就多买几件衣服，如果没有，那我看看就好了。”“恬恬，你忘记‘谷氏’是一个大集团了吗？单是我的薪资就够你爱买多少就买多少的衣服，更不用说名下那些股票红利了。”他语气转而严肃说：“总之，你不要忘了，你是‘谷氏’的总裁夫人，你要学会使用金钱，而非让金钱奴役你，OK？”“OK！”她慎重地点点头。

瞧她神情谨慎的模样，他不忍再说教下去，“快趁热吃了，待会儿才有体力使用金钱呀！”他朝她鼓励地笑了笑，心里暗自希望她能淡忘以前那种为钱刻苦生活的习惯。

“嗯。”艾玉恬心里有了决定，她无法坐视一个如此疼惜她的人陷入困境，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患难见真情吧！

*** “我回去试穿才发现的，而且我先生他说我不适合穿这种型式的衣服。”“小姐，呃，谷夫人，或者你可以再看看我们店里其它款式的衣服。”店经理耐心地说着。

艾玉恬故作无奈地说：“前两天我来买的时候都看过了。改天吧！我今天赶时间，改天我再来看看有没有新货色。”店经理依然和颜悦色地说：“谷夫人，很抱歉让你跑了这一趟，请稍候；我已经请小姐帮你办退货了。”“谢谢，麻烦你了。”不到五分钟，艾玉恬又带着满意的微笑自服饰店里走出来。

“真不知是特权在作怪，或者是台湾的服务业已经到了一定的水平，带出来的东西竟能全退掉。”她喝了一口自家中带出来的白开水，将身子放松靠在驾驶座的椅背休息。

望着人行道来往的行人，艾玉恬不由得想起稍早送支票去结谷叔时的

情景……当她将她所有的积蓄——那张有八位数字的支票交给谷叔时，他的神情可以说是充满震惊及不信，或许他是不相信凭她一个薪水阶级的年轻女孩，竟能拥有那么多的存款吧！虽然它只是薄薄的一张支票，却是她省吃俭用，耗尽所有心神所攒下来的心血结晶，那笔钱原是预备用来寻找妹妹及准备将来购屋用的基金，或许对“谷氏”而言只是九牛一毛，但却是她的全部，事有缓急轻重，阿杰如此待她，她又如何能置身事外，只享福不担祸呢？“希望老天保佑，让阿杰能度过这次财务危机，会是谁？谁会想斗垮阿杰呢？怎会一直大量收购‘谷氏’的股票呢？”蔚蓝天空捎来的白云似乎要她安心似的，她吁了口气，将心中郁闷之气吐向白云。

她不禁笑自己如此孩子气的举动，伸手抹去玻璃上的白雾，“咦！时间超过了，啧，差点儿被开单子。”她连忙激活车子，将车子驶离仅距一百公尺远的路边收费员，朝阳明山的家前进。

没错！“家”，她已将谷宅当成是自己的家了，喜欢上有阿杰在的地方，这就是结婚后的归属感吗？艾玉恬耸耸肩，心想，或许吧！

***“阿杰，我走了哦！”“嗯，早点儿回来，不要逛到累着了。”谷成杰朝著轻便的艾玉恬挥手道别。

他望着她阖上的门，喃喃道出心中的疑惑，“奇怪，恬恬怎么连着两周的假日都跑出去逛街，可是也没瞧见她买任何东西回来，而且最近她又兴起带便当的念头，这到底怎么回事？好象自从那天她请假去逛街起就变了。”心里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想法，趋使他不由自主朝二楼的更衣室走去。

“咦，果真如此！难怪要她别穿制服，她偏嫌挑衣服麻烦，原来……根本没有衣服可挑嘛！”他一一阖上空荡荡的衣橱，“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怎么又变回从前节俭的她，只要能省的都省，能赚的都努力去攒钱，咦！莫非她又……”谷成杰用力甩了甩头，想把心里那个想法甩掉，可是它却有如一颗毒瘤似的，任凭他如何挥都挥之不去。

“唉！希望不是真如我想的那般……”他叹了口气缓缓走下楼，打算前去印证他心里的想法。

***当谷成杰将车停在路旁，望着不远的前方，有位年轻女孩正挥汗如雨地踩着打气唧筒，拚命将气体灌入干扁的泳圈中，这副景象让他充满无力感的心怒火遽增。

“碰——”他搥向方向盘的双拳似乎没有了痛觉，依然坚硬如石，“为什么？我不过想让她过得舒服没负担，她却……我是哪做错了，竟让她瞒着我继续摆摊子，难道她心里真的如此缺乏安全感吗？还是依然无法信任我呢？”谷成杰无言了，他望着前方那个孤单的身影，努力平稳心情，让智能重回他心中。

许久，他深深吐了一口气，打开车门步下车，朝那个紧揪他心的人儿走去。

“小姐，都夏末了，还有生意吗？”“有……嘎！阿杰……你……怎么来了……”艾玉恬吓得连手里的泳圈掉了都不自知。

“怎么不该来，老婆都如此努力赚钱养家了，我这个做老公的……当然也该来帮忙喽！夫妻本来就该同甘共苦，难道你忘记……我们俩是夫妻了吗？”他弯身抬起掉落在地面的泳圈，从她手中抽出打气用的管子，径自学她之前的方式打起气来了。

没有任何质询、责备，反而使她的心有如他踩的打气唧筒，七上八下

非常不稳当，“阿杰，我……我是想……反正假日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来这里拉拉嗓子叫卖东西，我……怕你反对……才没告诉你一声……就跑来了。”她支离破碎地说出临时编的理由。

“哦，是吗？”他将灌好气的泳圈放下，又拿了一个起来打气，他突然发觉这种脚踩的打气方式能使他心情平静下来，且能提高他的耐力。

“呃，没错……就是这样。”完了！他怎么一副完全不信的模样。艾玉恬低首望着他上下踩动的脚，他每踩一下，她的心就多跳了一下。

“哦？那好呀！我们就来个妇唱夫随，你既想拉嗓子，我就奉陪到底，若你嫌我喊得不好听，那我，就在一旁伺候你茶水如何？”他又完成了一个作品。

“可是，我习惯……”“唉！习惯是可以培养的。”他朝她笑了笑，又说：“就像衣橱里的衣服若少了，再买就是了，总有一天能把空柜子填满，你说是不是呀！”这下惨了，他一定是发现了她衣橱里的秘密，唉！早知道，就不该把所有新衣服退得一乾二净。艾玉恬耸肩叹了口气，这下她无法顾及谷叔的交代了，看这情形，不告诉他说她已知道他的财务困难，行吗？“唉！阿杰，你也不能单怪我瞒着你呀！谁要你自己有了困难，却都不告诉我一声，还敢大言不惭说什么……夫妻本该同甘共苦。”有了明说的打算，她决定要把刚才受的委屈连本带利讨回来，谁要他刚刚对她冷眼冷语的。

“困难？我有什么困难，我自己怎么不知道？除非，你指的是至今我依然无法打动你的心。”他停下手中的工作，直盯着她静待答案。

“你到现在还不说实话，你怎么那么逞强，‘谷氏’明明有了财务危机，你为何还要我当个不知钱为何物的少奶奶呢？”她的火气被他挑了起来。

“‘谷氏’有财务危机？我这个‘谷氏’总裁怎么不知道……”他瞧她一脸认真，不像是在开玩笑，“是谁？是谁告诉你这种事的。”“是……噢，你该不会是真的不知道吧！”“告诉我，是谁对你散布这项不实的信息。”他心中怒火再度燃起，打算要严惩那些任意散布谣言的人。

艾玉恬没好气地白了他一眼，“你呀，就是你告诉我有人大量收购‘谷氏’的股票，而谷叔则证实了‘谷氏’面临财务危机，所以找才把我所有积蓄全给了谷叔，请他……”她急忙捂住说溜了嘴的双唇。

谷成杰扳下她捂着嘴的手，捏了捏她的鼻头说：“你哟……唉！事情没经查证就信了，还把财产全掏出来。像你这样的人，金光党一定很喜欢。”他语气转而严肃说：“恬恬，我慎重告诉你，我绝对是一个‘夫妻同甘共苦’的奉行着，所以就算有苦难，我也会用我的身子紧搂着你，带着你一同去经历，这样你了解了吗？”他紧搂着她的身子，没告诉她最后还有一段——但绝不让你的身子触着了任何苦难的考验。

“嗯，我知道了。”她快被他搂得喘不过气来。

“知道就好。听着，把东西收一收，我到车上打个电话问叔叔，问他为何这么告诉你。待会儿我帮你将货抬到旁边其它的摊位兜售，嗯？”见她领首笑着，他随即快步走向车内寻求另一个解答。

艾玉恬从未见过他这一面——认真中带点严肃且还夹杂了些许紧张。以往他给她的感觉像是个大男孩，只有在公司里才得以窥见他严肃的一面，或许这次她真的做得太……用力，给他带来不少冲击。

“希望真如他所说，没有财务困难这回事。”她收回遥望他的视线，开始动手收拾才刚摆好的摊子。

在车子里的谷成杰听到叔叔义正辞严的理由，他不由得啼笑皆非，翻了个白眼，“叔叔，很抱歉，我没事先告诉你，原本我是打算等事情都稳定下来再说……好……我说……小艾就是恬恬，至于她的身分……我也是前阵子才知道的，是我到艾氏……”在电话另一端的谷仲忍听到侄子的说明，他不禁怪自己防人之心太重了，差点坏了阿杰的婚姻，还好那个女孩是个重情义的人，没有真中了他的计谋而离开阿杰，反而还……“唉！都是叔叔我老糊涂——阿杰，你可要好好珍惜她，她可真是个好女孩……嗯……对了，她的支票……我这两天送过去……呃……也好，看是你们或她来拿也可以……至于谷泰吉他们那家子的股票，我依然照原定计画收购……就当是我送你们的结婚礼物……阿杰，你就不用推了……不然就算是送给我未来的侄孙……好了，就这么说定，记得……先替我向她说声抱歉……还有……快点让她点头答应举行公开的仪式，我们谷氏的媳妇儿可是都得用八人大轿风风光光抬进门的……好……再见。”谷仲忍挂上话筒拉开书桌的其中一个抽屉，“唉！人的缘分真是太奇妙了，冥冥之中似乎早已有了定数……”他将艾玉恬交给他的支票用一个信封袋装起来，放在她的那袋调查报告上面，他略微施了点力量才将这个沉重的抽屉拉上。

随着脚步声的远离，躲在黑暗中的抽屉似乎承受不起那封装有价值千万的支票，“啪啦！”一声，抽屉底部的木片有了裂缝，突来的振动使原本放在最上面的信封滑到旁边的空隙内，恰与一捆捆的陈年旧信混在一块儿。

10

“叩——叩——”“请进。”“咦，总裁不在呀！”刺耳的女高音使艾玉恬不由自主地拧了一下眉，她偷偷吁了口气才抬首望向来者。

“Miss 张，你找总裁有事吗？他正和一位客户在洽谈公事。”她扯了扯唇角朝公司的超级广播电台放送一抹职业性的笑容。

Miss 张斜着唇角，冷哼了一声说：“哟！我们的‘万能小艾’原来高升到这个位子来了呀，呵！难怪你以前推三阻四的就是不愿升职，唉，可惜我没你聪明，暗暗等着钓大鱼的机会，否则我不也能成为飞上枝头的麻雀。啧啧！小艾，你这招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功夫可真厉害呀！平常是黑瓶子装酱油看不出来，可这一使力……哟！马上成了总裁身边的红人，巴上了这张长期饭票，我看你也不用那么辛苦工作了。”艾玉恬听她这么左刮右搔，原本想以礼相待的想法被她这一大串的刮搔给抹平了。

她还以冷笑说：“是呀！我都找到了一张长期饭票，哪需要再工作，还不就是阿杰他舍不得一时半刻没瞧见我，才要我来这里伴着他。”“呵，是啊！刚得宠的嫔妃不都全是这个样，唉！可惜正宫的位子总是轮不到她坐，而且有新货上门，这个旧货没三两下就会被打入冷宫了，所以小艾，我是好心才告诉你，能捞就多捞点儿，省得年华老去只剩残花败柳，到那时，唉！就不值了。”“残花败柳，哦，是吗？Miss 张，谢谢你这位过来人的‘贱’言，我想我的阿杰不可能这么对待我，否则……”艾玉恬故意吊她胃口，不再说下去。

“否则怎样？我想以你的势力是不可能对抗得了‘谷氏’的。”Miss张不甘示弱地反击回去。

“哦？我哪需要对抗‘谷氏’，我只要把‘谷氏’当成我的赡养费就成了。”她掀开最后的底牌，等着看超级广播电台变脸。

“嘎！赡养费？”站在门口听了好一会儿的谷成杰，听到她终于愿意公开他们俩的事，他喜不自禁地朝她走去。

“恬恬，我绝不让你有机会拿到赡养费。”他瞟了眼站在一旁正欲冷笑的女人，又说：“更不可能和你离婚，若你真要如此，那……我就把我自己当成赡养费付给你，你放心，有我在，你的生活会更有保障的。”“阿杰，你少贫嘴，有外人在，你说话节制点儿。”她睨了眼犹然目瞪口呆的Miss张。

“咳！”他出声唤醒那个已吓得入定的女人，“你有事吗？若没事，我要和我的妻子谈点儿家务事。”“呃，是，总裁。”Miss张跌跌撞撞地到了门口，才又想起她此行的任务，“对……不起，总裁……这是经理要我拿给你的。”她将手上的公文交过去后急忙逃离现场，打算赶紧去发布“谷氏”新闻快报。

谷成杰走过去将门锁上，双眸则紧紧锁住艾玉恬的丽容，“恬恬，你真的愿意和我……”她的一个领首使他声音乍止，一抹羞怯的笑容悄然爬上她酡红的嫩脸。“被Miss张知道了，这会儿，就算你想反悔也来不及了。”“反悔？我高兴都来不及了，哪会有反悔这档事，倒是你，我才怕你又反悔不认帐咧！”他轻抬起她娇羞的脸蛋儿。

她嘟着嘴假装不悦说：“胡说，人家才不会言而无信哩！”“哦……”他俯首轻尝那张诱人的樱口，搂着她身子的手力道逐渐转紧。

她不再逃避自己早已悄悄萌芽的情感，回以辛苦灌溉这株情感秧苗的园丁热情的拥吻。

他的热情让他欲罢不能，多日来的自制已然溃决，掌度的柔软频频刺激他想要更多的欲望。

燥热爬满她每一吋的肌肤，喉间的干渴让她索求着莫名的需要，一种似乎只有他才有的物质。

“碰——”突来的声响让紧融为一体的两人间有了空隙，冰凉的冷风隔离了原始肉体的相互吸引，两人不约而同地望向声响来源之处。

“还好是那个纸镇拉回了我的理智。”他抱起她的身子让她坐在办公桌上，“恬恬，抱歉！我失控了。第一次是酒精使我的意志力顿时消逝无影，这次是喜悦让我情难自禁，还好没坏了我的计画。”他帮她扣上扣子。

被力量暂时抛弃的艾玉恬此刻只能任由他帮她整理仪容，“计画？”尚处于脱状态的她只来得及捕捉他的最后一句话。

“嗯，那一夜已来不及补救，所以那夜醒来后，我曾告诉自己，下一次一定要在我们俩结婚后，在谷宅的主卧室里孕育我们的爱情结晶。”他搂住她的腰，将她抱下桌来。

“原来你早就图谋不轨，害我以为你是为了断绝谷叔的逼婚。”她揪着他胸口的衣服半撒娇半抗议着。

“当时我若不这样说，你哪会同意这桩婚事呢？”为避免好事生变，他改说：“差点儿忘了告诉你，我告诉叔叔说我们俩会……呃……或者你要自个儿去他那儿取回你那张支票。没想到你也是小富婆一个，嗯——”他轻捏她的鼻头。

艾玉恬噘着嘴说：“那还不是人家辛苦赚来的。”“是的，老婆。以后你

不用那么辛苦了，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这样好吗？”“本来就要这样，我可是经过你们谷氏考验过关的新科少奶奶哟！”她故意把头抬得高高的，表现出不可一世的模样。

“好。谷夫人。”他偷啄了一下她的肩，又说：“那请问谷夫人，晚上可否陪我去参加一个应酬呀！”“当然，勉强可以喽！”他动作温柔地帮她将乱发拨好，“恬恬，我看你下午就到杰尼那里收拾一下，嗯，我们激情后的残局，否则，我是敢带你去啦！但我怕你可能……”“有这么糟吗？”她走回座位拿出了一面镜子，“哇！臭阿杰，你怎么可以把我弄成这样。”镜中那个有红肿双唇，项际被烙下无数青印的女人，此刻嫩颊更是红透半边天，羞涩地低首望向自己的衣襟。

“噢！阿杰，你怎么把我上衣的扣子……”她的嚷嚷声因他深情的注视成了嗡嗡细语，“扯掉了两……颗。”受不了他炙热的注视，她耍赖说：“我不管你晚上的应酬了啦！杰尼如果无法帮我恢复原状，今晚你自个儿去。还有，你帮我联络一下谷叔，我下午顺道去他那儿。”不再理会他灼人的视线，她径自动手整理仪容，她得赶着午休前离开公司，免得被那群三姑六婆撞见。

“遵命，老婆。”谷成杰露出一抹满足的笑容，走向座位开始执行她下的命令。

***艾玉恬离开杰尼那家充满趣味眼神的造型中心。直接趋车来到了谷仲忍的住处“艾小……呃……谷夫人，我家老爷要我转达他的歉意，他临时接到了一位刚回国朋友的邀约不好推拒，所以才让你扑了个空。他说他要还你的东西在书房里的书桌抽屉里，是在左边那个抽屉里，老爷请你亲自进去拿。”刘嫂回想着老爷临走前匆忙间的交代，虽然她有点忘了是该由谁进去拿那只信封，不过他们都是自家人。应该没有关系吧！

“喔，原来是这样，刘嫂，就麻烦你带我到书房。”艾玉恬额际不由得渗出几颗冷汗，生怕这又会是另一场考验。

“请跟我来。”刘嫂带她走进书房，指着房内唯一的书桌说：“就在那里，左边抽屉里的一封白色信封就是老爷要给你的东西。”此时。客厅恰好响起电话声，刘嫂急忙前去接听，独留艾玉恬在书房里。

“左边……应该就是这个。”她使了点力才将抽屉拉出，“怎么满成这样……奇怪哪来的白信封？”艾玉恬将最上面的黄皮纸袋先拿起来，“噢！怎么那么多信，还捆得这么整齐。”她又将一块块的信砖取出，终于在一个缝隙中找到了白信封，“应该就是这个人了。”她打开信封瞄了一眼。

“宾果！就是这个。”她顺手撕下自己开出的这张超额支票号码，将已撕毁的支票先摆一旁，准备将摆在地面的东西物归原处。

“噢！这位的收信人怎么是我？”刚才她忙着找东西没留意到，这会儿她心一放松，不由自主地将信砖上的字眼儿吸入眼底。

艾玉恬快速翻阅这堆被捆得很扎实的信件，“奇怪，竟全是不曾见过，却是指名给我的信。”她忍不住抽出其中一封打开来瞧。

“嘎！是他……小杰……”信末端的署名让她心一惊，又立即拆了另一封，“也是他！这……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她震摇地望着地面这一捆捆有如砖块般的信件，眼角余光突然瞥到自己斗大的姓氏正刻印在那只黄皮纸袋上，“这……难道也是……”她迅速拆开另一个秘密的解答。

一段沉寂了二十年的往事，如流水般呈现在她眼前，一股强烈的悲怆直由心底冲向她脑际。

突然一个重心不稳使她跪倒在地面，她撑起自己颤个不停的身子，阖上眼做了几次深呼吸，紧握的双掌倏地一张，随即将地面的所有信砖一一收入黄皮纸袋内，抱起黄皮纸袋，匆忙离开谷氏的地盘。

***望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仍然没接到艾玉恬的任何电话，谷成杰见时间已无法再等了，他直接拨了一通电话给杰尼。

“喂……杰尼，我是阿杰……喂！少笑我了，我就不信你以后不会……我老婆呢……噢……三个钟头前就离开了……杰尼，你老实告诉我，她的状况还好吧…嘿！我没有不相信你……Ok！你说好那就是不错……很完美……下回再聊，拜！”他拢起眉头又拨了另一通电话，“噢……刘嫂，我叔叔在吗……不在……那我太太今天有去那里吗……嗯……好，我知道了，再见。”奇怪，恬恬会是去哪了？她已经走了两个小时，照道理，就算她不来公司也该会拨个电话进来呀！难道，她当真要做放鸽人吗？谷成杰暗自忖度这个可能性。

“唉！她大哥大若记得带就好了。”他瞟了眼桌上的大哥大，再望向时钟上的指针。“看来，今晚我只好早去早回喽！”谷成杰没理会心头突起的烦躁感，他将这种感觉归于等不到恬恬的焦虑，殊不知这是他的直觉对他起的警示。

***谷仲忍一回到家就先问刘嫂，艾玉恬是否有来拿东西。

“有呀！我按照老爷您的交代，请谷夫人亲自到书房里拿。”“亲自？”一种不好的感觉突然浮上他心头。

刘嫂丝毫没察觉到自己有何错误，依然笑着说：“是呀！老爷，您不是这样交代的吗？”“我……我是交代你到书房取出白色信封交给她，哪是要你请她自个儿去拿，唉！”

先不追究这事，后来呢？她有何反应？”他几乎可以想象她看到抽屉里的那堆东西时的震惊。

“什么反应？她拿好就走了呀！”“走……”他连忙走到书房里拉开抽屉，空荡荡的抽屉让他不禁倒抽了口气，“糟了，这下又有波折了。”他双眸不由得被脚边的纸张吸引住，“噢！她支票没带走，却已撕毁。”他又向刘嫂说：“她走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异状？”“异状，没瞧见呀！她走得挺匆忙的，我在后面喊了好几次，她好象忙着去哪儿都没反应。”刘嫂努力回想几个小时前的事。

“看来她是知道了。”谷仲忍吁了口气，拿起话筒打算通知阿杰这件事。

“喂……阿杰，她知道了……”在电话线另一端的谷成杰人整个僵住了，“好，我知道了……拜拜！”挂上话筒，他握着话筒的手指关节逐渐转白。

“为什么？为什么好不容易我们俩可以携手共度一生，却又……这次我该如何挽回她的心？”他最害怕的事终究还是发生了，恬恬知道了艾氏与谷氏间的恩怨，他还能找得到她吗？“碰——”谷成杰沮丧地将手握拳捶向桌面，摆在桌上的一份报纸因而震开了一页。

报纸上斗大的新闻字眼突然闪入他眼底，霎时，那半版的广告给了他一个灵感。

“或许，我也可以这样做。”他立即播了一通电话给报社。

***某饭店休息室里，服务生们正大肆讨论今天报纸上的热门新闻。

“哇！若我的男朋友也能这样就好了。”“就是呀！他不用像谷成杰那么有钱，只要能在他一半的浪漫就行了。”“噢！阿娟，你看……这相片里的人

像不像二一〇号房的客人？”一名年纪略大的服务生说出她的发现。

“嗯，是有这么点像，对了，林姊，那位客人她待在房里已经一天两夜了，不但没出过房门，也没叫客房服务送食物进去，你看她会不会……”阿娟突然想到各种自杀的社会新闻。

“这事你怎么不早说，伤脑筋，若她真是‘谷氏’未来的总裁夫人，在里头有个三长两短，那……天呀！我们的饭店就惨了。”林姊的惊呼声盖过了休息室里的其它讨论声。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阿娟见大伙儿全凑上来关心，她又说了一次刚才的推论。

“哇！那怎么办？要不要派个人进去瞧瞧，说不定她就是因为和谷成杰吵架才跑来这儿，我们今天才得以看到那则广告。”“嗯，有可能。阿芳，没想到你年纪虽小头脑倒满灵活的，既然你反应力好，不如就由你上去瞧瞧，看那位客人是否真为情伤风、为爱感冒。”林姊说出大伙儿心底的想法。

“我……”阿芳指着自己的鼻子，惊慌地看着同事们赞同的眼神。

“没错！就由你送一份免费的早餐上去，顺便送这份热滚滚的报纸上去。”林姊将众人讨论不休的那份报纸递给了她。

“我……这……”阿芳又瞄了眼众人，再瞥了眼那则广告，她深吸了口气说：“好，我不入地狱谁去呢？就由我替谷成杰传递爱的讯息，如果她真是‘她’本人……”她双眸直盯着照片里的幸运人儿。

*** 自艾玉恬走进这里就不曾阖眼休息过，她依照信封上的日期先后，将她从谷叔住处带出来的信一一拆开阅过。

从信中，她窥见了小杰……该称他为阿杰内心的孤寂，也略知谷家秘辛一二，更知道了原来他们谷家竟是害她家破人亡的凶手。

“呵！我竟帮凶手赚钱，而爱上了他，妈咪、爹地，我该如何是好？”她眼神空洞望着天花板，如核桃般浮肿的双眸已挤不出任何热液，脸上的盛妆早已被她流干的眼泪冲刷至净。

她如行尸走肉地躺在床上已一天两夜了。自她看完那堆信，迎接第一道晨曦后，她即精神涣散，全身虚脱地躺在床上，她以前为奋斗向前所凝聚的意志力已全然瓦解，她的价值观、信念全被老天爷开的玩笑粉碎了。

“为什么是他？为何是我，难道这就是缘吗？呵！一段孽缘让同为受害者却又有仇怨的两个人结为夫妻，妈咪，你不是说你和爹地会永远守护着我和妹妹吗？难道，这就是你们的安排？安排他替你们照顾我，是这样的吗？”喃喃低语的艾玉恬浑然不觉房门传来的敲门声。

“叩——叩——”敲门声持续且有耐性地继续着，仿佛是要敲开她的心结似的。

终于，艾玉恬有了反应，她缓缓离开床走到房门，打开了一道隙缝。

“有事吗？”她没理会服务生那张吃惊的表情，只想赶快把这个扰人的音源赶走。

“呃……小姐，这是我们饭店附赠的免费早餐，我帮你推进去。”阿芳差点儿被门缝里那张毫无血色的脸孔吓着。

“不用了，我不想吃。”她语气冰冷地推拒着。

“小姐，你还是吃点东西吧！我看你脸色不太好，需不需要我请饭店里的医生过来？”本着同为女性的关系，阿芳不吝啬地付出她的关怀。

“不用了，谢谢！呃……你东西先放外面，待会儿我想吃再自个儿拿。”

“可是……好吧！我先放外面，若你还想吃别的食物可以叫客房服务，呃…还有，这是今天的报纸。”阿芳刻意将那一页广告折在上面递给她。

“谢谢。”为了打发服务生。她只好将那份报纸接过来。

“请慢用。”艾玉恬疲倦地将房门阖上，顺手将报纸丢向梳妆台，一个踉跄使她就近靠向梳妆台，待她稳住身子，底下那份报纸的照片吸住了她的目光。

“这不是我吗？”她顺势坐下，仔细阅读那篇“求婚宣言”。

原来谷成杰买下了全版广告。将他们俩相识的过程做了简短的描述，末端还附上他爱的宣誓，请求她与他携手共度一生。

“我们俩真能如你所愿吗？”她抿着干涩的双唇，此刻她才感觉到口渴，遂走向房门将门外的食物拿进来，先喝下果汁。

冰凉的饮料使她已成烂泥的思绪有了清新感，她逐渐恢复正常的思考能力，“莫非服务生发现了，所以才刻意送这份报纸上来。”不知不觉中，她咬下了进饭店来的第一口食物。

香酥的三明治勾起了她的食欲，让她停顿已久的胃有了需求。

“喂，我是二一〇号房。麻烦帮我送一份综合口味的‘阿婆面线’，谢谢！”她盯着客房服务说明里的菜单，手指画过那一行熟悉的字眼，“呵！第一吹叫自己卖的面来吃，不知阿弟他们忙不忙。”她不由得想起那时阿弟和考上夜间部的小弟，知道了她签下和饭店合作的合约及同意他们俩轮早晚班时欣喜的表情。

“单纯的他们实在很容易满足，而我是否也该像他们一样，将事情单纯化……”直到艾玉恬吃完服务生送来的“阿婆面线”，她脑海里依旧在思考这个问题，“不想了，头好疼……”她甩了甩头，转开收音机，从收音机那头传来主持人甜美的嗓音“最后我替索尼播放他点给琪琪的歌，张艾嘉所唱的‘爱的代价’，索尼还特别要求我要播放张艾嘉口白的部分，因为他要告诉青梅竹马的琪琪，小男孩早爱上了小女孩，且他要和小女孩有完美的结局，琪琪你听到了吗？这是索尼要告诉你的话。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祝各位用餐愉快，最后我们来听小男孩索尼的真情告别——‘爱的代价’……”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另一半我就会给你。

从此小女孩就爱上了小男孩，可是大人们都说，小孩子嘛！哪里懂得什么是爱，后来小女孩长大了，嫁给了别人，可是每次她想起了那碗粥，她还是觉得，那才是她一生中最真的爱（一碗粥——张艾嘉口白）还记得年少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爱的代价——词、曲：李宗盛）伴着张艾嘉感性的歌声，艾玉恬早已干涩的眼眶又再度涌出泪珠。

“他是最真的爱吗？他是我心的家吗？我爱的代价却是父母用生命换来的，若当年没有那场致命的车祸。我和他还会有这样的交集吗？”她不知道也找不出答案，带着这些问题，伴着音乐的旋律，艾玉恬坠入沉沉的睡梦中。

*** “院长，恬恬她去了没……她若到了，请您务必告诉我……我已经不能没有她……嗯……拜！”谷成杰挂下话筒，沮丧地扯了扯他杂乱无章的头发。

望着已失去女主人踪影的主卧室，谷成杰将自己的身子抛向她曾躺过

的大床上，搂着她曾睡过的枕头，低喃说：“恬恬，你到底在哪？你知道我在找你吗？快回来，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已经超过六十个小时没有她的消息，她曾去过的地方他都找遍了，他好怕她会出个什么状况来吓他，“恬恬，你千万要平安无事才好，恬恬，快回到我身边来……”谷成杰大声喊出他心底的期盼，藉以赶走内心的恐惧。

“不行！我不能枯守在这儿，我得去找，她一定在某个角落等着我去寻她。对不对，恬恬……”他揉了揉怀里的枕头，倏地跳下床冲出外面，开始他的扫街活动。

***艾玉恬突然从睡梦中惊醒，原以为是听到了他的呼喊声，原来是火车的震动声。

当她在饭店里又收到了几份免费餐点时，她知道自己的身分八成曝光了，随即办了退房手续，搭上这班前往台中的火车。

艾玉恬失神地望着车窗外的田园风光，“院长，我该如何是好？”没多久到了孤儿院，她的问题有了解答。

“孩子，你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难道你看不到阿杰他对你的真心？”“可是，他父母亲……”艾玉恬望着慈祥的院长说出自己心中的矛盾。

“玉恬。”她搂着眼前这位不知所措的女孩说：“你忘了吗？阿杰他何曾有罪？他父母更是个受害者，而真正的凶手早已落网。玉恬，诚实面对自己的心，你的心告诉你什么，你有没有听到你心底真正的愤怒？”“没有，我不知道……”艾玉恬努力抗拒着心底愈来愈清晰的诚实声音。

“说出来，把它说出来，唯有如此，你才能抛去过去的包袱。”“不！我……我恨……恨我妈咪，爹地骗我，骗我说会永远守护着我们，可是却把我和妹妹留在人世间，他们自个儿却逍遥去了。我恨阿杰，他骗我，骗我说会来接我……瞒着我谷、艾两家的牵连……呜……大家都骗我……”艾玉恬终于说出了心底的愤怒。

院长将哭得像个小女孩似的泪娃儿搂进怀里，轻拍她的背说：“玉恬，人有很多不得已的时候，有时是无法和大自然的力量相抗衡，有时善意的谎言是基于爱，你不也是如此，基于爱你的双亲，隐藏心底真正的怨恨，孩子，试着了解你父母对你的爱，他们的爱永远存活在你的心底，你忘了你随身携带的那只玉佩吗？你父母爱你的精神不都一直守护着你吗？”“是吗？”她掏出挂在胸口的玉佩，双眸盯着手里拿的玉佩。

院长见她已逐渐打开心结，放心地将她留在房里，给她一个独立思考的空间。

***一个黑夜过去了，充斥在暗夜中的魑魅魍魉也会收工回家，第一道晨曦照亮了大地，也唤醒了人心的光明面。

艾玉恬望向柔和的朝阳，她好似看到站在金色大道上的双亲正在向她挥手道别“爹地、妈咪，你们放心，我会作出正确的决定，呵！谁让我自小就许愿要嫁给有钱人。”她迎着朝阳，让阳光充分温暖她的心。

直至扎眼的阳光刺得她快睁不开双眸，她才转过身走向房门，打开它……一个屈着身子坐靠在门边的男子赫然入目，堵在房门口的身子动了动，使她惊退了几步，一张满脸胡髭，神情憔悴不堪的脸孔缓缓抬起望向她。

“恬恬，我来接你回家。”谷成杰摇晃地撑起发麻的身子。

何苦呢？何苦折磨他又折磨自己。两行滚烫的泪珠缓缓滑下她的颊，艾玉恬努力从干涩的喉间挤出声音，“小杰……你黄牛……骗我说要给我消

息，要来接我……”沙哑的嗓音道尽了这些天的心酸、委屈。

“我这不就来了。”他拭去她晶莹的泪珠说：“那个小杰真正的名字是谷成杰，他为了躲避仇家的追杀才不敢告诉你实情，怕拖累了你。如今，他已成为有钱人了，你愿意嫁给有钱人，谷成杰我吗？”他低沉的嗓音满溢柔情。

“我当然……”她清澈的目光直看入他眼底，在他深情的眸底，她只寻得到真诚，没有丝毫虚假，“非嫁不可喽！早在十多年前，你就已答应了我的求婚，你忘了吗？我们还盖过手印，现在就算你想赖都不成了。”艾玉恬轻声说出她的答复。

“我巴不得一辈子都让你赖上。恬恬，我的小情人……”他俯首烙下他深情的保证，紧接着他失而复得的小情人——他一辈子的妻。

她放心的将自己交给了他——她早就预订的小丈夫。她沉醉在他深情的温柔中，也交付出她的情爱。

“哦——男生爱女生，女生爱男生，羞羞……”一阵童音自远方响起。

他们俩同时望向窗外，外面一群院童的嬉闹，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当年的他们，两人不由得相视而笑。

“恬恬，我们回家吧！”“嗯，回家。”两人携手走向户外，迎向未来……他和她的生活才正要开始。

结尾

一年后“恬恬，你在做什么？宴会快开始了。”“我在剪旧报纸，你瞧瞧林小力帮你设计的这篇求婚宣言，当时迷倒了多少未婚女子，害我们的婚礼充满浓浓的醋酸味。”艾玉恬将剪下的报纸贴在剪贴簿里。

谷成杰笑着看那张旧闻说：“可不是吗！起码那名记者比以前写我们绯闻的八卦站好多了，是替我们俩的爱情做正面宣传。”“是呀！”她阖上剪贴簿。

“恬恬，你搜集这些资料做什么？”她笑容灿烂地说：“当然是传给谷氏后代子孙喽！让他们瞧瞧你追老婆的功力。”“你哟！”他怜惜地点了点她的鼻头，语气温柔地说：“该走喽！还有个宴会等着我们，而且……根据可靠的消息来源，好象有一个名字有个‘纯’字的女子会出席。”“夭呀！该不会是她……”她瞧了眼她故意卖关子的老公，急忙拉着他走向大门，“阿杰，我们快去瞧瞧吧！”“是的，老婆。”艾玉恬心满意足地挽住疼爱她的老公，暗自期盼再多给她一点点幸福就好了，让她找到失散多年的妹妹。

谷成杰捏捏她的手，温柔地望向她。

（全书完）

